

# 唐宮十二朝演義

許嘯天先生著



第五册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冷，鬼火光寒，草間濕亂螢。只悔倉皇負了卿！負了卿，我獨在人間，委實的不願生。語娉婷，相將早晚伴幽冥。一慟空山寂，鈴聲相應，閣道峻嶒，似我迴腸恨怎平。玄宗唱到末一句，心中萬分淒涼，便止不住掩面嗚咽起來。高力士拋下玉簫，急上前去勸慰。玄宗一時鉤起了傷心，如何止得住，慌得那文武百官，都上閣來，跪求萬歲爺暫免悲哀。好容易勸住了玄宗的傷心，忽見遞到太子的奏本，說太子率領諸親貴，避難在靈武關；反賊安祿山，攻破京師，大掠宮庭，建設僞都於洛陽，自稱天子，現由靈武郡太守郭子儀統帶十萬雄兵，收復京師，進逼洛陽，殺平賊寇，在指顧間事。請父皇回轡，早視朝政。玄宗看了這道奏章，略略開顏，便把太子奏本遞與羣臣觀看，百官齊呼萬歲。玄宗便與衆大臣商議，帥京不可一日無君，如今朕決意傳位與太子，先在靈武設朝，俟郭子儀殺平賊寇，再回京師。文武官員聽說玄宗欲退位，却齊聲勸諫，無奈玄宗因死了貴妃，萬事灰心。他看這天子之位，有如敝屣，一任百官如何勸說，玄宗使親自寫下詔書，當日遣發使臣，捧了傳國璽冊令，文武官員一齊隨同使臣回靈武關去，待奉新天子登位。一面又下詔，拜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卽率本軍人馬，火速進勦。衆文武見勦不轉玄宗的心意，祇得辭別太上皇，回靈武去。玄宗親自下閣，送衆文武

登程。這時風息雨止，高力士傳諭軍士們，前面起駕，一隊人馬簇擁着玄宗皇帝，依舊向萬山叢脊中行去。不多幾天，便到了成都。玄宗太皇上，在行宮中住下，依舊朝朝暮暮，想着楊貴妃，淌眼抹淚，長吁短嘆的過着日子。這晚，玄宗在行宮中哭念貴妃，耳中聽那風吹鐵馬，雨打梧桐，哭倦了不覺伏案睡去。恍恍惚惚，又到了那馬嵬坡。祇見那楊貴妃，頸子上掛着白色羅巾，飄飄蕩蕩的從那座佛堂中出來；玄宗急搶上去，跟在後面聽楊妃一邊走着，一邊說道：我楊玉環隨駕西行，剛到馬嵬驛內，不料六軍變亂，立逼投繯。說着，止不住嚶嚶啜泣。玄宗看了，心中萬分憐惜，欲上去拉住妃子的衣袖勸慰一番；說也奇怪，任你如何奔跑，祇見楊妃飄飄蕩蕩的走在前面，總是趕不上的。看楊妃哭泣一回，又追趕一回；走在一片荒野地方，他便站住了，望着前面烟樹蒼茫，貴妃又不禁悽苦起來。哭道：不知聖駕此時到何處了！我一靈渺渺，飛出驛中，不免望着塵頭，追隨前去。看楊貴妃在一條崎嶇山路上，正一顛一蹶的趕着；轉過山坡，前面樹梢上露出一簇翠旂尖兒來，楊妃口中說道：呀，好了，望見大駕，就在前面了！不免疾忙趕上去。看貴妃拽着翠裙兒，又趕了一陣；忽見迎面起了一陣黑風，風過處，把眼前的道路遮斷了，那翠蓋旌旂都不見了。楊貴妃不由的大哭一聲，坐



倒在地。喊一聲好苦啊！便一聲天一聲萬歲的哭嚷着。玄宗在一傍看着，好似萬箭攢心，祇苦得不能近身去勸慰，祇遠遠的站着。高聲喊道：「妃子，莫苦壞了身兒，有朕在此看着你。一任玄宗如何叫喊，那貴妃兀自不會聽得。」一轉眼，見那邊愁雲苦霧之中又有個女子，躲躲閃閃的行來，待走近身傍看時，原來便是虢國夫人。祇見他滿臉血污，後面追上兩個鬼卒來，喝道：「那裏去！便上去一把揪住。」那虢國夫人便哀聲求告道：「奴家便是虢國夫人，當年萬歲爺的阿姨。」那鬼卒大笑道：「原來就是你，你生前也忒受用了，如今且隨我到枉死城中去！」說着，便不由分說，上去揪住一把雲髻。玄宗看了，想起從前在曲江召幸的恩情，便撲身上前去救護。口中高喊：「大唐天子在此，不得無禮！」一轉眼，那虢國夫人和二鬼卒，都失去了形跡。急向四面看時，那邊又來了一個男子，滿身鮮血，飛奔前來。後面一羣鬼卒，追打着那男子，跑到玄宗跟前，跪翻在地，不住的磕頭求救道：「萬歲爺，快救臣性命！」玄宗看時，原來便是楊國忠。正慌張的時候，那鬼卒趕上來，一把揪住楊國忠的衣領，大聲喝道：「楊國忠，那裏走！楊國忠用手抵抗着道：「我是當朝宰相，方才被亂兵所害，你們做甚又來攔我？」那鬼卒罵道：「奸賊！俺奉閻王之命，特來拿你。還不快走。」楊國忠道：「你們趕我到那裏去？」那鬼卒冷笑着

道：向鄆都城，教你劍樹刀山上尋快活去！正紛爭着，那楊貴妃也到了跟前，一見了楊國忠，便嚷道：這不是我的哥哥，好可憐人也！楊國忠見了自家妹子，正要撲上前去招呼，那鬼卒如何容得，早用槌打着，脚踢着，推推攘攘的去了。那楊貴妃見捉了國忠去，便自言自語的道：想我哥哥如此，奴家豈能無罪。雖承聖上隆恩，賜我自盡，怕也不能消滅我的罪孽。且住，前途茫茫，一望無路，不如仍舊回馬嵬驛中去，暫避幾時。說着，便轉身找舊路行去。玄宗見貴妃在前面獨自走着，便在後面追趕着，口中高叫道：妃子，快隨朕回行宮去。那楊妃却不曾聽得，兀自在前面走着。玄宗如何肯捨，便一步一步的在後面跟着；看看走到馬嵬西郊道北坎下，白楊樹上，用刀尖兒挖着一行字道：貴妃楊娘娘葬此。玄宗看了，也止不住眼淚和潮水似一般直湧出來。那楊貴妃的魂兒，見了樹下一堆新土，也不禁悲悲切切的說道：原來把我就埋在此處了！唉，玉環，玉環！這冷土荒塋，便是你的下場頭了！且慢，我記得臨死之時，曾吩咐高力士將金釵鈿盒，與我殉葬，不知會埋下否？就是果然埋下呵，還只怕這殘屍敗蛻，抱不牢這同心結兒！待我來對他叫喚一聲，看是如何。楊玉環，楊玉環，你的魂靈兒在此，我如今叫喚着你，你知也不知。可知道在世的時候，你原是我，我原是你呀，你如今直怎

地這般推眠妝臥！玄宗站在楊貴妃身後，也撐不住頻頻把袍袖兒搵着淚珠。正悽惶的時候，祇見一個白髯老者，拄着拐杖兒行來。玄宗上去拉住問道：你是何人？敢近俺妃子的葬地。那老人見問，便道：小神是此間馬嵬坡土地，因奉西嶽帝君之命，道貴妃楊玉環，原係蓬萊仙子，今死在吾神界內，特命將他肉身保護，魂魄安頓，以候玉旨。說着，便上去，擎着手中的拂塵帚，向楊貴妃肩上一拂道：兀那啼哭的，可是貴妃楊玉環鬼魂麼？楊妃答道：奴家正是，老丈是何尊神？那土地神說道：吾神乃馬嵬坡土地。楊妃襖衽說道：望尊神與奴做主。土地神點着頭道：貴妃聽我道來，你本是蓬萊一仙子，因微過謫落凡塵；今雖限滿，但因生前罪孽深重，一時不得升仙。吾今奉嶽帝勅旨，一來保護貴妃肉身，二來與貴妃解去冤結。那土地神說着，伸手把楊貴妃頸子上的白羅巾解去。楊貴妃又向土地神道着萬福，說：多謝尊神！只不知奴與皇上，還有相見之日麼？土地神便搖着頭道：此事非小神所知，貴妃且在馬嵬驛佛堂中暫住幽魂，待小神覆旨去也。那土地神一轉身，便不見了。玄宗看楊貴妃一人獨立在白楊樹下，便趕上前去，向他招手兒，口稱：妃子快隨朕回行宮去，莫再在此悽涼驛店中棲身。那楊妃却睬也不睬，一低頭，向馬嵬驛佛堂中走去。玄宗也跟進佛堂去，一閃眼，

却失了妃子所在，抬頭看時，祇見滿天星斗，寒月十分光輝。那楊貴妃又從屋子裏轉出來，走在庭心裏，抬頭望着，自言自語的說道：你看月淡星寒，又到黃昏時分，好不淒涼殺人！我想生前與皇上，在西宮行樂，何等榮寵；今一旦紅顏斷送，白骨冤沉，冷驛荒垣，孤魂淹滯，有誰來憐惜奴身！說着，從袖中拿出金釵鈿盒來，在月光下把玩一回，祇聽楊妃淒淒切切的唱着涼州曲。調道：看了這金釵兒，雙頭比並，更鈿盒同心相映；只指望兩情堅，如金似鈿，又怎知翻做斷綆。若早知爲斷綆，枉自去將他留下了這傷心把柄。記得盒底夜香清，釵邊曉鏡明，有多少歡承愛領，但提起那恩情，怎教我重泉目瞑？苦只爲釵和盒那夕的綢繆，翻成做楊玉環這些時的悲哽。玄宗聽了，點頭太息道：想朕在長生殿中，最愛聽宮女們唱涼州曲，不想如今聽妃子唱出這淒涼聲音來。接着，又聽楊貴妃嘆道：咳，我楊玉環生遭慘毒，死抱沉冤，或者能悔前愆，得有超拔之日，也未可知。且住，只想我在生所爲，那一樁不是罪案。況且兄弟姊妹，挾勢弄權，罪惡滔天，總皆由我，如何懺悔得盡。不免趁此星月之下，對天哀禱一番。說着，他便在當庭撲的跪倒，對着那星月，深深下拜。口中祝告着道：皇天！天！天！念俺楊玉環呵，生前重重罪孽，折罰俺遭白綾之難；今夜俺對天懺悔，自知罪戾，望皇天宥我。只

有那一點痴情，做鬼也未會醒悟；想生前那萬歲爺待我的一番恩愛，到如今縱令白骨不能重生，也拚着不願投生。在九泉之下，等待俺萬歲到來，重證前盟。那土地神說我原是蓬萊仙子，謫謫人間，天呵，只是奴家如何這般業重，不敢望重列仙班，只願還我楊玉環舊日的婚姻。玄宗聽貴妃聲聲念記着萬歲爺舊日的恩情，心中起了無限的感慨；又見楊貴妃一個人冷冷清清的跪在庭心裏，左右不見一個宮女伺候他，心中萬分的不捨，便撲向庭心去，想把楊貴妃抱在懷中安慰一番；忽見那土地神又從門外進來，向楊玉環說道：貴妃，吾神在此！楊貴妃便道：尊神命吾守在馬嵬驛中，但此寂寞荒亭，又不見我那萬歲爺，却叫我冷清清的，一人守着，好怕煞人！土地神說道：貴妃不必悲傷，我今給發路引一紙，千里之內，任你魂游罷了。貴妃接了路引，道聲萬福。土地神轉身別去。楊貴妃得了路引，不覺喜道：今番我得了路引，千里之內，任我游行，好不喜也！且住，我得了路引，此去成都，不遠，待我看萬歲爺去。說着，便提着裙幅兒，向門外行去。玄宗見楊貴妃在前面走着，便急急追趕上去，口中高喊道：妃子且慢走，待朕扶着你同行。脚下愈跑愈快，口中愈喊愈高，那楊貴妃却終是不能聽得，獨自一人，看他一頓一蹶的向荒山野路中行去。玄宗如何肯捨，便飛也似的趕

去；忽被脚下石塊一絆，一個倒栽蔥，啊喲一聲，睜開眼來一看，原來是一場大夢。那高力士正拿手拍着自己肩頭，一聲一聲萬歲萬歲的喚着。玄宗也不去睬他，祇吩咐快開門兒，快迎接妃子去。說着，從被窩裏直跳起來。高力士拿一襲龍袍，替萬歲爺披在身上扶着，急急去開着房門，看時，祇見一片涼月，萬籟無聲，那一陣一陣冷風，吹在身上，令人打戰。玄宗痴痴的望了半天，不覺哭道：我那可憐的妃子！高力士扶着，回至牀上去睡倒，又是一番搗枕搥牀的痛哭。高力士百般勸慰着，宗玄說：妃子的魂兒，一定來在朕身傍了。第二天，下勅成都府，在行宮傍建造貴妃廟一座，招募高手匠人，用檀香木雕成楊貴妃生像一座。完工之日，先把生像送進宮去，由玄宗親自送入廟來。如今再說安祿山破了京師，得了許多美女財帛，便遷都到洛陽城中，大興土木，建造宮殿。這一日，新宮落成，便大集文武百官在新宮中，大開筵宴。那官員大半都是唐室的舊臣，如今見了安祿山一般的也齊聲呼着皇上萬歲萬歲。安祿山高坐殿上，見了衆官員，不覺哈哈大笑，說一聲：衆卿平身！想孤家安祿山，自從范陽起兵，所向無敵，長驅直入，到得長安，那唐家皇帝，已逃入蜀中去了。眼看這錦繡江山，歸吾掌握，好不快活！今日新宮落成，特設宴殿上，與衆卿共樂太平。接着，殿下轟雷似一



聲喚着萬歲！各自就坐，吃喝起來。酒至半酣，安祿山便傳諭喚梨園子弟奏樂。那班梨園子弟，當殿奏着樂器，齊聲唱道：「當筵奏樂奏鈞天，舊日霓裳重按歌。遍半入雲中，半吹落風前。希見，除却了清虛洞府，只有那沉香亭院。今日個仙音法曲，不數大唐山。安祿山聽罷曲子，不禁贊道：「奏得好！便有張通儒出席奏道：「臣想天寶皇帝，不知費了多少心力，教成此曲。今日却留與主上受用，真乃齊天之福也！」安祿山聽了，又不禁哈哈大笑道：「卿真言之有理，再上酒來。」殿上殿下，正在歡飲的時候，忽聽得殿角上發出一縷冷冷的琵琶聲音來，接着帶哭的聲兒唱道：「幽州鼙鼓喧，萬戶蓬蒿，四野烽烟；葉墮空宮，忽驚聞歌絃。奇變，個真是天翻地覆，真個是人愁鬼怨。接着又大聲哭唱道：「我那天寶皇帝呵，金鑾上百官拜舞，何日再朝天！這一聲唱，把合殿的人都聽了，停杯垂淚。安祿山不覺大怒道：「什麼人啼哭？好奇怪！孫孝哲，你出立當殿道：「是樂工李龜年。安祿山喝一聲：「孽上來！當有值殿將軍，把李家龜年、彭年、鶴年、弟兄三人，一齊揪在當殿。安祿山大聲喝問道：「李龜年，孤家在此，飲太平筵宴，你敢擅自啼哭，好生可惡！李龜年到此時，却也面無懼色，厲聲說道：「唉，安祿山，你本是失機邊將，罪應斬首；佯蒙聖恩不殺，拜將封王。你不想報効朝廷，反敢稱兵作亂，穢污神京，逼走聖駕，這罪

惡貫盈，指日大兵到來，看你死無葬身之地！還說什麼太平筵宴。安祿山被李龜年罵得拍案大怒，大聲說道：有這等事！這狗賊罵得孤家如此兇惡，好惱好惱！孤家入登大位，臣下無不順從；量你這狗樂工怎敢如此無禮。說着，在殿上不住的拍案頓足，慌得左右大臣齊跪在當殿，奏道：主上息怒，無知樂工，何足介意。如今命他重唱一折好的涼州曲子，贖過罪來。李龜年也稱願唱一折新詞兒，爲諸位新貴人勸酒。合殿的官員，聽李龜年說願唱新曲，便大家替他求着，說看李龜年的新詞唱得如何，倘再有冒犯，便當重罰。安祿山被衆官面求着，緩下氣來，當對李龜年說道：孤家念你是先朝的舊臣，寬恕你一二；如今衆文武既替你求饒，看在衆文武面上，這一個死罪，且寄在你身上。倘有不是，定當殺却。你可知道朕殺死雷海青之事麼？那便是不敬孤家的榜樣。李龜年聽了，也不說話，便有值殿太監，替他送過琵琶來。李龜年接在手裏，琤琮琮的彈了一套，聽他提高着嗓子，唱道：怪伊忒負恩，獸心假人面，怒髮上衝冠！我雖是伶工微賤，也不似他朝臣視覲！安祿山，你竊神器，上逆天，少不得頃刻間屍橫血濺。我擲琵琶將賊臣碎首報開元！他唱到這一句，猛不防擊起琵琶，向孫孝哲夾臉的打將過去，祇聽得一聲慘叫，孫孝哲頭也打破了，死在地下。那琵琶也打得粉

也似碎滿殿的人齊聲喝道：這狗奴才該死該死，他辱罵俺們聖君賢臣不算，還敢當殿打死萬歲爺的寵臣。安祿山也高叫：武士何在，快拉這賤奴出去看刀！便有一隊武士，應聲上殿來，把這李龜年彭年鶴年三弟兄，橫拽着拖下殿去。安祿山被李龜年罵了一場，酒也罵醒了，興子也沒有了，便站起身來，說道：孤家心上不快，衆卿且退。衆官員齊聲答道：領旨。臣等恭送主上回宮。合殿的人，一齊跪倒；安祿山氣憤憤的退進宮去。那孫孝哲的屍身，便有太監領去棺殮。衆官員乘輿而來，沒興而返，紛紛退出殿去。一路上議論着道：真是好笑，一個樂工，思量做起忠臣來了！難道我們吃太平筵宴的，倒吃差了不成。李龜年！李龜年！你畢竟是一個樂工，見識尙淺。誰知這李龜年弟兄三人，雖被武士揪出午門去，正要斬首，忽見那李豬兒手捧小黃旂，飛也似的趕出午門來，高叫：刀下留人！主上吩咐，暫把李氏弟兄，寄在監中，好好看守着。那武士們見李豬兒有小黃旂在手，便信以為真；又把龜年彭年鶴年三人，推入刑部大牢中去關着。到半夜時分，便有一個短小身裁的人，從屏籬上跳進大牢去，把李氏弟兄三人，一齊救出；拿繩子細住身子，一一縋出城外去。龜年彭年鶴年三人，得了性命，星夜向江南一路逃去。這救李龜年性命的人，便是李豬兒。李龜年原與豬兒不認識。

的，但豬兒爲什麼却要一力救龜年三人的性命呢？這其中却另有一層緣故：李龜年雖得了性命，却做夢也想不到這救命恩人，究竟爲的是什麼。原來這孫孝哲的母親孫氏，在安祿山後宮多年，祇因生性淫蕩，深得安祿山寵愛。後來安祿山返進潼關，又得了一個民間婦人李氏。那天安祿山在行營中，左右不曾帶得婦人，十分寂寞，便有手下軍士，在民間搜得這婦人李氏，獻進來。李氏長得嬌艷面貌，白淨身體，安祿山得了滋味，也十分寵愛起來。李氏前夫，生有一子，便是這李豬兒；安祿山因寵愛他母親，便也收豬兒爲義子。見他人材俊美，性格聰明，與自己兒子一般看待。一日，祿山酒醉，忽然現出豬頭龍身；自道是個豬龍，必有大子之分，因把李氏兒子的名字，順口喚作豬兒。現在果然做了皇帝，那孫孝哲的母親，早已替安祿山生了兒子，取名慶恩；這慶恩却長成聰明秀美，安祿山歡喜得和希世活寶一般。從來說的，母以子貴；這安祿山既寵愛幼子，便把孫氏立做皇后，李氏立做貴妃。李豬兒見自己母親，祇做了一位貴妃，心中不甘；又加那孫孝哲因母親做了皇后，便十分驕傲起來。二人常在宮中出入，大家不肯服氣，見了面不是冷嘲熱罵，便是相扭相打。安祿山雖立孫氏做了皇后，但心中却甚是寵愛李氏；見孫孝哲和李豬兒兩個拖油瓶，時常打吵，却

也無法可治。李豬兒把這孫孝哲恨入骨髓，却暗暗的去與安祿山長子慶緒鈎通一氣。那慶緒現拜爲大將軍，手下有十萬雄兵，幫着父親東征西殺，功勞實是不小。滿意此番父親稱帝，這太子的位份，總穩穩是自己的了；誰知安祿因寵愛慶恩，頗有立慶恩爲太子之意。那孫孝哲見主上欲立慶恩爲太子，這慶恩和自己舊是同母弟兄，將來弟弟做了皇帝，那哥哥總也逃不了封王進爵；因此極力替慶恩在外面拉攏一班大臣，要他們幫着慶恩，在安祿山跟前進言，早早立慶恩爲太子。這大將軍慶緒，打聽得這消息，心中如何不恨。李豬兒正也恨着孫孝哲，便與慶緒鈎通一氣，一面也替慶緒在外面拉攏諸大臣，要他們幫着慶緒說話，勸安祿山立慶緒爲太子；一來因慶緒年長，二來因慶緒有功，他們兩家結黨營私，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候，忽然見這不共戴天的仇家孫孝哲，被李龜年打死了，慶宗心中，如何不喜。李豬兒見無意中報了此讎，便一心要救李龜年弟兄三人的性命。他母親正在後宮得寵，便由李氏偷得這小黃旗出來，救了李龜年的性命。李豬兒又自幼兒學得一身縱跳的本領，飛簷走壁，如履平地；當夜李豬兒便親自跳進刑部大牢去，把龜年彭年鶴年三人劫出牢來，偷偷的放他出城逃命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宗固英明之主也，觀其初登大位時，綜理朝政，能置國家於磐石之安；迨後承平日久，惑於女色，致有西巡之變。然其禪位太子，仍不失爲有真知灼見者；從此國事主持有人，時局賴以大定。

楊貴妃之美麗，玄宗之戀愛，爲情史中有數故事；於其死也，決不能洩然而止。因追述其死後，玄宗之夢境，寫來迷離恂恍，情態逼真；於貴妃陰魂之悽惶無主，玄宗夢中之依戀不捨，亦作者深致其宛轉悼惜之意。

滿朝文武，一見新主，卽稱臣稱奴，置廉恥節操於不顧，轉不如彼樂工玩弄之臣。雷海青之一哭，李龜年之一罵，先後輝映青史；而李龜年之絕處逢生，得李豬兒之一救，佈局突兀，盡小說家之能事矣！

## 第六十八回 李謩題詞看錦襪 杲卿割舌殉孤城

李龜年、李彭年、李鶴年弟兄三人，在玄宗宮中充當樂工，不獨俸給富厚，又因妙製渭州樂曲，深得天子的寵愛。在開元年中，李氏弟兄三人，在東都地方，大起第宅，廣大崇隆，與當時公侯的府第相



彷彿。玄宗特賜名河遠里。龜年感激皇上的恩德，深入骨髓；祇因安祿山也愛好音樂，便把梨園子弟，和李氏弟兄，都捉去洛陽宮中，聽候召宣。那日龜年在當殿辱罵安祿山，自問必死；不料被那李豬兒救出大牢，放他弟兄三人，出城逃命。龜年沿路乞食，流落在江南地方；每見良辰美景，十人游宴，他便手抱琵琶，爲人歌一曲涼州。聽他歌曲的人，都不禁掩面流淚。打聽得他是宮中樂工，便大家賞他些錢米。當時有一位詩人，名杜甫的，贈李龜年一首詩道：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江南士人看着可憐，便大家湊集了些束脩，請他傳授琵琶；這李龜年弟兄三人，也祇得暫在江南地方安身。如今再說楊貴妃當日倉皇自縊在馬嵬驛佛堂梨樹下，遺落下錦襪一隻；聖駕過去，有一王媽媽，去打掃佛堂，便拾得這錦襪，收藏着，當作寶貝一般。這王媽媽，原在馬嵬坡下，開一個冷酒舖兒度日；自從他拾得錦襪，被遠近的住戶知道了，都來舖中沽飲，兼看錦襪。那王媽媽收了人家酒錢，還要收看襪錢，生意頓時熱鬧起來。當時有一位書生，名李暮的，因被兵馬攔阻，留在馬嵬坡下；打聽得王媽媽酒店中，藏有楊妃錦襪，便也趕來看襪。這李暮，是富家子弟，打扮得甚是整齊；王媽媽見了，急捧出一個錦盒來，送與李暮觀看。李暮纔

打開盒兒，便覺異香撲鼻；拿在手中，又覺滑膩溫柔。由不得連聲贊道：妙呀！祇見那一彎羅襪，四周繡着雲鳳；翻過襪底來看時，又繡着臣李林甫恭獻一行小字。李壽拿在手中，翻來覆去的看着，愛不忍釋。這時一傍走過一個道姑來，看着贊道：好香艷的襪兒！李壽道：你看錦紋縝緻，製度精工，光艷猶存，異香未散，真非人間之物也！他說着，便向酒家要過一副筆硯來，就壁上題着一首詞兒道：你石薄襯香繇，似一朵仙雲輕又軟；昔在黃金殿，小步無人見憐。今日酒壇邊，等閒攜展。只見綫跡針痕，都砌就傷心怨。可惜了絕代佳人絕代冤！空留得千古芳踪，千古傳。那道姑接過錦襪去，也細細的看着，不覺嘆着氣，說道：我想太真娘娘，絕代紅顏，風流頓歇；今日此襪雖存，佳人難再，真可嘆也！說着，也提起筆來，在李壽寫的詞兒後面，接着也寫道：你看瓊翠鈎紅，葉子花兒猶自工；不見雙趺，一隻留孤鳳。空流落，恨何窮？馬嵬殘夢，傾國傾城，幻影成何用！莫對殘絲憶舊踪，須信繁華逐曉風。李壽一邊看那道姑在壁上題詞，一面手中把玩着那隻錦襪不釋。忽見走過一個老人來，說道：唉，官人看他則甚！我想天寶皇帝，只爲寵愛了貴妃娘娘，朝歡暮樂，弄壞朝綱，致使干戈四起，生民塗炭。老漢殘年向盡，遭此亂離，今日見那這隻錦襪，好痛恨也！他說着，奪過道姑手中的筆來，也

在壁上寫着一首詞兒道：想當日一捻新裁，緊貼紅蓮着地開。六幅香裙蓋，行動君先愛。唉！樂極惹非災，萬民遭害。今日裏事去人亡，一物空留在。我慕觀香衲重痛哀，回想顛危深亂措。那老漢寫畢，擲下筆來，兀自的跌足嘆氣。那王媽媽在一傍說道：呀，這客官見了錦襪，爲何着惱？敢是不肯出看錢麼？老漢聽了，跳起來，喝道：什麼看錢！王媽媽冷笑道：原來是一個村老兒，看錢也不曉得。那老漢聽說他是村老兒，不禁咆哮起來，大聲嚷道：什麼村老兒，俺萬歲也見過來，却不曾見你這老淫婦！王媽媽聽他罵老淫婦，便頓時兩眼直瞪，紅筋直綻，趕上前去，一把揪住老漢的胸襟，要厮打起來。李暮忙上去勸住，說道：些須小事，不必鬪口，待小生一併算錢與你罷了。說着，便拉着老漢，又邀着那道姑去同桌飲酒。李暮動問名姓，那老漢便說是郭從謹，原是扶風野老，萬歲駐蹕鳳儀宮中時，曾進宮去獻過飯來。如今要往華山訪友，經過此馬嵬坡下，走得乏了，特來沽飲三杯。那道姑說是金陵女貞觀主，彼此對飲着酒。那王媽媽來索回錦襪，道姑說道：媽媽，我想太真娘娘，原是神仙轉世；欲求喜捨此襪，帶到金陵女貞觀中供養仙真。未知許否？那王媽媽笑道：老身無兒無女，下半世的過活，都在這襪兒上，實難從命。李暮接着說道：小生願出重價買去如何？那王媽媽不曾答話，郭

從謹却攔着說道：這樣遺臭之物，要他何用？大家正在說話的時候，忽見一個半老婦人，後面跟定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娃子，懷中抱着琵琶，走進酒店來，向衆酒客道了個萬福，坐下來，把琵琶彈得忒楞楞響。頓開嬌喉唱道：咳！想起我那妃子呵，是寡人昧了他誓盟深，負了他恩情廣；生拆開比翼鸞，說什麼生生世世無拋漾，早不道半路裏遭魔障。唱完一段，琵琶又忒楞楞的彈了一段過門，接着唱道：恨寇逼的慌，促駕起的忙！點三千羽林兵將，出延秋，便沸沸揚揚。甫傷心第一程，到馬嵬驛舍傍。猛地裏炮雷般齊吶起一聲的喊響，早只見鐵桶似密圍住，四下裏刀鎗惡嗽。單施逞着他領軍元帥威能大，眼睜睜只逼拶得俺失勢官家氣不長。落可便手脚慌張，恨只恨陳元禮呵。不催他車兒馬兒一謎家延延挨挨的望，硬執着言兒語兒一會裏喧喧騰騰的謗。更排些戈兒戟兒一哄中重重疊疊的上，生逼個生兒命兒一霎時驚驚惶惶的喪。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兀的不痛殺人也麼哥！閃的我形兒影兒這一個孤孤悽悽的樣。寡人如今好不悔恨也，羞殺嗒掩面悲傷，救不得月貌花龐，是寡人全無主張。不合呵，將他輕放；我當時若肯將身去抵搪，未必他直犯君王。縱然犯了又何妨？泉臺上，倒博得個永成雙。如今獨自雖無恙，問餘生有甚風光？只落得淚萬行，愁

千狀。我那妃子呵！人閒天上，此恨怎能償！這一段曲子，真唱得一字一咽，聲淚俱下；把滿店堂的酒客，聽得個個停杯搵淚。李壽看他姑娘時，一雙瘦稜稜的脚兒，葱綠色的散脚褲兒，上身配着桃紅襖，兒身裁苗條，腰肢瘦小，鬢髮覆額，雲髻半偏，越法顯得面龐圓潤，眉樣入時。李壽把這姑娘，從下打量到上，心中不覺暗暗的動了憐惜。聽他唱完了曲子，便拍着桌兒，贊嘆道：好哀艷的詞兒！那半老婦人，向衆酒客一個一個道過萬福，說可憐見俺娘兒孤苦零丁，請諸位客官破費幾文錢鈔。誰知向各酒客哀求過來，竟沒有一個肯給錢鈔的。那婦人愁眉淚眼的走在李壽跟前，李壽隨手從懷中掏出一把散銀來，估量有三兩左右；那婦人千歡萬喜的收了銀子，又喚女兒過來道過萬福。李壽命他母女二人坐下，動問：何處人氏？那婦人回說梁氏，女兒紫雲，原是京師士人的妻小，祇因安祿山造反，丈夫帶了妻兒逃難出來，到了成都，身染重病，死在客店中。所帶旅費，都作了醫藥棺殮之用。如今聽說京師已定，俺娘兒二人，飄流在外，終不是事；離家千里，欲回家去，又無盤川，幸得近日成都地方，流行得這上皇哭妃的曲子，俺女兒拿他譜在琵琶上，一路賣唱而來。那李壽聽了這婦人的生世，便愈覺可憐，不覺動了俠義之念。當時對那婦人說道：女孩兒家廉恥爲重，好好士

人的妻女，便不應當在外拋頭露面賣唱爲生。如今恰巧小生也是要到京師去的，你母女二人的盤川，都有小生照顧。紫雲小姐，從此可不須賣唱了。這幾句話，說得他母女二人，真是感恩知己。當下那婦人急急爬在地下拜謝着，便是那紫雲小姐，也抱着琵琶，遮住半邊粉臉兒，露出一隻眼睛，暗暗的向李壽遞過眼光去，表露着無限感謝的神色。李謨給了酒錢和看錢，站起身來，帶着他母女二人，離了酒店，向長安大路走去。如今再說這上皇哭妃的曲子，原是成都地方一個詞人編製出來的；一時因爲他詞句兒哀艷，使大家小戶的傳授着唱着。那玄宗太上皇，在成都行宮傍，爲楊貴妃建造一座廟宇；又傳高手匠人，用檀香木雕成貴妃的生像。這一天，用一隊宮女，高力士領導着，幢旛寶蓋，笙簫鼓樂，把楊貴妃的生像，送進行宮來。玄宗已早站在臺階上候着。那宮女們把木像抬至萬歲跟前，扶着，把木像的頭略略低着，高聲說道：楊娘娘見駕。高力士在一傍，也高聲宣旨道：愛卿平身。那玄宗見這楊貴妃的雕像，真似活的一般，不覺流下淚來。喚道：妃子！妃子！朕和你離別一向，待與你敘述冤情，訴說驚魂，話我愁腸。妃子，妃子！怎不見你迴過臉兒來，近過身兒來，轉過笑容來。說着，不禁伸手去摸着那木像的臉兒，嘆着道：呀！原來是檀香木雕成的神像。玄宗自言



自語的說着，高力士在傍跪奏道：鑿輿已備，請萬歲爺上馬，送娘娘進廟。玄宗傳旨：馬兒在左，車兒在右，朕與娘娘並行。殿下齊呼一聲：領旨！玄宗踱出宮去，高力士扶上馬，一隊隊金瓜傘扇，簇擁着車馬行去，直走進廟來。祇見那廟宇建造得金碧輝煌，中間寶坐，配着繡幕錦帳；兩傍泥塑的宮娥太監，雙雙分立着。宮女們伏侍楊娘娘木像升座，玄宗親自焚香奠酒，使命宮女太監，由高力士帶領着，暫退出殿外。玄宗端過椅子來，與那貴妃的木像對坐着，哭着訴說着。直到天色昏黑，高力士幾次進去請駕，可憐這玄宗兀自迷戀着楊貴妃的生像，不肯走開。後來宮女太監們，一齊進殿去跪求；玄宗看着宮女，放下神帳，纔一步一回頭的走出殿去。直到臨走時候，還回過臉去，對神像說道：寡人今夜，把哭不盡的衷情，和妃子在夢兒裏再細細的談講。一句話，引得那左右的宮女太監們一齊落下淚來。因此外邊便編出這上皇哭妃的曲子來唱着。玄宗太上皇在成都過了幾時，又接得郭子儀的奏本，說安祿山在洛陽被刺，逆子安慶緒，亡命在外，洛陽業已收復；天下大定，便請上皇回鑾。玄宗看了這奏本，不覺心中一喜。原來安祿山左右的謀臣，是高尙嚴莊二人；心腹是孫孝哲李豬兒二人，戰將是次子安慶緒二人。在祿山起兵之初，統帶大兵二十萬，日行六十里，直撲

潼關，打先鋒的，便是他次子慶緒。這安慶緒，非但驍勇善戰，且是足智多謀；他起兵的前三日，便召集將士，置酒高會，細觀地圖，從燕州到洛陽一帶，山川險要，都畫得詳詳細細，便把這地圖分給衆兵士，又遍賞金帛，傳令不得誤期，違令者斬。安祿山却率領牙將部曲，一百餘騎，先至城北，祭祀祖先的墳地；行至燕州，有老人攔住祿山的馬頭，勸說不可以臣叛君。祿山命嚴莊用好言辭退老人，說祿山是愛國之危，非有爭國家的私意。賞老人無數金帛，送回鄉里。從此下令，有敢來勸阻的，便滅三族。祿山得了潼關，直至七日以後，這消息傳至京師；玄宗大怒，祿山第四子慶宗，爲駙馬在京師，玄宗命禁軍去搜捕慶宗全家老小，送至西城外斬首。那榮義郡主，亦賜死。天子下詔，切責祿山不忠不義，許他自新，來京請罪。祿山答書，十分傲慢。一面遣賊將高邈、臧均，率領番兵，打入太原；又令張獻誠守定州。安祿山謀反十餘年，凡有蕃人投降，他都用恩惠收服他；有才學的士人，他便厚給財帛。因此蕃中的情形，他十分明瞭。他起兵的時候，把俘虜的蕃人釋放爲戰士，因此人人敢死，所向無敵。玄宗見時勢危急，便發左藏庫金，大募兵士，拜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爲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衛尉卿，張介然爲汴州刺史，金吾將軍

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以榮王爲元帥，高仙芝爲副元帥，四路出兵討賊。安祿山行軍至鉅鹿城，便停兵不進，說鹿是吾名，便改道從沙河進兵。把山上樹木砍下來，用長繩穿住，拋在河中，一夜水木冰結，如天然浮橋。伊渡河攻入靈昌郡。又三日，攻下陳留，榮陽一帶地方。在魏子谷，馮將軍守瑜，殺死數百人，流矢射中祿山乘輿，便不敢前進，從谷南偷進。守瑜軍士，矢盡力竭，將軍守瑜躍入河中自盡。封常清兵敗，失去東都，常清逃至陝州，留守李愷被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都投降祿山。這時高仙芝屯兵在陝州，聞常清戰敗，便棄甲夜逃至河東。常山太守顏杲卿，殺死安祿山部將李欽湊，生擒高邈何千年，但這時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都被安祿山佔有。講到顏杲卿這人，真是唐朝數一數二的忠義之士。他原是安祿山識拔的，表奏爲常山太守。待到安祿山起兵謀反，軍馬過處，顏杲卿與長史袁履謙，出迎道左。祿山賜杲卿紫色袍，賜履謙紅色袍，令與假子李欽湊，領兵七千，屯紮在土門地方。杲卿退，指所賜衣，對履謙說道：吾與公何爲著此？履謙大感悟，便私與真定令賈深，內邱令張通幽定計殺賊。杲卿推病，不爲賊任事，暗遣長子泉明，奔走四處，結合太原尹王承業爲內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攻取幽州。早有細作報與安祿山知道，祿山便殺

死賈循。杲卿日與處士權渙郭仲邕定計。這時杲卿同五世祖兄真卿，在平原暗養死士守臣李愔，被賊兵殺死。祿山使段子光，割下李愔首級，傳示諸郡。到平原，真卿命死士刺殺子光，遺甥盧遜至常山，約期起兵，斷賊北路。杲卿大喜，便假用安祿山命令，召李欽湊回常山議事。欽湊連夜回城，杲卿推說城門不可夜開，便令宿城外客舍。又使履謙和參軍馮虔，那豪翟萬德、輩人，在客舍中陪飲。湊夜飲酒醉，殺死欽湊，又殺賊將潘惟慎。用大兵圍困旅舍，欽湊領兵數百人，俱被履謙兵殺死，投屍在滹沱河中。履謙拿欽湊首級，送與顏杲卿。杲卿又喜又泣。前幾日，祿山遣部將高邈，到范陽去招兵未回。顏杲卿便令藁城尉崔安石，用計殺邈。高邈行至蒲城，與虔萬德同住在客店裏。崔安石推說送酒到客店中去，使預先埋伏武士在客店中。安石喝一聲：「武士何在！」高邈便立刻被擒。又有祿山大將何千年，從趙州來，亦被虔萬德捉住。杲卿便把欽湊首領，和二賊將，令子泉明送至太原。王承業欲據爲己功，便厚給金帛，令泉明自回常山。又暗令刺客翟喬候在半路上，刺死泉明。那翟喬見王承業行爲奸險，心中不平，便去見泉明，告以王承業的陰謀。玄宗見王承業立功，使降爲大將軍。後因袁履謙上奏，始知全是杲卿功勞，使拜杲卿爲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袁履謙爲常山。

太守。杲卿用計，使先鋒百餘騎，馬尾縛着柴草，在樹林中往來馳驟；遠望塵頭蔽天，使人傳稱王師二十萬南下。祿山部將張獻誠，圍攻饒陽正急，見顏軍大至，便棄甲而走。一日之間，奪回趙州鉅鹿。廣平河間一帶地方，殺各地賊官首級，送至常山。從此杲卿兄弟，兵威大振。祿山大懼，使史思明等率平盧兵渡河，攻常山。這時顏杲卿坐守城中，遣兵四出。城中兵力單薄，賊兵圍攻甚急，杲卿無奈，便派人至河東，向王承業求救。那王承業，因從前有奪功的讎恨，便不肯發兵。杲卿晝夜督戰，親自登城禦敵，力戰六晝夜，箭盡糧絕，城破。杲卿率子侄，猶自巷戰，血流蔽面，刀折被擒，送至敵營。袁履謙也同時被捉。敵將勸杲卿降，杲卿昂頭不應；又取杲卿幼子季明，送至杲卿前，以白刃加季明頸上，大聲道：「杲卿若降，我當赦爾子。」杲卿閉目不答。敵將怒，便將幼子季明，與杲卿的甥兒盧逖，一併殺死。將杲卿打入囚籠，送至洛陽。安祿山見了，拍案大怒道：「吾拔爾爲太守，有何負爾之處，却如此反吾？」杲卿怒目大罵道：「汝本營州一牧羊奴耳！天子洪恩，使汝大富極貴，有何負汝之處，却如此反天子耶？」顏杲卿世爲唐臣，力守忠義，恨不能殺汝叛逆，以謝皇上！豈肯從汝反耶？」祿山急以兩手掩耳，喝令武士拽杲卿出宮，綁在天津橋柱上，用刀碎割，令杲卿自食其肉。杲卿且食且罵，武士以

刀鈎斷其舌，猶狂吼而死。其時年已六十五歲。袁履謙亦被武士砍去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履謙嚼舌出血，噴何弟面；何弟大怒，執刀細割履謙之身而死。一時杲卿的宗子近屬，都被祿山搜捉殺死，屍橫遍地，却無人來收殮。所有杲卿生前收復的各郡縣，此時又一齊投降了祿山。當時還有一位守城的勇將，名喚張巡的，爲真源令；有譙郡太守楊萬石，降安祿山，逼巡爲長史，使起兵接應。張巡便率領部屬，哭於玄元皇帝祠，起兵討賊，有兵二千人。那時宋州曹州一帶，都已投降祿山，祿山自稱雄武皇帝，改國號爲燕。雍邱令狐潮，爲祿山統兵，殺至淮陽，城破，淮陽將吏，俱被縛在庭中，將殺之；忽報城外有一路人馬到來，令狐潮便急急出城去察看。淮陽城中囚犯，反牢出，解諸將吏縛，殺死守衛的賊兵，迎單父尉賈賁，與張巡二人入城。張巡乃盡殺令狐潮的妻兒，把屍身高懸在城上；令狐潮不得歸城，又見自己妻小被人殺死，心中萬分悲憤，便出死力攻打淮陽城。賈賁首先出城應敵，兩員勇將，戰鬪足足有三個時辰，賈賁力弱，漸漸有些不支，急揮戈退回城來。那部下的兵士，見敵軍來勢兇狠，便各各向淮陽城中逃性命，一時勢如潮湧，門小人多；賈賁喝止不住，便勒馬回頭，站在城門口，高喊：軍士們慢逃！誰知那頭馬被衆人擠得立脚不住，一個翻身，倒在地下，



那賈賁一條右腿，壓在馬腹底下，一時不能掙脫，竟被衆人踐踏如泥。張巡看自己兵士已不能支，那敵兵却和猛虎一般的撲來，便大吼一聲，擎着大刀，從城樓上飛奔下來。他在馬上，往來馳驟，刀尖所過，人頭落地。那敵兵見張巡刀法如神，便也不敢追撲，紛紛向後退去。城中兵士，見主帥得了勝仗，頓時膽氣粗壯起來，重復殺出城來。張巡在前面領路，着地捲起一陣塵土，追殺敵兵三十餘里。張巡也身受槍傷，血流鎧甲。但他毫不畏縮，兀自橫刀躍馬，殺人如搗蒜。部下兵士見了，齊呼將軍天！當年淮陽城外這一戰，轉敗爲勝，張巡的威名，從此大震。郭子儀便舉張巡爲兗東經略使，坐守淮陽。令狐潮經此大敗，便調集兵馬四萬人，再來圍城。城中兵士大恐，張巡諭諸將士，毋得驚惶。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之心；今出其不意，可驚而使走也。若興鬪力，勢必至敗。諸將齊稱將軍高見。張巡便分一千人在城樓上吶喊，另分十數小隊出城，埋伏在四處荒山野谷裏。東面打鼓，西面吶喊，四處八方，都打着張字的旂號。那敵兵見此情形，心中不由得疑惑起來；正要退去，城門開處，殺出一支人馬來，當先一員大將，便是張巡。看他手舉大刀，見人便殺；近他身的，已經殺翻了數十個。那四山喊聲震地，敵兵便棄甲而走，不敢戀戰。張巡追過四十里，便鳴金收軍。到第二日，令狐

潮到底仗着人衆，又來攻城，四百架百尺雲梯，攻打着。張巡便命兵士在城牆上趕造木柵和雲梯，一般高低，令數百箭手，爬上木柵去，箭頭上綁着乾草，灌透油質，用火燒着，一齊射將過去。那雲梯見火便着，一時轟轟烈烈，把數百座雲梯，一齊燒去，爬在雲梯上的兵士，燒死的燒死，跌死的跌死。張巡覷着敵兵慌亂的時候，一陣鼓響，便帶領千名勇士，箭也似的衝殺出去，又得了一個全勝。殺得敵兵不敢近城。張巡死守在城中，前後六十日，經過大小戰爭數百次，城中兵士，人人帶甲而睡，裹傷而戰，精神十分勇猛。令狐潮的兵士，每天吃張巡殺死數百人，千餘人，看看四萬人馬，逃的逃，死的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楊妃錦機，豔傳千古；今之涉蜀道者，猶能見之。機底一行字，想見奸臣諂佞之工；雖有聖君賢人，亦不自知而墮其玄中。况楊妃一平常婦人，祇知怙寵竭慾，致召殺生之禍，是平日奸佞之徒，有以害之也！

李暮爲世間第一風流人，宮牆偷曲，酒店看機，提攜孤寡，敬養伶工，卒至有坐享宮豔之報。推想其坐對西窗，小紅低唱我吹簫，此一對知音夫婦，閨房之樂，雖南面王不啻也。

顏杲卿罵賊，至斷舌而死，此與平常愚忠不同；以祿山之負恩與殘暴，雖無守土之責，亦欲得而殺之。况顏杲卿忠義素著，罵賊而死，不獨爲自身爭人格，亦爲天地留正氣，千載下猶有生氣也。

第六十九回 許遠計殺敵將 張巡慘烹愛姬

令狐潮奉了安祿山之命，攻打淮陽城，相持六十日，死亡日多；令狐潮沒奈何，祇得暫且退兵，一面打發人投書給張巡，勸張巡投降。那書上說道：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張巡立刻答書道：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拏，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懸於通衢，爲百世笑，奈何！令狐潮得了張巡覆書，心中也覺漸愧，便也不出力攻城。張巡守此孤城，與京師不通消息，道路謠傳，說天子已遭弑。當有大將六人，從各處郡縣中來，勸張巡不如降祿山，可得富貴。這六員大將，手下各有兵士，多則數千，少亦數百；他們吃了國家的俸祿，一旦有事，便任令軍士逃散，大家合夥兒商量停妥，來勸張巡做降將軍去。張巡聽了他們一番說話，心中萬分氣憤，便推說此事須與部下將士商議；到了第二日，便在公堂上設着香案，上

面高高的掛着一軸天子畫像。張巡全身披掛，率領合城將士，走上堂去，哭拜在地。引得兩廊下將士，高舉劍戟，齊呼萬歲。那六位大將，也分立右堂下，看這情形，知道不妙。正要拔腳逃走，張巡喝一聲：跪下！那六人便齊齊的向上跪倒。張巡便把這六人來勸降的話，對衆軍士說了；祇聽得幾千人轟雷也似齊喊一聲殺，這六顆人頭，便在這喊聲裏，一齊落地。正在這時候，外面敵兵又來攻城；張巡便帶領衆兵，登城禦敵。那軍士們自殺了這六員大將以後，人人都覺精神抖擻，莫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張巡親冒矢石，在城上督戰，一連三晝夜，不曾合眼。正在吃緊的時候，忽管糧官前來報告，說：城中鹽米俱無。張巡聽了，頓時氣餒了下去。這一夜，他獨坐在大堂上，愁容滿面，正無可設法的時候，忽然探子報到說：敵軍有鹽米船數百艘，正沿西河而下。張巡聽了，不覺拍案大呼道：此天與吾也！當下，便傳集衆將，上堂來聽令。來朝調三千兵士，在城東挑戰；祇須搖旗吶喊，多放火箭，一面由張巡親自率領勇五百人，偷偷的出了西城，到河邊劫糧去。第二天，令狐潮在中軍帳中，正進早膳；忽聽得城東面喊聲大起，說是張巡兵欲出城衝陣。令狐潮便調右路兵去，包圍東城；城上見敵兵走近，千萬道火箭齊下，夾着風勢，那令狐潮軍中旂幟車輛，一齊着了火，愈燒愈旺，不可撲

滅。合狐潮見此情形，便傾全部兵馬，上去攻打東城；那城中兵士，忽然火箭不放了，祇躲在城梁裏搖旂吶喊。城外兵士，爬上城去，忽然城頭上木石齊下，打死了許多兵士。從早到晚，足足斃殺了一天。城中兵士，絲毫不受損傷；城外兵士，却又死了許多。看看天色已晚，令狐潮沒奈何，祇得鳴金收軍，回到帳中，忽見一個解糧官，垂頭喪氣的跑來。看他身上狼狽不堪，問時，原來這解糧官，從洛陽運糧到此，看看已近西河，忽然水底裏攢出數百個黑衣兵來，一擁上船，各各拔出佩刀，把船上兵丁殺死。那四百艘糧船，盡被黑衣兵劫去。解糧官跳入河中，纔得逃了性命。不用說，這黑衣兵，便是張巡的軍士了。當時張巡趁城東廝殺得熱鬧的時候，令狐潮全副精神，注定在東城；這城西地方，却毫無設備。張巡親自帶了這五百名黑水兵，偷偷的出了東城。這五百名兵士，個個識得水性，趕到西河，便一齊跳下水底去，躲着；看看糧船到來，那五百黑衣兵，一擁而上，不費氣力，便把五百號大糧船，劫奪過來。果然鹽米十分充足，祇可惜張巡手下，祇有五百個人，他們用盡氣力，祇取得一千斛鹽米，拋在船上的鹽米正多呢。張巡無法可想，祇得把剩下的鹽米，放一把火，連船連米，燒得乾乾淨淨。城中得了這一大批糧食，頓時全軍歡騰起來。正高興的時候，忽見那管軍火的倉官上

來報說：因日間兵士們放火箭過多，如今武庫中已不留一箭，張巡聽了，頓時又吃了一大驚，心想兵士們沒了箭，叫他明日如何應敵。抬頭向天上一望，忽見月暗星稀，滿空中佈着雲霧，立時心生一計，當即傳令軍中，限二鼓以前，紮齊草人一千個候用。此時正是初更時分，衆軍士得了軍令，便一齊動起手來；到二更時分，果然紮成一千個草人，前來交納。張巡便命把草人一齊穿起，黑衣來，在頸子卜各繫着一條繩子；看看三鼓時候，一千名軍士，抱着一千個草人，走一城頭去，一聲吶喊，把這手中草人，一齊向城牆外面拋去。那軍士們却躲身在城牆裏面，手中各各把繩子牽動着。令狐潮的兵士，正在睡夢中，被吶喊聲驚起；這時夜深霧重，遠遠望去，祇見城中兵士，沿着城牆，用繩子縋下城來，滿城牆蠢動着，也不知有多少兵士。急急去報與令狐潮，令狐潮親自來察看，果見無數黑衣兵，在城腰上縋下城來。令狐潮便傳令箭手放箭，頓時箭如飛蝗，萬弩齊發；射了半夜，看看那城上的兵士，祇在半空中縋着，也不下來，也不上去，也不聽得城頭上有半點聲息。令狐潮令住了箭，到天明看時，原來城牆上掛着的，齊是草人；那草人渾身上下密密插滿了箭，正與刺蝟相似。令狐潮到此時，纔恍然城中用計借箭的，氣得他命衆軍士一擁上去，搶那草人時，城中兵士，把繩

子一牽動，把草人一齊提進城去了。張巡點了一點，足足得了三十萬枝利箭。便令軍士登城高呼道：謝令狐將軍賜箭！那令狐潮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便鳴金回營去了。不料第二夜，城中又鼓噪起來；令狐潮出帳看時，依舊見許多草人披着黑衣，縋出在城牆外，半空中隨風飄蕩着。令狐潮在馬上看了，不覺哈哈大笑。令衆軍士莫去睬他，依舊回帳安睡。令狐潮的兵士，睡在枕上，遠遠的聽城中的兵士，越鼓噪得厲害，他們也越笑得厲害。睡至三鼓，忽然帳外一聲喊起，那城中兵士，如潮湧而至；令狐軍從睡夢中驚醒，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個個赤腳飛逃。城中兵士就帳前放一把火，殺入中軍帳去，一眼見令狐潮把臥被裹在身上，向帳後逃去。衆軍士看看趕上，舉刀砍去；忽見一個鬍子大漢，一伸手把令狐潮搶在背上，大脚步從後營門出去。營門外吊着一匹馬，那大漢把令狐潮扶上馬背，一鞭打去，那馬便如飛的逃去；城中兵士見捉不得賊帥，便回身撲入敵兵帳中，混殺一陣。這一戰，令狐潮傷失了無數人馬，又燒去了許多營壘，帶着敗殘兵士，直奔了八十餘里，纔住了脚。檢點兵士，已死了一萬餘人。令狐潮發個狠，便向雍邱重調人馬，前來圍城。此一番，却不比從前，把個淮陽城圍得水洩不通；從早到晚，却不住的攻打。張巡在城上晝夜督戰，一連攻打了八

日八夜，城中柴草用盡了，張巡心中不覺愁悶起來，便與諸將士商議。內中有一位行軍參軍，便獻計道：如此如此，包管得了柴草。張巡連稱妙計。到了次日，張巡站在城樓上，豎起黃旗，令兩軍停戰，高叫：令狐將軍出陣答話。停了一回，果然見敵軍中陣門開處，令狐潮全身披掛，騎在馬上，左右武士隨着，直至城下。張巡滿臉裝着笑容，在城樓上欠身說道：將軍請了，俺二人相持日久，勞師靡衆，如今俺這城中糧盡援絕，急欲領衆出走，請將軍領兵退去二舍之地，使我得從容讓城。令狐潮多日攻城不下，心中正是焦急；今聽張巡如此說法，正中心懷，當即傳令衆軍士退去二舍之地，放張巡兵出城，不得追殺。不銷幾個時辰，那令狐軍士果然拔寨退盡。張巡先打發巡哨兵出城去打聽虛實，果然四門不見敵兵，張巡便傳令衆軍士，午時出城去砍柴，限申時回城。頓時四門大開，那軍士們各各腰插利斧，奔走城去，先把四郊的民房拆去，又上山去砍倒許多樹木，細載着回來。張巡看着柴草十分充足，那近城三十里的樹木房屋，都已搬盡，便吩咐依舊把四門嚴閉起來，日夜用兵看守着。那令狐潮兵退二舍之地，看看過了三日，還不見張巡讓城，便立刻修書一封，打發差官送進城去。誰知那差官也被張巡扣住在城中不放。令狐潮不覺大怒，又帶領人馬，前來攻城。張巡



親自在城樓上，對令狐潮說話。令狐潮責問：爲何失信？張巡不慌不忙的說道：並非俺家失信，祇因城中缺馬，俺將士深恐汝軍追殺，不得乘騎，不能速走；願將軍賜馬三十四匹，卽當讓城。令狐潮便信以爲真，卽選良馬三十四匹，送進城去。張巡早與部下將士約定，選驍勇有膂力的將士三十人，人各得一騎，衝殺出城去，人各取敵軍一將；敵軍無將，則軍心自亂。當日見令狐潮果然把馬送來，張巡令衆將官各各飽餐一頓，開着城門，直衝殺出去。令狐潮的兵士正待城中兵士出走，猛不防那敵將早已衝殺到跟前；那來將如入無人之境，令狐軍將士一個措手不及，有被砍下首級來的，有被活捉過去的，一時陣脚大亂，令狐潮祇得帶領衆軍，且戰且退。張巡在城中揮動兵士，如山崩海嘯的掩殺過來。這一戰，張巡軍砍得敵兵首級千餘個，擄得牛馬器械無數。令狐潮屢次中張巡的計，屢打敗仗，心中又羞又憤，便退回陳留去，堅守不出。直至是年七月，令狐潮又率領將士嬰伯玉生力軍一萬人，前來攻城；另命四人，假扮着宮中尉官，手捧聖旨，混進城來。那聖旨命張巡率領本部人馬，前赴行在。張巡設宴款待此四人，席間張巡道：此去行在數千里，道路爲梗，教俺如何去得？更不知諸公如何來得？一句話，問得這四人面面相覷。張巡喝一聲：拿下！帳下健兒，一擁上去，砍下四

人的首級來。令狐潮見計策不行，又斬了他的來使，便奮力攻城。張巡自令狐潮軍退去以後，便積聚錢糧，訓練士卒；又與河南節度使虢王巨，搖相應，心中也覺毫無恐怖。此番令狐潮再來攻城，足足打了四個月；令狐軍愈來愈多，竟有兵士四萬餘人，而張巡手下的兵士，因戰爭日久，死亡日多，此時祇有一千多兵士。但經過大小二百餘戰，每戰必勝，令狐潮也沒法奈何他。這時虢王屯兵在彭城地方，拜張巡爲先鋒大元帥；接着魯東平地方，被祿山右翼軍隊攻陷，濟陰太守高承義，便獻城投降祿山。虢王不能守彭城，便領兵退守臨淮。張巡困守絕地，外失應援；賊將楊朝宗出兵寧陵，斷張巡運糧之路，張巡大恐，便率領馬三百，兵三千，乘黑夜退出淮陽，投奔睢陽城而來。睢陽太守許遠，原是一位忠義之士；他部下有大將兩人，一名雷萬春，一名南霽雲，各領兵數千，在寧陵北道，一日之中，斬殺賊將二十，賊兵二萬餘人，投屍在汴河中，河水爲之不流。從此軍威大震。如今許遠與張巡合兵，勢力更是雄厚。這睢陽城是東西往來要道，兵家所必爭之地；安祿山便遣發部將尹子琦，帶領數萬突厥兵，與楊朝宗合兵十餘萬，來攻睢陽城。許遠自知才不及張巡，便讓張巡爲主帥，在城中調遣兵士，自己却專管軍用糧食戰具。張巡分兵守城，自己却開城出戰，從辰至午，大

小二十戰，氣不稍衰。尹子琦大敗，張巡所得車馬牛羊，盡分給士卒，令城中秋毫無犯。太子卽位靈武，下詔拜張巡爲御史中丞，許遠爲侍御史。張巡以久困孤城，無異束手待斃，欲乘勝進攻陳留。尹子琦又用大兵圍城，張巡許遠殺牛大饗士卒，統合城兵十五千人，出城奮戰。子琦望見城中兵少，鼓掌大笑。許遠登城，親自擊鼓，城中兵士出死力與賊戰，子琦兵大敗，張巡窮追數十里而還。至五月，子琦又領大兵圍城；張巡命城上遍插旌旗，深夜擊鼓吶喊，賊兵大驚，嚴陣待旦。至天明，見城上寂無聲息，掩旗息鼓。子琦兵士疲倦不堪，便回營休息。張巡便令南霽雲領五百騎士，後隨刀斧手一千人，含枚疾走，覷賊不備，直衝中軍；一聲喊起，騎兵四突，南霽雲在馬上，斬將拔旗，一時敵營大亂。尹子琦祇領數十兵士，落荒而走。南霽雲見得親切，急急拍馬趕上，忽橫路裏殺出一員大將來，身披鐵甲，後隨番兵千人，各騎高頭大馬，直向南霽雲殺來。南霽雲見自己兵力單薄，怕遭敵人圍困，祇得撥轉馬頭，奔回睢陽城來。張巡在城上，見南霽雲被敵兵迫趕得緊，便急放下吊橋，把自家兵士接應進城來；待敵兵趕到，已把吊橋高高吊起，城濠邊預埋着箭手，把敵人陣腳射住。尹子琦見軍士轉敗爲勝，便又揮動大兵，前來接應。那大將帶領兵士，幾次爬城，俱被張巡軍士，在城上射

退。南霽雲退進城去，重復登城助戰，見尹子琦在城脚下往來督戰，南霽雲躲在張巡身後，搭箭上弦，聽的一聲，飛出城去；那尹子琦左眼上早中了一箭，應聲倒下馬來。敵兵見傷了主將，便頓時譁亂起來；許遠奮力打鼓，張巡衝殺出去，又奪得敵人軍器車馬，不計其數。子琦兵一時退盡，張巡兵得稍休養。這睢陽城中原有稻穀六萬斛，足敷一年之食；在春間因鄰郡濮陽濟陰絕糧，魏王命分糧一半，接濟濮陽濟陰兩郡，許遠當時也竭力勸阻，魏王不許，濟陰太守高承義得了糧米，便即投降祿山去，魏王也懊悔不及。到七月時候，尹子琦又帶兵來圍城；這時睢陽城中，糧食已盡，每一兵士每日祇給米一勺，煮着樹皮破紙，吞下肚去充飢。可憐那兵士終日餓着肚子，奮勇殺賊，漸漸有些支起來；老弱的先行倒斃，日子久了，那強壯的也都活活的餓死，境狀十分淒慘。但那班兵士，到死也沒有一句怨言；看看城中兵士祇剩下了一千多人，便是這一千多人，也個個餓得骨瘦如柴，力不能舉矢。張巡和許遠二人心中萬分焦灼，日夜盼望救兵不至。張許二人也商議不出一條好計策來。圍城的兵，打聽得城中糧盡援絕，便死力攻城，用雲梯爬城，四面放箭；那城中兵士，臥地用鈎桿推倒雲梯，又拋下火球去，燒斷雲梯。城外兵又用鈎車木馬，往往被張巡用木石打破；賊兵

無法可施，便在四城築柵包圍。那城上守兵，日有餓死的；張巡命城中百姓，羅雀掘鼠，以享士卒。但城中雀鼠有限，且百姓也日有餓斃的，如何顧得兵士。張巡許遠，眼看着守城兵士，一天少似一天，便是不死的，也傷氣乏力，慘無人形。張巡一日退入後堂，與愛妾申氏談論，見申氏肌膚豐潤，便立生一計，出至堂上，傳集衆將士，齊至堂中，大設筵席。衆將士列坐兩傍，祇見桌面上排列着空盤空盃，停了一回，抬出一個大行灶來，放在筵前。張巡吩咐到後堂去，請如夫人出來，祇聽得一陣環珮聲響，兩個丫鬟扶着一位千嬌百媚的申氏出來。衆將士見是主將的愛妾出來，便一齊把頭低下。那申氏走至張巡跟前，深深禱着，低聲問道：老爺喚妾身出來，不知有何吩咐？張巡看他愛妾時，越發打扮得齊整了。便指着身傍一個坐椅說道：你且坐下了，我有話說。那申氏半折着纖腰，打偏坐下，衆人見張巡霍地立起身來，一納頭便拜倒在申氏石榴裙下，慌得申氏忙跪下地去，還禮不迭。張巡站起身來，滿面流着淚，說道：俺今已拚着這條性命，做一個忠臣；也願夫人成全了俺的志意，做一個烈婦。你看堂上衆將士，都爲俺忍飢耐苦，死守着這座睢陽城；我祇因一身關係一城存亡，不能割下肌膚，以享衆士；夫人身體肥嫩，其味當比俺的肌肉美，還求夫人替俺殺了身罷！夫人

這一死，不獨我做丈夫的感恩不盡，便是萬歲爺也知道夫人的好處呢！好個申氏夫人，他聽了張巡一番話，便毫不遲疑，當下用纖手打開衣襟，露出潔白的酥胸來。兩傍將士看着，其勢不妙，便一齊搶上前去；說時遲，那時快，張巡早已拔下佩劍，只一劍，祇聽得嬌聲喊：我的老爺！那酥胸上早已擱了一個窟窿。申氏倒地，衆將士一齊跪倒在地，噯咷痛哭。張巡喝令把申氏屍身拖下堂去，洗剝了放在大釜中熬煮起來。正淒慘的時候，忽見那許遠也一手揪住一個已殺死的僮婢，滿面淚痕，走上堂將那僮婢也交給左右，一塊兒洗剝熬煮起來。滿堂上將士，齊聲哭喊道：小人們願隨張大元帥許大元帥赴湯蹈火，同生共死。一刻兒那大釜中已把人肉煮成羹，一盃一盃的盛着，端在衆將士面前。那將士們如何肯吃，大家喊一聲：謝二位將軍大恩！便各各擎着兵器，一擁上城去，依舊和城外的敵人對壘。可憐他們都是四五日不吃飯的人了，如何擎得起槍，射得動箭，祇是倒在地下乾號着罷了。張巡一般的也是腹中飢餓，祇扶住城梁子，兩眼不住的向城外望着；見有敵兵爬上城來，便直着嗓子喊起來，放出幾枝有氣沒力的箭，把敵人打退了。那許遠坐在西門城樓上，也飢餓得頭昏眼花，打幾下有氣沒力的鼓，逼着衆軍士出戰。那班兵士，餓得站也站不住，被風

一刮，便倒下地去，如何能打得仗，急得許遠祇是抱頭向天，大聲喊道：「皇天有靈，救我一城義士！」日，張巡伏在城樓上，見城牆外尹子琦部下大將李懷忠，匹馬在城下經過。張巡喚住他問道：「君降賊幾何日？」李答：「已二期矣。」巡道：「君祖父亦爲唐臣乎？」答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一旦從賊？懷忠答道：「非敢叛也，我數與死戰，今竟被擄，亦天也！」張巡大聲道：「自古悖逆，終至夷滅；一旦賊敗，君父母妻子俱死，汝何忍爲此？」懷忠無言，掩面拍馬而去。當夜二鼓將近，忽聞有扣關聲，巡問人答：「李懷忠來降。」許遠疑有詐，勸巡莫納。巡流淚道：「事已至此，成敗聽天。」便令開城，懷忠率本部兵二百人，負米而入。全城兵士大喜，以米煮粥，飽餐一頓，精神大震。從此不戰，張巡與許遠二人，各據東西城樓，見有敵將經過城下，卽苦口勸降。敵將感二人忠義，陸續有進城投降，并私贈糧食的。城中兵因得稍延時日，忽得報，說朝廷已遣大將賀蘭進明進屯臨淮；又有許叔冀尙衡進兵彭城。這兩處地方，都離睢陽甚近。張許二人，日夜望救兵到來；但守候了十多日，毫無影響。看看城中又是粒米無存了，張巡與許遠商議，修書一封，令南霽雲率領勇士三十人，各騎快馬，衝出城去。城外兵士數千，向霽雲圍來；霽雲令三十人分左右，用強弩射住。一夜趕到彭城，拜見主將許叔冀，把張許二人求

救的書信交上。叔冀看了書信，忙去把賀蘭進明請來。進明素忌張許二人聲威，恐救之功出己上，便不願救助。又愛南霽雲忠勇，便置酒高會，又盛設音樂。南霽雲登堂問賀蘭將軍，已發兵救睢陽乎？進明微笑道：「睢陽城亡在旦夕，出師亦無益。」將軍祇飲酒，莫問睢陽事。霽雲大哭道：「昨出睢陽城時，將士已不得粒米入腹，不飽食亦一月餘。今將軍不救此數千義士，而廣設聲樂，末將與睢陽城諸義士，有同生死之心，義不獨享！進明與叔冀二人，再三勸酒，霽雲勃然大怒，起身道：「今末將本主帥之命，不得達，請留一指以報我諸義士。」他說罷，急拔下佩刀來，砍斷一指，一座大驚。霽雲掉頭不顧，大踏步出門去，躍身上馬，回身抽箭，射佛寺塔上，箭沒塔磚及半。霽雲憤憤道：「吾破賊必殺賀蘭，以此箭爲信！急至真源郡，得李贲助馬百匹；至寧陵，又得城使廉坦助兵三千。霽雲率兵，星夜奔回睢陽，殺進一條血路。睢陽城外大兵如雲，霽雲且戰且進，四面受敵。追至城下，祇得八百人。時值大霧，對面不見人；張巡在城樓上聽得城外喊殺之聲，大震，大喜道：「此南將軍之聲也！」急開城。霽雲入城，已殺得血滿戰袍，面無人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自來忠臣，大都爲人間維正氣，盡友誼，天子以守十責臣屬，而臣屬不爲負保守之責，是賣友



而又賣人民也。苟來者爲仁義之師，爲民除暴，則屈節而降之，猶不失爲明哲；今安祿山一狂且耳，張巡之不降，是爭人格也，初不關於忠義。

同僚傾軋，在宦海恆有之事；而正人君子，往往不適於奔競而被排擠，至不可立足，甚至危及生命，政海之險，乃有如此。彼許遠，以粟濟高太守，乃勤於同僚之義也；後竟因同僚之無義，坐視其飢餓而不之救，人心之險有如此。

張巡殺妾，許遠烹婢，因不忍士卒之飢餓而出此大忍之舉；其士卒有不出死力以相與終始者，非人情矣。

### 第七十回 豬兒夜刺祿山 龜年途遇李暮

南霽雲祇討得八百個救兵，何濟於事。睢陽城外敵兵越打越兇，到十月癸丑日，許遠正守西城，忽聽得天崩地裂，一聲響亮，睢陽城倒了東北角，敵兵如潮湧而進。張巡見大勢已去，便石城樓上向西哭拜道：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殺賊。便與許遠同時被擒。睢陽城中大小將士，共有三十餘人，一齊被綁着去見尹子琦。那三十餘人，見了張巡，不禁失聲大哭。張巡對衆人

道：安心，不要害怕，死是天命。子琦對張巡道：聽說將軍每次督戰，必大呼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於此？巡答：稱我欲氣吞逆賊，苦於力不從心耳。子琦問張巡罵他逆賊，不覺大怒，便拔刀直刺張巡。嘴口中齒盡落，祇存三四枚。張巡大罵道：我爲君父而死，雖死猶生，汝甘心附賊，是直犬虺耳！決不得久活。子琦命衆武士拿快刀架在張巡頸子上，逼他投降。張巡祇仰天大笑，又令威逼着南霽雲，霽雲低頭無語。張巡在傍大聲呼道：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道：公知我者，豈敢不死。子琦見衆將士都不肯降，便令刀斧手押出轅門去。張巡爲首，後面南霽雲、姚鼐、雷萬春一班三十六人，一齊斬首。張巡死時，年四十九歲。此時許遠被囚在獄中，子琦令與三十六人頭一齊押送至洛陽路中，經過僂師。許遠對賊大罵，亦被押解武士殺死。張巡身長七尺，鬚長過腹，每至怒時，鬚髯盡張，讀書不過三次，便永久不忘。守淮陽城睢陽城時，經過大小四百餘戰，殺死敵將三百人，敵兵死十餘萬人。他用兵不依古法，調兵遣將，隨機應變。有人問他何以不依兵法，張巡答稱：古時人情樸實，故行軍分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賊兵乃胡人，胡人烏合之衆，不講兵法，變態百出，故吾人亦須出奇計以應之。祇須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便能制勝。每

戰必親自臨陣，有退縮者，巡便進而代之。對兵士道：「我不去此，爲我決戰。」軍士們感其誠意，便各以一當百。張巡又能與衆人共甘苦，大寒大暑，雖見廝養賤卒，亦必整衣正容，與許遠二人困守睢陽城中，初糧盡殺馬而食，馬盡則殺婦人老弱而食。守城三月，共食人至三萬口，日殺城中百姓，而百姓無一怨恨者。城破之日，城中祇有百姓四百人。後人議論張巡，初守睢陽，有兵六萬人，至糧盡，不知全師而退，另圖再生之路，卒至出於食人，殺人寧若全人。當時朝臣如張澹、李舒、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一班人，都上奏說：「睢陽爲江淮咽喉，天下不亡，皆張許二人守城之功也。」天子下詔，贈張巡爲揚州大都督，許遠爲荊州大都督，南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張巡子亞夫，拜爲金吾大將軍；許遠子孜，拜爲婺州司馬。在睢陽城中，建立雙忠祠。張巡與許遠，同年生而長巡數月，巡因呼遠爲兄。後肅宗皇帝大曆年間，張巡的兒子去疾，上書請遞奪許遠官爵。他奏章上說道：「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許遠，各守一面，城陷，賊從遠所守處入。巡及將校三十餘人，皆剖心剖肌，慘毒備嘗，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嘆曰：『嗟乎！賊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巡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使國威喪失，功業墮敗，則遠之於臣，實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洗冤恥。皇

帝下詔與百官議，當時朝臣都替許遠抱屈，上章辯道：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巡死，實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致可乎？當此時，去疾尙幼，事未詳知；且祿山之役，忠烈未有若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議輕重。後世韓愈也說：二人者，守死成名，先後異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遠畏死而服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且見援不至，人相食而猶守，其愚亦知必死矣；然遠之不畏死甚明。至言賊從遠所守處人，此與兒童之見無異；且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今從而罪之，亦不達於理也！所以張許二人守睢陽城，一般的有大功，祇因他能出死力守城至三月之久，那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大兵，纔趕得上在江淮一帶收復十三座郡城，賊勢大衰。那安祿山住在洛陽宮中，祇因慶緒和慶恩二人爭立太子的事，兩下裏明爭暗鬪，十分激裂。這一天，安祿山在孫孝哲母親房中臨幸，那孫母仗着和安祿山多年的恩情，便立逼着安祿山要他早定了慶恩爲太子。安祿山原也愛慶恩的，又念在與孫氏早年患難恩情，便也一口答應了。說明日與承相商定了，下立太子的詔書。這消息傳得真快，那孫氏和安祿山在枕上

說的話，早已有人去報與大將軍慶緒知道。慶緒聽了大怒，便去喚李豬兒進府來商議。李豬兒說道：「事已至此，大將軍宜從早下手。慶緒問：如何下手？」李豬兒在慶緒耳邊，祇說了一個刺字。慶緒怔怔的半天，說道：「怕於人情上說不過去罷？」李豬兒冷笑一聲，說道：「什麼人情不人情！安祿山受大唐天子那樣大恩，尙且興兵謀反，也怪不得俺們今日反面無情了！慶緒點頭稱是。但要行此大事，不宜遲緩，趁今夜深更人靜，便去結果了這老昏君罷！」李豬兒得了慶緒的說話，便回家去，繫縛停當，聽讎樓上打過三鼓，便在黑地裏沿着宮牆走去，一路裏樹陰夾道，涼月窺人，正走着，忽見前面巡軍來了。李豬兒便閃身在大樹背面，聽那巡軍走到跟前，嘴裏嚙嚙嚙說道：「大哥你看那御河橋樹枝爲何這般亂動？一個年老的說道：莫不有甚奸細在內？」那第一個說話道：「這所在那得有奸細，想是柳樹成精了！巡軍頭兒道：『呸！你們不聽得風起麼，不要管，一起巡去就是了。』待巡軍去遠了，李豬兒又閃身出來，慢慢的行去。看看已到後殿，那一帶矮牆，宛延圍繞着，李豬兒一聳身輕輕的跳過牆去，側耳一聽，那後宮中風送出一陣一陣笙歌之聲，李豬兒在安祿山宮中，原是熟路，他先悄悄的，去爬在寢宮屋簷上候着。直到四鼓向盡，祇見兩行宮燈，一簇宮女，扶着安祿山酒吃醉了，東

歪西斜的進寢宮來。祿山年老，身體愈是肥笨，那腿彎腋下都長着濕瘡；又因好色過度，把兩隻眼睛也玩瞎了。每日在宮中出入，須有六個宮女在前後左右扶持着。但安祿山還是日夜與孫氏李氏縱淫不休，且酷好杯中物，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孫孝哲和嚴莊二人，終日隨待在安祿山左右，進出扶脇，又陪待在牀第之間，替他解扣結帶；每值安祿山酒醉，便拿這兩人痛笞。醒酒，孫孝哲和嚴莊二人，受了這折辱，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每一次怒發，必得李氏來勸慰一番，又陪着在牀第間縱樂宣淫。這李氏却是夏姬轉世，因要討安祿山的好兒，竟日夜與安祿山糾纏不休。安祿山雖愛好風流，但經不得李氏一索再索，竟漸漸的有些兒精力不濟了。後來安祿山竟常常推託酒醉，獨自一人，睡在寢宮裏躲避着。這一夜，李豬兒跳進宮去行刺，正是安祿山酒醉，安息在便殿中。李豬兒站在屋簷上，看得親切；見衆宮女扶着安祿山醉醺醺的進宮去安寢，祇聽得安祿山喚着宮娥問道：李夫人可會回宮去？宮女答稱：回宮去了。安祿山又自言自語的說道：孤家原不曾醉，祇因打破長安以後，便想席捲中原；不料近日聞得各路兵將，俱被郭子儀殺得大敗，心中好生着急。又因愛戀李夫人太甚，酒色過度；不但弄得孤家身子疲軟，連雙目都不見了。因此今夜假裝酒醉，令他

回宮；孤家自在便殿安寢，暫且將息一宵。安祿山口中咕嚕着，慢慢的睡熟了。那在跟前伺候的宮女，一個一個的退出房來，坐在廊下打盹兒。李豬兒看看是時候了，不敢延挨，便把大刀藏在脇下，撲地一聲，落下地來，又躡身一竄，竄進了殿裏。看繡幔低垂，門兒虛掩着；李豬兒拍一拍胸脯，把膽放一放大，一側身便攢進門去。見窗前紅燭高燒，牀上羅帳低垂，一陣一陣的鼾聲如雷；豬兒一聳身，輕輕的站在牀前，拿刀尖撥開帳門看時，見安祿山高高的疊起肚子睡着，豬兒咬一咬牙，對準了安祿山的肚子，便是一刀直擲下去，刀身進去了一半，接着殺豬般的大喊一聲，安祿山從睡夢中痛醒過來，把兩手捧住刀柄，用力一拔，那腸子跟着刀尖直瀉出來。一個肥大的身體，在牀上翻騰了一陣，兩脚一挺，直死過去了。那廊下守着的宮女，正在好睡時候，被安祿山的喊聲驚醒；再細聽時，安祿山在牀上翻騰，直震撼得那窗柱也搖動起來。四個宮女，一齊跳起身來，搶進屋子去；纔到房門口，那李豬兒正從屋子裏衝出來，祇略略一舉手，把四個嬌怯的宮女一齊推倒，眼看着他一聳身跳上屋簷去，逃走得無影無踪。待宮女進屋子去看時，那安祿山死得十分可怕，祇喊得一聲：不好了！外廂值宿軍士快來！連跑帶跌的逃出房來，正遇到那值宿軍士，問：爲何大驚小怪？

官女齊聲答道：「皇爺忽然夢中大叫，急起看時，只見鮮血滿地，早已被刺客殺死了。那軍士進屋去看了，便去報與大將軍慶緒知道。慶緒連夜進宮來料理，把安祿山的屍身，用氈毯包着埋在牀下，推說皇上病危，下詔立慶緒爲太子。到第二日清早，又傳諭稱祿山傳位與慶緒，尊安祿山爲太上皇，改國號爲載初元年，逐孫氏母子出洛陽。慶緒既做了皇帝，每日與李豬兒母子二人，在宮中飲酒縱樂，朝廷政事，悉聽嚴莊一人主持；令張通儒安守忠二人屯兵長安，史思明領范陽節度使，屯兵恆陽，牛廷玠屯兵安陽，張志忠屯兵井陘，一時軍勢大盛。消息傳到靈武，肅宗皇帝便下旨，令廣平王統率大軍東征。李嗣業統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又有回紇葉護部落各騎兵助戰。張通儒兵十萬，駢紮長安，大部是胡人，胡兵素畏回紇聲勢，一見回紇騎兵，便一哄驚散。李嗣業將兵合攻，通儒大敗，棄妻子，逃至陝中。廣平王奪回長安，又轉向洛陽攻來。此時蔡希德從上黨來，因承嗣往潁川來，武令珣從南陽來，有兵六萬人，會攻洛陽。安慶緒勢不能支，棄洛陽宮殿而逃。捉得慶緒弟慶和，送京師斬首。慶緒祇得兵五百人，去投史思明。史思明聞慶緒來奔，先令軍士披甲埋伏在兩廊，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陷重圍，臣之罪，惟大王圖之！」史思明怒



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耶？吾今乃爲太上皇討賊，說至此，向左右回顧，便有武士牽出，斬下慶緒首級來。肅宗知慶緒已死，使下詔令郭子儀、李輔國、統九節度使兵二十萬，夾攻思明。可笑史思明纔篡得安慶緒的皇位，不多幾天，便也被他兒子史朝義指使他手下的曹將軍，拿繩子活活的縊死。那朝義也被他臣下田承嗣逼得出走，縊死在醫巫閭祠下。安史兩賊俱滅，當時受史思明官職的恆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倣、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佺、相州節度使薛嵩，又有大將李懷仙、田承嗣，一齊獻出城池，投降唐朝。從此天下太平，肅宗皇帝率領文武大臣，回至長安，修復宗廟，招安人民；一面賚表到成都，請太上皇回鑾。玄宗得了京中表章，便也打點啓駕回京。一日，匹馬在成都郊外游行，後面祇高力士一人隨侍着；忽見迎面一架大橋，玄宗舉手中鞭，指同此橋何名？高力士奏稱：名萬里橋。玄宗在馬上嘆道：一行師真神仙中人也！高力士忙問何事？玄宗道：朕六年前幸東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心中不覺感慨起來，便問一行師：吾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師稱：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至今想來，朕到此萬里橋邊，當是前定。高力士也奏道：人間萬事莫非前定，萬歲爺諸事寬懷，便是。正說着，一陣西風吹來，甚是寒冷；玄宗心

中想着楊貴妃，不覺又流下淚來。說道：妃子匆匆埋葬，祇有一紫褥裹身；如此寒人，叫他冰肌玉膚，如何耐得！便急急回宮去，下旨欲爲楊貴妃改葬。陳元禮見了聖旨，甚是畏懼。當有禮部侍郎李揆奏道：龍武將軍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並及其妹；今若改葬貴妃，恐龍武將士疑懼。玄宗看了奏章，祇得作罷。此時太上皇鑾駕已從成都出發，玄宗究竟放心不下，使暗暗的打發高力士，趕到馬嵬驛，用錦繡被服，改葬貴妃；誰知掘開坟土來一看，祇見一幅紫被，裹着一把白骨，却全無貴妃的屍骸。祇有一個錦香囊，尙掛在胸骨前。高力士把錦香囊取得，胡亂拿錦被包着殘骨，葬下。回京來把這錦香囊呈與太上皇。太上皇使藏在懷袖中，終日不離。但玄宗此次回宮，景物全非；便是那梨園子弟，和龜年弟兄，還有昔日服侍貴妃的永新、念奴兩個宮女，都不在眼前了。心中萬分淒涼，却不知道李龜年已流落在江南地方，賣歌乞食。這一日，是青溪鷺峯寺大會，紅男綠女，游人擠滿了道路。那李龜年也抱著琵琶，向人叢中行來。他一邊行着，一邊嘆說道：想我李龜年，昔日爲內苑伶工，供奉梨園，蒙萬歲爺十分恩寵，自從朝元閣敎演霓裳曲成，奏上龍顏大悅，與貴妃娘娘各賜纏頭，不下數萬。誰想祿山造反，破了長安，聖駕西巡，萬民逃竄。俺們梨園部中，也都七零八落，各自奔逃。老

漢如今流落在江南地方，沿門賣歌，真淒涼死人也！他說着，便去坐在廟門外牆角上，脫楞楞彈得琵琶響亮，便隨意唱道：不隄防餘年值亂離，遍移得岐路遭窮敗；受奔波風塵顏色黑，歎衰殘霜雪鬢鬢白。今日個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臉上長街又過短街，那裏是高漸離擊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簫也那乞丐！想當日奏清歌趨承金殿，度新聲供應瑤階；說不盡九重天上恩如海，幸溫泉驪山雪霽，泛仙舟與慶蓮開。玩嬋娟華清宮殿，賞芬芳花萼樓臺。正擔承雨露深澤，驀遭逢天地奇災。劍門關塵蒙了鳳鸞輿，馬嵬坡血污了天姿國色，江南路哭殺了瘦骨窮骸。可哀落魄，只得把霓裳御譜沿門賣，有誰人喝聲采，空對看六代園陵草樹埋，滿目興衰！李龜年這一場彈唱，頓時哄動了逛寺院的閒人，圍定了李龜年，成子半個大圈子；聽他琵琶聲兒彈得幽幽咽咽的，衆人止不住落下淚來。忽見一個少年，上前對李龜年打一個恭，說道：小生李暮，自從在驪山宮牆外偷按霓裳數疊，未能得其全譜；今聽老丈妙音，當時梨園舊人？小生想天寶年間，遺事甚多，何不請先把貴妃娘娘當時怎生進宮來的情形唱來聽聽？小生備得白銀五兩在此，奉與老丈，聊爲老丈潤潤喉兒。李龜年也不答話，便抱起琵琶來，彈着唱道：唱不盡興亡夢幻，彈不盡悲傷感嘆。大古里淒

涼滿眼對江山，我只待撥繁絃傳幽怨，翻別調寫愁煩。慢慢的把天寶當年遺事彈。他唱完這第一  
闕，略停了一停，接着唱第二闕道：想當初慶皇唐太平天下，訪麗色把蛾眉選刷；有佳人生長在弘  
農楊氏家，深閨內端的玉無瑕。那君王一見了歎無那，把鈿盒金釵親納，評拔做昭陽第一花。當時  
有幾個聽唱的女子，便忍不住問道：那貴妃娘娘怎生模樣？可有嗜家大姐這樣標致麼？李龜年又  
撥動琵琶唱着第三闕道：那娘娘生得來仙姿佚狔，說不盡幽閒窈窕；真個是花輪雙頰柳輪腰，比  
昭君增妍麗，較西子倍風標，似觀音飛來海嶠，恍嫦娥偷離碧霄。更春情韻繞，春酣態嬌，春眠夢悄；  
縱有好丹青，那百樣娉婷難畫描。場中有一個老頭兒，聽完了這一段，便掀髯笑道：聽這老翁說得  
楊娘娘標致恁般活現，倒像是親眼見的，敢則謊也！李暮攔着說道：只要唱得好聽，管他謊不謊。老  
丈你自唱下去，那時皇帝怎麼樣看待他家呢？李龜年接唱着第四闕道：那君王看承得似明珠沒  
兩，鎮日裏高擎在掌；賽過那漢宮飛燕倚新妝，可正是玉樓中巢翡翠，金殿上鎖着鴛鴦。宵假晝傍，  
直弄得個伶俐的官家，顛不刺憐不刺撇不下心兒上。弛了朝綱，占了情場，百支支寫不了風流賬。  
行厮並，坐廝當，雙赤緊的倚了御牀，博得個月夜花朝同受享。有一個小老兒正蹲在地下聽唱，他

聽到有趣時，撲的一聲，仰翻在地，哈哈大笑道：「好快活！聽得啗似雪獅子向火哩！便有一個小夥子扶着他起來，問道：『你這話怎麼說？』那小老兒說道：『雪獅子向火，便是化了！聽得衆人也撐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李暮又問道：『當日宮中有霓裳羽衣一曲，聞說出自御製，又說是貴妃娘娘所作，老丈可知其詳？』請再唱與小生聽聽。』那李龜年便點點頭，接着唱第五闕道：『當日呵那娘娘在荷庭把宮商細按譜新聲，將霓裳調翻；晝長時親自教雙鬟，舒素手拍香檀，一字字都吐自朱唇皓齒間。恰便似一串驪珠聲和韻閒，恰便以鶯與燕，弄關關恰便似鳴泉花底流溪澗，恰便似明月下冷冷清梵，恰便似縱嶺上鶴唳高寒，恰便似步虛仙珮夜珊珊。傳集了梨園部教坊班，向翠盤中高簇擁着個娘娘，到得那君王帶笑看。』李暮聽了嘆道：『果然是好仙曲！只可惜當日天子寵愛了貴妃，朝歡暮樂，致使漁陽兵起，說起來令人痛心呢！李龜年却忍不住替貴妃辯護着道：『相公休只埋怨貴妃娘娘，只因當日誤任邊將，委政權姦，以致廟謨顛倒，四海動搖；若使姚宋猶存，那見得有此。』若說起漁陽兵起一事，真是天翻地覆，慘目傷心，列位不嫌絮煩，待老漢再慢慢彈唱出來者。』說着，又接唱第六闕道：『恰好嘔嘔啞啞霓裳歌舞，不提防撲撲突突漁陽戰鼓；剗地裏出出律律紛紛攘攘奏邊書，急

得個上上下下都無措。早則是喧喧嗷嗷驚驚遽遽倉卒，按按拶拶出延秋西路。變與後攜着個嬌嬌滴滴貴妃同去，又只見密密匝匝的兵，惡惡狠狠的語，鬧鬧炒炒轟轟割割四下喳呼。生逼散恩恩愛愛疼疼熱熱帝王夫婦，霎時間書就了這一幅慘慘悽悽絕代佳人絕命圖。李龜聽了，不覺流下淚來。嘆道：天生麗質，遭此慘毒，真可憐也！那傍一個小老兒指着李龜，拍手笑道：這是說唱老兒怎麼認真掉下淚來？李龜也不去睬他，祇趕着李龜年問道：那貴妃娘娘死後，葬在何處？李龜年又接着第七闕道：破不刺馬嵬驛舍，冷清清佛堂倒斜；一代紅顏爲君絕，千秋遺恨滴羅巾血。半科樹是薄命碑碣，一抔土是斷腸墓穴；再無人過荒涼野莽，天涯誰弔梨花謝。可憐那抱幽怨的孤魂，只伴着嗚嗚咽咽的望帝悲聲啼夜月；李龜年停住琵琶，又插着一段道白：哎呀，好端端一座錦繡長安，自被祿山破陷，光景十分不堪了。聽俺再彈波。接着又唱第八闕道：自攀輿西巡蜀道，長安內兵戈肆擾；千官無復紫宸朝，把繁華頓消頓消。六宮中朱戶掛蠟螭，御榻傍白晝狐狸嘯。叫鴉也麼哥！長蓬蒿也麼哥！野鹿兒亂跑，苑柳宮花一半兒凋。有誰人去掃去掃。玳瑁空梁燕泥兒拋，只留得缺月黃昏照，嘆蕭條也麼哥！染腥臊。玉砌空堆馬糞高。李龜年唱到這裏，那琵琶脫撈一聲。

彈個煞尾，也便收場。那班男女便也各各轉身散去，獨有這李暮呆呆的站着不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吾嘗讀許氏譜系，知許太守遠，實爲著者之遠祖；今其爲遠辯護，亦爲人後者應有之情。况遠與巡，固日月雙懸之兩義士也；其委屈之私，見諸當時朝臣之一奏中，實不待著者申敘而知也。可敬可敬！

自來奸雄豪傑，爭天下則有餘，處家庭則不足。語云：禍常起於所忽。安祿山強兵百萬，所向無敵，而卒至禍起蕭牆，身死白刃，初非祿山所及料。然內多寵慾，外多嬖佞，實非人主保身之道。龜年一唱，總結天寶遺事，在文字結構上，萬不可少；而節節敘來，曲盡興亡之情，可稱文情並茂者矣。

### 第七十一回 念梅妃宮中刻像 欺上皇道傍拉馬

李龜年收了場子，挾了琵琶，正轉身要走，忽見那李暮搶上前來，一把拉住道：「老丈，小生聽你這琵琶，非同凡手，得自何人傳授？」李龜年見問，不觀神色，慘然道：「你問我這琵琶麼？他曾供奉過開元

皇帝李壽詫異道：這等說來，老丈定是梨園部內人了。李龜年答道：說也慚愧，老漢也曾任梨園中領班，沉香亭畔承值，華清宮裏追隨。李壽更覺詫異道：如此說來，老丈莫不是賀老？李龜年搖着頭道：俺不是賀家的懷智。問：敢是黃旛綽？答道：黃旛綽和俺原是老輩。問：這樣說來，想必是雷海青了？答道：俺是弄琵琶的，却不是姓雷；他呵，已罵賊身死。這等想必是馬仙期了？答道：俺也不是擅長方響的馬仙期，那些都是舊相識，恰休提起。李壽却依舊追問道：不知老丈因何來到這江南地方？李龜年答道：俺祇爲家亡國破，從死中逃生，來這江南地方，乞食度日。李壽道：說了半天，不知老丈究是何人？答道：老漢姓李，名龜年的便是。李壽道：呀！原來是李教師，多多失敬了！李龜年問了李壽名姓，纔恍然道：原來是吹鐵笛的李官人，幸會幸會！李壽問：那霓裳全譜，可還記得麼？答道：也還記得，官人爲何問他？答道：不瞞老丈說，小生性好音樂，向客西京，老丈在朝元閣演習霓裳之時，小生曾傍着宮牆，細細竊聽，已將鐵笛偷寫數段；只是未得全譜，各處訪求，無有知者。今日幸遇老丈，不識肯賜教否？李龜年流落在江南，正苦不遇知音，且找不得寓處。李壽便邀着龜年到家中，每天傳授霓裳羽衣曲去。這李壽年少風流，浪跡四海，祇因酷好音樂，便散盡黃金，尋覓知音。如今得了李龜



年傳授妙曲，真樂得他廢寢忘餐。李蕃原不曾娶得妻小的，在家中便與李龜年抵榻而眠；每至夢回睡醒，便與李龜年細論樂理。李龜年自到得李公子家中，每天好酒好飯看待，身上也穿得甚是光鮮，因此他心中十分感激李公子的恩德，正苦無法報答。這一日，正是清明佳節，李蕃被幾個同學好友，邀去飲宴；祇留下李龜年一人在家中，獨坐無聊，便出東門找幽靜地方閒步去。在一帶柳蔭下走着，忽然一陣風夾着雨點，撲面打來；李龜年渾身被雨水打濕了，不由得慌張起來，急急找有房屋的所在躲去。抬頭祇見前面一座道院，那橫額上寫着女貞觀三字。兩扇硃紅門兒，却虛掩着。李龜年却也顧不得，便一納頭側着身兒挨進門去看，好一座莊嚴的大殿。殿中供着如來佛的丈六金身，鐘鼓魚磬，排列得十分整齊；那佛座下面又設着一個牌位，李龜年不由得走近去看時，見牌位上寫着一行字道：唐皇貴妃楊娘娘靈位。李龜年再低低的念了一遍，不由得兩行眼淚，撲簌簌的向腮兒上直流下來。一面倒身下拜，口中說道：哎喲！楊娘娘不想這裏顛倒有人供養。拜罷起來，祇見裏走出一個年輕女道士來，口中問：那個在這裏啼哭？待走近看時，不覺一驚道：你好似李師父模樣，何由到此？李龜年口中答應道：我李龜年的便是。細細看那女道士時，卻也大驚道：姑

姑莫非是宮中的念奴姐姐麼？那女道士見了李龜年，却祇有悲咽的份兒，哭得說不出話來。龜年連問：姐姐幾時到此？念奴勉強抑住悲聲，說道：我去年逃難南來，出家在此。師父因何也到此地？龜年道：我也因逃難流落江南，前在鷲峯寺中遇着李暮官人，承他欸留在家；不想今天又遇到姐姐。念奴問：那個是李暮官人？龜年道：這人說起來也奇，當日我與你們在朝元閣上演習霓裳，不想這李官人就在宮牆外面竊聽，把鐵笛來偷記新聲數段，如今要我傳授全譜，故此相留。念奴道：唉！霓裳一曲，倒得流傳；不想製譜之人，已歸地下！連我們演曲的，也都流落他鄉，好傷感人也！念奴說着，止不住把羅袖拭着眼淚。李龜年忙安慰着，又問：那永新姐姐却爲何不見？念奴見問，便又不覺嘆着氣道：我們二人原和姊妹相似，赤緊的不忍分離；誰知他身體單薄，受不住路上風寒，如今病倒在觀中。說着，那觀主也出來了。龜年看時，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婦人，氣度甚是雅淡；因聽他二人說得十分淒涼，便出來好言相勸。接着那道婆出來說：永新姑姑喚呢。念奴急急進裏屋去看視。此時天色已是晴霽，李龜年便也起身告辭。回到家中，把在女貞觀中遇到念奴的話，告訴李暮知道；李暮聽說永新念奴也是舊時朝元閣演曲的人，便喜得什麼似的，隔了幾天，便央着李龜年帶他到

女貞觀去拜見念奴。誰知念奴正淚光滿面的在那裏哭他的同伴永新。原來永新恰於昨夜死了，此時正忙着收殮。李壽在一傍勸慰了幾句，又丟下十兩銀子，給永新超薦的，念奴千多萬謝。李壽正要辭去，一眼見那觀主出來，原來正是去年在馬嵬坡同看襪的女姑姑。今日無意相逢，那觀主便邀住李壽不放，擺上素齋來，李壽與李龜年二人胡亂吃了些。從此李壽心中却撇不下這念奴，常常獨自一人瞞着李龜年到這女貞觀中來走動。他一來果然也愛上了念奴的顏色，二來也憐惜他的身世，又因他能演唱霓裳曲子，不覺也動了知音之感。便是念奴到此時，身世飄零，却有人來深憐熱愛，不覺全個兒心腸撲在這多情公子身上去。後來還是李龜年成就了他們的好事，替他們做了一個月老。念奴便還俗出來，嫁與李壽，一雙兩好的過着日子。這時太上皇已回京師，懷念天寶舊人，李壽夫妻二人，都被召進宮去，拜李壽爲中書舍人；祇可憐李龜年在前幾天已病死在李壽家中，不及再見太上皇的顏色了。太上皇回宮，肅宗皇帝便奉養在興慶宮中，朝夕與張皇后來宮中定省。所有昔日天寶舊人，都撥入興慶宮中伺候太上皇。這興慶宮，原是太上皇做太子時候住的，如今垂老住着，心中却也歡喜；祇因楊貴妃已死，宮中三千粉黛，俱已凋零，別無太上皇

寵愛的人。這時忽然想起那梅妃江采蘋，忙命高力士到翠華東閣去宣召，滿擬訴說相思，慰問亂離。誰知高力士去到東閣找尋梅妃時，早已人去樓空，問舊日宮女，却沒有一個在了。便有後宮中尋遍，也不見有梅妃的踪跡。沒奈何，祇得空手回來覆旨。太上皇聽了，不禁萬分傷心，想起梅妃的美麗婉戀，與他昔日兩地相思的滋味，便愈覺得梅妃的可愛了。他疑是兵火之後，流落在民間。肅宗皇帝，便下詔在民間察訪；如有尋得梅妃送還京師的，當給官三秩，賞錢百萬。這樣的重賞，誰人不願；民間頓時熱鬧起來，家家戶戶，搜尋的搜尋，傳說的傳說，哄動了多時，却不見有梅妃的形跡。太上皇又命道士飛神御氣，上升九霄，下察九淵，也不可見。太上皇因想念梅妃，又時時悲泣。肅宗皇帝暗令丹青妙手，畫一幅梅妃小像，令高力士獻與上皇。太上皇看了，嘆道：畫雖極似，可惜不活。便題詩一首在畫上道：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寫罷，不覺淚滴袍袖，命匠人把像刻在石上，藏在東閣中。這時天氣漸漸暑熱，太上皇畫臥在竹林下納涼，朦朧睡去，彷彿見梅妃隔竹竹立，掩袖而泣。太上皇招以手問：妃子，究居何處？梅妃哽咽着說道：往昔陛下蒙塵，妾死亂兵之手，憐妾者葬妾於池東梅樹傍。太上皇大哭，一慟而醒，立傳高力士

命率衆內侍往太液池發掘；掘遍池東梅樹下，却毫無影響。太上皇愈是悲傷，忽想到溫泉湯池傍，亦有梅樹十多株；便親自坐小轎到溫泉，見了華清池，又不覺想起往日情形，十分感慨。命內侍在梅樹下發掘，纔一動土，便見一酒槽中，以錦帕裹屍，拂土視之，面色如生。太上皇撫屍大慟，親去揭視；見玉體脅下有刀痕，忙命高力士備玉棺收殮。太上皇自製誄文，用妃子禮改葬在東陵。那與慶宮外，便是勤政樓；太上皇於黃昏月上時，便登樓遠望，見烟月蒼茫，淒涼滿眼，便信口歌道：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罷遠遠的聽得宮牆外有人唱着唱宮中行樂詞。太上皇心中大感動，問高力士道：此得非梨園舊人乎？明日爲我訪來。明日，高力士依聲尋去，果是梨園子弟。高力士又在民間尋得昔日楊貴妃的侍女名紅桃的，太上皇命紅桃唱涼州詞。這詞兒是昔日楊貴妃親製的，太上皇又親自吹着玉笛，依聲和之。紅桃唱罷，不覺相視而泣。紅桃說：昔日娘娘在華清宮中，常唱此曲。太上皇便携着紅桃，重幸華清宮；見宮中嬪御，都非舊人。太上皇至望京樓下，傳張野狐在樓上奏雨霖鈴曲。此曲原是太上皇西幸至斜谷口時，遇雨旬日，在棧道上隔山聞雨打鈴聲相應，太上皇因想念妃子，便採其聲，製成此曲。今張野狐在樓上奏此曲，未及半，太上皇已涕不可仰。

左右也十分感傷；高力士命罷奏，勸上皇回宮。上皇見宮院荒涼，也無可流戀，便回興慶宮來。在宮門口，又遇到昔日新豐女伶，名謝阿蠻的。這謝阿蠻瘦削腰肢，善舞凌波曲，容貌也長得美麗；舊時養在宮中，楊貴妃認做養女，十分得寵。此時重與太上皇相見，但形容已憔悴銷瘦得可憐。太上皇帶他回宮去，召舊日樂工奏凌波曲，令阿蠻再舞。可憐他腰肢已生硬了，又因病後無力，纔轉得幾個身，便又暈倒在地。太上皇親自去扶他起來，想起貴妃在日那種酣歌醉舞的情景，有如隔世，不禁相看落下淚來。阿蠻又從他纖瘦的臂兒上脫下一隻金粟裝臂環，呈與太上皇說：此環是娘娘在日賜與婢子的。太上皇見了金環，又禁不住哽咽着說道：此環是我祖太帝破高麗時，獲得二寶：一名紫金帶，一是金粟裝臂環。當時岐王獻龍池篇一文，朕即以金帶賜之；後貴妃進宮，又以此臂環賜貴妃。數年後高麗國王知此二寶已歸朕處，便遣使臣上書求賜還二寶；因高麗國失此二寶，國中風雨不調，人民災病。朕卽遣以紫金帶一事，此臂環則以妃子所愛，不還。汝今既得此，當寶愛之。朕今再見此物，回想當年妃子豐隆玉臂，幾經把握，不覺令人悲從中來！高力士在一傍，見太上皇悲不能已，便以目視阿蠻，令退；扶太上皇回宮安息去。太上皇憐阿蠻病弱，便傳諭給醫藥錢五

百兩，放回家中調養。過了幾天，高力士又覓得老伶工賀懷智進見。太上皇問：可有妃子舊事足使回憶？賀懷智奏稱：臣憶得上皇夏日，與親王在勤政樓下棋，傳臣至座前，獨彈琵琶。此時楊娘娘手抱康國，獨立案傍觀局。上皇數枰子將輸，娘娘即放獨子落棋盤上，亂之，使不分勝敗。上皇拍手笑樂。風吹娘娘圍巾，落於臣頭上，纏繞久之，始落地。臣歸家，覺滿屋香氣，發於頭巾。臣即藏巾於錦囊，此香味至今不散。太上皇問：錦囊何在？賀懷智即從腰間卸下錦囊，呈與上皇。上皇發囊，便覺奇香撲鼻。便嘆道：此妃子生前愛用之瑞龍腦香。妃子每入華清池浴時，必以此香洒於玉蓮朶上而坐之。一再洗濯，香氣不散。况此絲織潤膩之物，宜其經久不散也。太上皇在宮中所遇皆傷心事，所說皆傷心話，從此神情鬱鬱，常繞室閒步，口中微吟道：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高力士見太上皇哀傷入骨，怕有大患，那勤政樓有一飛橋，橋下橫跨市街，祇因宮禁森嚴，帝后親貴，從不至飛橋上觀覽的。此日天氣晴和，高力士欲使太上皇解愁散悶，便扶至橋上，推窗閒眺。那街市上的人民，從樓下走過，抬頭忽見飛橋上站着一位太上皇，大家不覺喜形於色，依戀橋下；人數愈聚愈多，竟把一條大街塞住了。那太上皇見人民如此愛戴，便

也含笑向衆人點頭示意。人民不禁跳躍着歡呼道：今日再得見我太平天子齊呼萬歲，歡聲動地。太上皇得人民如此擁戴，却不覺把滿腹憂愁忘去了。這時肅宗皇帝臥病在南內，朝廷大事，都有丞相李輔國專權。肅宗寵愛張皇后，李輔國諸事便稟承張皇后，內外通成一氣。這張皇后因太上皇在位之時，溺愛王皇后，至今懷恨在心，便時時在肅宗皇帝跟前說上皇如何偏心，又說如仙媛高力士陳元禮一班勾通上皇，密謀變亂。如今肅宗既已臥病，李輔國又大權在握，見太上皇深得民心，怕於自己有利；便乘肅宗病勢昏迷的時候，假造皇旨意，奉太上皇遷居西內，使與人民隔絕，祇選老弱內監三十餘人，隨太上皇遷居。移宮之日，李輔國全身披掛，率御林軍士一千人，個個提刀躍馬，在太上皇前後圍繞着；上皇馬蹄略緩了一些，那軍士們便大聲呼叱起來，慌得太上皇把手一繯繩失落，幾乎掉下馬來。虧得左右常侍上去扶住。高力士見此情形，不覺義憤填膺，急拍馬搶上前去，扶住上皇的轡頭，大聲喝道：上皇爲五十年太平天子，李輔國舊時家臣，何得無禮！幾句話說得李輔國滿面羞慚，不覺失落手中轡頭，忙滾身下了馬鞍，躬身站在一旁。高力士又代上皇傳諭問衆將士：各得好在否？一時千餘兵士，各各把刀納入鞘中，跳下馬來，拜舞在上皇馬前。



口稱：太上皇萬歲！高力士又喝令李輔國拉馬，李輔國便諾諾連聲，搶步上前，替太上皇拉住馬繮，直送到西內安息。太上皇俟李輔國退後，便握着高力士的手，流淚說道：今日非將軍在側，朕早死於李賊刀下矣！這李輔國，本名靜忠，原是宮中小太監；玄宗時候，當了一名閑廐，專一調養馬匹，面貌甚是醜陋，稍解得書算，事高力士二十餘年，荐與皇太子，得隨侍東宮。陳元禮殺楊國忠，李輔國原也同謀的；待太子在靈武卽位，愈得親信，拜爲行軍司馬，得肅宗皇帝信任，凡有四方章奏軍符禁寶，統交與輔國管理。輔國在肅宗前，能僞作小心，迎合意旨；胸中滿藏奸險，使人莫測。生平不食葷，時時赴佛寺禮拜，貌爲慈善，使人不疑。肅宗還京，愈見寵任，拜殿中監，開旣，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五百戶。凡朝中宰相百官欲見天子的，須先謁李輔國，纔得無阻礙。肅宗每下詔書，須得李輔國署名，方能通行。在宮中出入，有三百武士，披甲保衛，滿朝親貴，不敢呼名，祇呼爲五郎。李授爲丞相，拜輔國爲義父，稱做五父。此時太上皇初回大內，住興慶宮中；肅宗每日從夾道中來候，上皇起居，太上皇有時念及肅宗，亦至大明宮，父子笑談甚樂。有時帝與太上皇在中途相逢，肅宗命陳元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真

公主一班先朝舊臣，常待太上皇左右；又令梨園弟子，日奏聲樂。宮庭之內，常得享天倫之樂。李輔國雖說驕貴，但因自幼在高力士手下，高力士十分瞧他不起。在宮中相遇，高力士也不與之爲禮。因之李輔國含恨在心，每欲立一奇功，自立威望。因人民愛戴太上皇，他便乘機誣告，說陳元禮高力士如仙媛王承恩一班舊人，謀奉太上皇復位，矯旨遷太上皇入西內。當日李輔國受了高力士的羞辱，欲殺高力士的心更甚；第二日，又驕旨流王承恩至播州，流魏悅至溱州，流如仙媛至歸州，又欲流高力士至嶺南。高力士奉詔，便向太上皇痛哭叩別；太上皇大憤，卽下手諭與肅宗，請留高力士在左右聽給使。張皇后又怕太上皇見肅宗時有私心語言，便令萬安公主咸宜公主住上皇宮中視服膳，暗地裏却監察着太上皇與高力士二人的言語舉動。因之太上皇心中鬱鬱不樂，肅宗雖病愈，却聽信了張皇后和李輔國二人的言語，久不往朝上皇；父子之間，恩義隔絕。文武大臣俱上表請皇上朝見上皇，那表章俱被李輔國留置不發。時值五月五日，肅宗懷抱小公主在便殿，接見李唐，指小公主對李唐道：朕愛此女，故不忍釋手，卿勿怪也。李唐奏道：太上皇思見陛下，當亦如陛下之愛公主也！肅宗聽了此話，頓時天良發現，那淚珠奪眶而出，急從夾道去朝見太上皇，父

子執手痛哭。從此肅宗不時至西內定省，太上皇稍稍得安居。但所有天寶舊人，俱被李輔國驅逐得乾乾淨淨，獨留得高力士一人，年老龍鍾，早晚陪着上皇。時交秋令，太上皇每於黃昏入靜，聽窗外雨打梧桐，倍覺傷心；一粒冷幽幽的燈火，照着他君臣二人，萬分淒涼。太上皇問道：當年朕在劍閣聽雨，所製雨淋鈴曲，高力士可還記得麼？高力士忙答道：臣字字記在心中。太上皇便自吹玉笛，高力士依聲唱道：萬山蜀道，古棧岩峽；急雨催林杪，鐸鈴亂敲，似怨如愁，碎聒不了。響應空山魂暗消，一聲兒忽慢嬌，一聲兒忽緊搖；無限傷心事，被他鬪挑。寫入清商轉恨遙！太上皇聽高力士唱罷，不禁又長吁短嘆起來。高力士深怕上皇又鈎起愁腸傷心不已，便連連催道：夜已深了，請萬歲爺安寢罷。太上皇側耳聽時，宮牆外更鼓三敲，便站起身來，自有兩個老宮女扶着到御牀上去安睡。太上皇睡在枕上，還自言自語的說道：哎！今夜呵，知甚夢兒得到俺眼前來也！高力士便吩咐宮女萬歲爺睡了，姐姐們且去歇息兒來。待宮女退去，高力士便打開被兒，就御牀下睡了。太上皇在枕上纔說得一句話兒，便已沉沉睡去。恍惚間見兩個內侍在御牀前跪倒，高聲叫：萬歲爺請醒來！太上皇問：你二人是那裏來的？那內侍奏稱：奴婢奉楊娘娘之命，來請萬歲爺。上皇喜道：呀！原來楊娘

娘不會死！如今却在何處？內侍奏道：娘娘在馬嵬驛中，恭候聖駕。上皇道：朕爲妃子百般相思，誰知依舊在馬嵬驛中。你二人快領朕前去，連夜迎妃子回宮來便了！上皇正隨着二內侍行去，忽見一位將軍，騎馬執槍，向前來攔住，大聲喝道：陛下久已安居南內，因何事深夜微行，却到什麼地方去？請陛下快快回宮！上皇抬頭看時，認得那馬上將軍，便是陳元禮。不覺大怒，喝道：哇！陳元禮！你當日在馬嵬驛中，暗激軍士，逼死貴妃，罪不容誅！今日又特來犯駕麼？那陳元禮打恭奏道：陛下若不回宮，祇怕六軍又將生變。上皇又大聲喝道：哇！陳元禮！你明欺朕閒居退朝，無權殺你；內侍們，快把這亂臣賊子斬下首級來！一陣吆喝，那陳元禮却躲避不見了。祇見那荒亭冷驛，照在斜陽裏，却不見有人出入。上皇忙問內侍：已到馬嵬驛來，妃子却在何處？正問時，那驛亭也不見了，祇見眼見一片大水，怒潮澗湧，向岸上撲來；在大水中間，又湧出一頭怪物，豬首龍身，張牙舞爪撲來。上皇急倒退數步，祇喊得一聲：唬殺我也！高力士在睡夢中，被上皇喚醒，忙走近御牀去看時，上皇恰也從枕上醒來，問道：高力士，外邊什麼響？高力士奏稱：是梧桐上的雨聲。上皇在枕上回想夢境，便道：高力士，朕方纔夢見兩個內侍，說楊娘娘在馬嵬驛中，來請朕去；多應是妃子的精神未散，朕想昔時漢武

帝思念李夫人，有李少君爲之召魂相見，今日豈無其人？你待天明，可卽傳旨，令天下地方官爲朕，遍覓方士來，與楊娘娘招魂。高力士奉了上皇旨意，便去奏明肅宗皇帝。肅宗又下詔，令各處地方官，訪求道行高深的羽士，爲楊娘娘招魂。這聖旨傳遍天下，誰不希圖富貴？那班方士，便齊集都門，人人自稱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一一召見，命招楊娘娘的魂魄。誰知那班方士，本領都不高強，祇能在地府中搜索，却不見有楊娘娘的魂魄。最後有一位道士，自蜀中奉詔來至京師，自稱能升天入地，訪求魂魄。上皇在便殿中召見，這道士自稱名楊通幽，便向上皇求一淨室，楊道士一人坐室中，焚香閉目，一靈出竅，先在地下搜索不得，第二天便游神至天界尋覓，亦不可得；第三天，却傍求四方上下東極，渡大海跨蓬島，忽見東南最高峯上，有紅樓隱約；楊道士便凝神聚氣，飄然下降，站身在紅樓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在前文李壽窮途救孤寡，而娟娟此豸，亦復含情默默；讀者意料其將來必成眷屬矣，不料今有李龜年爲月老之任，而使宮姬匹此雅士。卿歌儂和，閨房之間，傳盡千古韻事，結來天衣無縫！

人皆惜楊妃，而吾獨憐梅妃；梅妃秉絕世之姿，而生不逢辰，既奪寵於前，而又遭慘死於後。其不與楊妃爭寵，正是其幽貞處。卽論容貌，梅妃亦以纖麗勝。如楊妃者，徒以淫豔怙寵，既不貞於壽王，復不貞於玄宗，於品格實無所取！

上皇末路，靡復可憐，甚矣人之不可失勢也！然肅宗非不孝之子，徒爲羣小所蒙，而失此天倫之美；爲人子者，其知慎乎？

### 第七十二回 會亡妃玄宗宴駕 愛良娣肅帝懼內

楊道士的精魂，站在蓬島紅樓前，迎面一座大穹門，便放大膽挨身走進門去。漸漸走近西廂，祇見一洞戶東向，雙扉緊閉，洞上橫額，寫着玉妃太真院五字。楊道士拔下髻上簪子來，輕輕的叩着洞門，那門閉的開了。楊道士看時，見是一個童女，梳着雙鬟，面貌長得十分秀美；見了楊道士，十分怕羞。不待楊道士開口，便低鬟含笑而入。接着，又出來了一個碧衣女侍，開口問楊道士：仙客從何處來？扣門何事？楊道士自稱爲大唐太上皇使臣，來尋覓楊娘娘精魂。那碧衣侍女聽了，躊躇半晌，答道：此處並無楊娘娘，祇有玉妃，現方晝寢；俟妃子醒來稟明，再行奉請。楊道士諾諾連聲，祇得在

洞門外靜靜的候着。直到夕陽西下，祇見方纔那碧衣侍女出來，祇說得一聲：「玉妃召大唐使臣進見。」楊道士不敢怠慢，祇躬身短步，隨在侍女身後走去。經過幾處瓊樓玉宇，來在一座寢宮庭下。侍女喚聲：「站住！」楊道士屏息低頭，祇聽得殿上嚶嚶鶯鶯聲。傳問：「上皇安否？」楊道士在上皇宮中，原見過楊貴妃畫像的。至此，他微微抬頭，見繡幕啓處，上面坐着一位，竟是楊娘娘。看他雲裳霞帔，羽扇寶蓋，儀態萬方。左右兩行侍女待立着，傳下玉妃的話來。楊道士忙叩首奏說：「上皇相思甚苦，特遣方外微臣，來求娘娘精魂相見。」玉妃聽了，微微嘆息道：「上皇宜自保養，便令一絳衣侍女，去取出金釵一股，鈿盒一個；玉妃親手將釵盒折作二份，以一份交與楊道士，令拿去覆命，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此物，證舊好也。」楊道士得釵鈿，將要起身告辭，忽念此釵鈿恐不足取信於上皇，便求玉妃，須有當時一事爲他人所不得知者，藉以覆命。玉妃聽奏，低頭思索了一回，便徐徐言曰：「憶昔天寶十年，待萬歲避暑驪山宮，新秋七月，在織女牽牛雙屋相見之夜，上皇憑肩指說牛女故事，心有所感，便雙拜倒，密密相誓，願生生世世，結爲夫婦。誓畢，吾與上皇執手相看，嗚咽不勝。此事獨上皇知之耳，吾今爲此一念，又不得久居於此，當墜塵劫，再與上皇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可得再見，好合如舊。」

日也。今汝以此言覆上皇，當能使上皇安慰；且爲我寄語太上皇，亦不久於人世，幸當自愛，勿自苦也。楊道士聽畢，再拜叩首而出。急睜眼看時，身存淨室，摸懷袖中，得斷釵半盒，便去獻與上皇。又把玉妃傳言，說個備細。上皇悲道：「朕此生竟無與妃子一面之緣乎！」楊道士卽奏：「臣尙有小技，可使陛下慰情。」便向高力士索黃絹一軸，自出袖中筆墨，誦咒呵氣，彷彿畫一女人像形，如羽士畫符，祇略具人形而已。次日，請上皇齋戒沐浴，入淨室，對黃絹坐定，凝神一志，默想平日妃子形態，三日夜不休。楊道士滅燭請上皇，再向黃絹詳視，乃真貴妃面貌也。上皇連呼妃子，不覺大喜。楊道士奏稱：尙未也，便請備五色帳，設壇室中，虔誠供養；又另覓十五六歲聰慧端正的女兒，共二十四人，在室中曼聲唱子建步虛詞。楊道士亦在室中禹步誦咒，連焚符籙，又吸烟直呵像上，又命二十四女兒，一如法向像上呵烟；至黃昏人定時，楊道士與二十四女兒一齊退出，請上皇秉燭獨進帳中去。上皇手中所執之燭，是楊道士用五色石名銜遙者研成細末，與諸藥相和，製成一燭，外畫五色花，稱做還形燭。上皇執還形燭，進帳見楊貴妃，宛然睡在帳中。上皇低聲呼之，貴妃以手拭淚道：「陛下以天下之主，尙不能庇一弱女子，有何面目再相見乎！」沉香亭下七夕之誓，陛下豈忘之乎？」上皇聽貴



妃聲聲悲咽，亦不覺淒然淚下，便再三撫慰。說馬嵬之變，是出於不料。兩人唧唧嚶嚶，曲盡綢繆；貴妃又脫臂上玉環，爲上皇納臂上。正憐愛時，忽聽晨雞遠唱，楊道士推門入內，高聲奏稱：天曉宜別矣！枕上貴妃忽已不見，上皇亦如夢初醒，急起身出帳，見臂上玉環宛然。從此上皇心大澈悟，移居大內甘露殿，習避穀練氣之法。張皇后進櫻桃蔗漿，上皇不食，終日祇玩一紫玉笛，閒吹數聲，使有雙鶴飛下庭心，徘徊不去；一日，上皇對侍兒宮愛說道：吾奉上帝之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去可會妃子矣！便命扶入帳中，首纔着枕，便已崩矣。一時肅宗皇帝與張皇后齊來哭臨，就中祇謝阿蠻哭之最哀。玄宗一生多情，寵愛楊妃，豔傳千古；後有詩人白香山，製長恨歌一首，歷敘玄宗與貴妃一生事跡，傳誦人口。那歌辭道：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游夜轉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裝成

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綦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旄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成眠。沉沉鐘漏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徧；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

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鹿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盒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盒一扇，釵擘黃金盒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玄宗臨死的時候，舉目四望，却不見那高力士，使長嘆一聲而逝。這高力士，因李輔國嚙恨入骨，賴有上皇庇護，得居西內，陪侍上皇。待玄宗病危，李輔國又矯肅宗皇帝旨意，將高力士流配至嶺南。高力士奉皇帝詔，便哭拜道：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上皇顏色，雖死不恨！李輔國不許，即令武士扶掖出宮去，縲紲上道。直至寶應元年赦罪還朝，見上皇遺詔，向北拜哭道：大行升遐，

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吐血斗餘，一慟而絕。時年七十九歲，死之日，來廷坊佛祠與雷坊道十祠爲之擊鐘祈禱，早降西天。此二祠，原是高力士生前所造。當時高力士威勢極盛，拜驍騎將軍封渤海郡公時，建成兩祠；祠中有珍樓寶屋，所藏珍寶，雖國庫亦不能及。又在祠門外建一大鐘樓，樓成，高力士大宴公卿，諸貴親欲得高公公歡心，每一扣鐘，便納禮錢十萬，多有一人二十扣者，亦有十扣者；高力士一時又得錢千數百萬。玄宗明知力士之貪，但因其忠心於帝，亦容忍之。當時太子瑛被廢，武惠妃正得寵；李林甫專權，有擁立壽王之意。玄宗因肅宗年長，思立之而意未決，心中鬱鬱不安，眠食俱廢。高力士進諫道：「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玄宗嘆道：「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高力士道：「豈因太子未定耶？」推長而立，其誰敢爭執？玄宗聞高力士之言，便決定立肅宗爲太子。後天寶中，邊將爭功，玄宗常自解道：「朕春秋高，朝廷細事付宰相，蕃夷不靖，付將軍，甯不暇耶？」高力士奏對道：「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強悍，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高力士意言安祿山將謀反也。自高力士死後，李輔國更是橫行無忌；在李輔國前，尙有一宦官，名程元振的。時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平大難，立太子爲代宗，拜元振爲右監門衛將。

軍，知內侍省事，再遷爲驍騎大將軍，封邪國公，統領禁兵，權震天下，勢在輔國上，而性兇橫又過之，軍中呼爲十郎。其時吐蕃兵勢甚急，攻城陷地，京師危迫，因元振勢壓諸將，雖元振假大子命集天下兵，無一人肯奔命者。吐蕃兵直撲便橋，肅宗倉皇避居陝地，京師又陷於賊。搶劫府庫，焚殺人民，城郭爲墟。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伋上書痛斥元振，表章上道。犬戎以數萬人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邪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車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雖叛，雖一魚朝只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臥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由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只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具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卽募士

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惑未悛耶？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肅宗讀疏，使下詔，盡奪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四方兵皆予，殺退吐蕃兵，奉肅宗回京師，重整宮殿，再立社稷。此時元振從三原喬裝作婦女模樣，渾入京師，投司農卿陳景詮家謀反；被御史省探得踪跡，捕元振與景詮二人，交刑部審服，長流元振至涿州，降景詮爲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地方病死。又有魚朝恩，亦爲宮中最有權力的宦官，史思明攻打洛陽時，魚朝恩統領神策兵，屯陝中洛陽陷落，思明長驅至硤石，使子朝義爲游軍。肅宗集勇武軍十萬，沿渭河而東，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京師平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專領神策軍，賞賜不絕；朝恩恃功而驕，在朝無所忌憚。時郭子儀功蓋天下，朝恩心懷妬忌，因相州之敗，使力爲譏謔。肅宗雖不聽其語，但因此罷子儀兵柄。吐蕃攻破京師，朝恩有勤皇之功，便欲挾天子遷都洛陽，籍避戎狄；文武百官，正排列滿朝的時候，魚朝恩率領武士十餘人，各執兵器，當殿高聲道：虜數犯京師，夫子欲避兵洛陽，諸文武云何？宰相未對，有夫子近臣抗聲對道：中官反耶？今屯兵足以捍賊，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低頭無語，而郭子儀亦出班奏稱不可。自此肅宗漸有

不信朝恩之意，而宦官李輔國的威勢，更甚於朝恩。李輔國矯旨，遷上皇於西內，并流陳元禮、高力士諸人，而權勢愈大。又能結好張皇后，肅宗畏懼張后，便也畏懼輔國。肅宗有子十四人，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孫宮人生皇子係，張貴妃生皇子倓，王妃生皇子佖，陳婕妤生皇子僅，章妃生皇子闡，張美人生皇子挺，後宮生皇子榮，裴昭儀生皇子橫，段婕妤生皇子倕，崔妃生皇子偲，張皇后生皇子侶，後宮人生皇子僖，在玄宗末年，所有肅宗之子，俱封王爵。當時係封南陽郡王，至德二年，進封趙王，與彭王、兗王、涇王、鄆王、杞王、召王、興王、定王、九王同封。乾元二年，九節度兵在河北大敗，朝廷震動，使用李光弼代郭子儀統兵。光弼求賢王爲軍中主帥，肅宗下詔，以趙王係充天下兵馬元帥，而以光弼副之。事定回京，皇帝有疾，皇太子監國。張皇后與宦官李輔國有讎怨，密召太子入內，對太子道：輔執掌禁兵，用事已久，四方詔旨，皆出其口，矯天子旨，逼遷聖皇，天下側目。平日心常快快，忌我與汝。又程元振陰結黃門，圖謀不軌，若棄而不誅，禍在肩隄矣！太子聞之，泣曰：此二人者，皆陛下勳舊，今上體不裕，重以此事，得無震驚乎？請出外徐議之。張后嘆曰：此子難與共事！便召皇子係入內，問：汝能行殺元振之事乎？係允諾。係退，卽選勇士二百人，披甲執刃，伏於長生殿。

竟矯帝命，召太子入宮。元振已探得張后計謀，走告輔國，便勒兵在凌霄門迎接太子以難告。太子道：「皇上病危，吾豈可畏死不入乎？」元振諫道：「入則及禍，乃以兵護送太子入飛龍殿，勒兵夜入三殿，捕皇子係，及恆俊等百餘人下獄，又囚張后於別殿，輔國暗遣刺客，夜入宮禁，殺張后及皇子係。後肅宗病愈，而張良娣之寵愈甚，外與輔國結納，欺壓皇帝。肅宗爲太子時，與章敬皇后吳氏恩情甚深，生代宗皇帝，後玄宗亦重視之。肅宗未及登位，而吳氏已短命死，年僅十八歲，惟張良娣隨侍肅宗最久，張氏之祖母，原爲竇昭成皇后之妹。玄宗幼年喪母，在姨家撫養，視張氏祖母，有如己母。竇氏亦鞠愛倍至，玄宗即位，封竇氏爲鄧國夫人，甚得玄宗親信。生五子：長子去惑，次子去疑，三子去奢，四子去逸，五子去盈，皆爲大官。去盈尙常芬公主，爲駙馬，去逸生張良娣，肅宗爲忠王時，娶韋元姪女爲孺人，後立爲太子，卽以孺人爲妃。張氏爲良娣，韋妃之兄，名堅，被李林甫陷害死。太子大懼，請與韋妃絕義，韋妃毀去衣裳，貶入冷宮。安祿山反，韋妃落於賊手，此時惟張良娣得專侍太子。張氏性聰慧，而口能辯，又機警能迎合旨。玄宗避兵西去，良娣隨肅宗渡渭河，百姓攔跪道傍，請留太子守長安。太子不聽，張良娣再三勸諫太子，以天下爲重，肅宗沒奈何，便折向北行，止於靈武。良



娣日待左右，每夜寢，良娣必居前室。肅宗與語道：前室非婦人所宜，且暮夜可虞，汝宜在後。張良娣對道：天下方多事，倘有不測，妾願以一身當賊，殿下可從容從帳後避難，甯可禍妾，不可及殿下。因此肅宗寵愛良娣愈深。住靈武不久，便產一子，纔閱三月，即起爲戰士縫衣。肅宗戒以產後須節勞，良娣答道：今日不應自養，殿下當爲國家計，毋專爲妾憂。如張良娣這般靈心慧舌，那得不動人憐愛？更以良娣姿色美麗絕世，肅宗此時與良娣患難相依，倍覺恩愛。後玄宗傳位與肅宗，聞良娣之賢，便賜以七寶雕鞍。良娣以上皇所賜，不覺大喜。滿朝中祇一李泌，是真正忠臣。一日，入見肅宗，見良娣七寶雕鞍，即進奏道：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應乘此，請撤除鞍上珠玉，付庫吏收藏，留賞有功之人。肅宗此時正倚重李泌，有所陳奏，無不聽從。祇張良娣因奪了他寶鞍，心中十分不快，時靈快快之色。肅宗無可解慰，便與良娣飲博爲歡。從此張良娣在宮中飲博成了習慣，後移駕彭原，日夕縱博，聲達戶外。所有四方奏報，多致停頓。李泌在元帥府中，與行宮祇隔一牆，每夕聞良娣嬌聲呼叱，便又入宮切諫。肅宗一面怕受李泌勸諍，一面又怕失了張良娣的歡心，使柶木蘭令乾，製成骰子，擲時毫無聲息。雖每日賭博，而外間却毫無知覺。李泌也便不去煩擾了。後肅宗

欲得良娣的歡心，思立良娣爲后，便與李泌商議道：良娣祖母，與朕祖母爲姊妹行，上皇亦頗愛良娣；朕欲使良娣正位中宮，卿意如何？李泌奏對道：陛下在靈武時，因羣臣勸進，以天下爲念，踐登大位，并非爲一身一家計也；若冊后事，宜當親承上皇大命，方爲合禮。肅宗聽了李泌一番言語，暫止了立后之念。張良娣竭力侍奉皇帝，一番若心，滿望肅宗寵愛，早定后位，偏偏不做美的李泌，被他三言兩語，一天好事，化爲雲烟，良娣心中，恨不能拔去眼中之釘。平日在肅宗跟前，常有怨恨李泌之言；所幸肅宗信李泌甚深，君臣之間，毫無嫌隙。這李泌在玄宗時候，早已得皇帝信用。當時李泌纔得八歲，祇因玄宗深喜佛老之學，開元十六年，召天下能言佛老孔子之道者，入禁中互相答難。此時有一童子，名員俶者，年祇九歲，便朝見天子，能言善辯；座中博學年長的文臣，俱被他屈服。玄宗大異之，贊嘆道：世豈有如此聰明之童子耶？員俶奏稱：臣有舅氏子名李泌者，年少臣一歲，而敏慧則勝臣十倍。玄宗不信，卽下詔徵召李泌。時玄宗正與燕國公張說奕棋，卽令張說試其能否。張說便令李泌說方圓動靜，李泌道：請聞其說。張說便指案上棋局道：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立刻答道：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張說離席賀道：得此奇童，陛下之

福也！玄宗亦大喜道：此子精神大於身體，便賜以綵帛黃金，放之回家，詔其家人善視養之。當時宰相張九齡與嚴挺之肅誠均友善，挺之恨肅誠奸佞，勸九齡謝絕肅誠，九齡不能決。李泌問之，九齡道：嚴太苦勁，肅軟美可喜。泌大聲道：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耶？九齡大驚，急改容稱謝。呼李泌爲小友，泌漸年長，喜讀易，常游嵩山華山及終南山間，訪求神仙不死之術。天寶年間，又被召入朝，請復明堂九鼎。玄宗與講老子有法，拜爲待詔翰林，供奉東宮。皇太子與之甚厚，常與肅宗賦詩，譏諷楊國忠安祿山國忠矯皇帝命，革斥李泌官職。後肅宗卽位靈武，又令人物色求訪，李泌自來謁見時，陳說天下成敗之理。肅宗欲授以官，李泌力辭，願從皇帝爲客，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軍中指肅宗，謂衣黃色衣者爲聖人，衣白色衣者爲山人。肅宗聞之，便賜李泌衣紫色衣，拜爲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從此言聽計從，天下大治。當時皇子俊，英俊有才，肅宗欲使之統兵爲元帥。李泌諫道：建甯王倓，素稱英毅，不愧將才；但廣平王是兄，而建甯王是弟，他日建甯立功而使廣平爲吳太伯矣！肅宗道：廣平原是長子，名義自在，豈必以元帥爲重。泌又道：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皆在元帥；若建甯大功得成，陛下雖無意立爲太子，而建甯左右之臣，豈肯袖手不一爭。

乎？太宗卜皇已有明徵，請陛下三思。肅宗大悟。時建寧王在牖下，李泌退出時，建寧王卽迎謝之，謂保全我兄弟之情，先生之功也！李泌却步道：泌祇知爲國，不知植黨，王不必疑泌，亦不必謝泌，但始終能孝友，便是國家之福矣！次日，肅宗果下詔，拜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統率諸將東征。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宗之悼念貴妃，完全是老夫愛少妻之意；在貴妃馬嵬之死，固迫於勢力，卽七夕之誓，亦迫於勢力。在貴妃本意，初無情愛之可言。蓋楊妃離其少年俊美之壽王而來，伴此塊然一老，其不能發生愛情，亦人情之自然。貴妃而苟有愛情於玄宗者，則祿山之醋風潮，亦可以不起，而自身亦不至有馬嵬之變矣。故道士追魂，完全爲玄宗片面之情，其情亦大可憐矣！

白樂天長恨一歌，傳誦婦豎，其迨以人傳，非以文傳也。歌詞前半篇太促，而後半篇太冗，詞句既病堆砌，而章法亦少凝練。此長恨歌之所以長也！

肅宗被制於悍后，既負罪於上皇，復見弄於羣小，想見懦夫菟茸之狀，可恨亦復堪憐。所幸肅宗在位不久，彼張皇后者，根蒂未固，不至影響於大局，不然者，其不爲武氏之續也幾希矣！

第七十三回 玉美人引出眞美人 假夫妻配成怨夫妻

李泌在朝，盡心輔助肅宗，平定天下，守復兩京，迎回上皇。待上皇去世，肅宗內寵張良娣，外溺李輔國。李泌知不可留，一日肅宗留泌在宮中宴飲，同榻寢宿。泌乘間求退，略謂：臣已略報聖恩，今請許作閑人。肅宗道：朕與先生同患難，當與先生共安樂，奈何思去耶？李泌答道：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亦大奇。有此五忌，是以不復可留也。肅宗見李泌說話甚是堅決，心中却甚是捨不得，但却也是無法挽留，祇是默然不語，忍不有流下淚來。李泌見肅宗如此情重，心中十分以動，忙爬下地去叩着頭道：陛下天高地厚之恩，臣終身不言去矣！肅宗上去，把李泌扶起，君臣二人握住手不笑。從此李泌又早晚在宮中。肅宗在東宮的時候，常被李林甫欺壓，便是吳妃也，因害怕林甫的威權，憂懼而死。如今肅宗奪位，李林甫雖死已多年，但皇帝一口怨恨之氣，終不會出得。便欲去掘開李林甫的坟墓，燒他的屍骨。李泌勸道：陛下身為天子而不忘宿怨，未免示人以不廣。肅宗滿面怒色道：李林甫之往事，卿豈忘之耶？李泌答道：臣意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壽數已高，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修舊怨，將內慚不樂，萬一有所

傷感，因而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肅宗恍然大悟，去抱住李泌的頸子，淚如雨下。連連說道：朕不如卿也！此時史思明擾亂東南，其勢甚大，肅宗甚是憂慮。問李泌：何日能盡滅賊寇？李泌對道：賊掠得金帛子女，盡送至范陽；是有苟得之心，豈能取中國耶？唐人爲所用者，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臣意不出二年，盡滅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患；今當下詔，使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斃。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繫之；徐命建甯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肅宗，便依着李泌的計策行去，果然步步得手；後來收復兩京，肅宗意欲退回東宮，還政上皇，以盡子道。李泌又勸道：陛下必欲還政，則上皇不來矣！人臣尙七十而欲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肅宗問道：然則如何可以兩全？李泌奏道：臣自有辦法，便退出宮去，與羣臣擬就皇帝奏上皇一稿，言天子思戀上皇，欲盡人子定省之義，請上皇速返駕，以就孝養。太上皇初

得奏，便答諭道：「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以終，不復東矣！」肅宗見諭，甚是憂慮。李泌又爲再三上奏，太上皇始大喜，對高力士道：「吾今方得爲天子父，便回鑾至大內，李泌時時勸肅宗須孝養上皇。但是朝中有了這位李泌，使肅宗言聽計從，使李輔國這班奸臣，心中老大的不快活；他們打聽得肅宗皇帝是寵愛張良娣的，便拿了許多金銀財帛去孝敬着良娣，又在背地裏極力說李泌的壞話。良娣立自己的兒子做太子，時時在肅宗皇帝耳根邊絮聒。肅宗此時因寵愛張良娣，一變而爲懼怕張良娣了。他不敢說自己不許，祇推說是李泌一班大臣，甚是忠心於現在的太子；現在的太子在外面，頗立了戰功，若無故廢立太子，怕大臣們要不答應的。張良娣聽了這個話，把一肚子怨氣，齊噴在李泌身上，便私地裏勾結了在朝的一班奸臣，日夜以攻擊李泌爲事，並且派刺客，在半夜裏闖進李泌的臥室中去行刺。恰巧被李泌府中的差弁捉住了，審問出來，知是李輔國派遣來的刺客。當時朝廷中有一班忠義大臣，都替李泌抱不平，要去奏明皇上，祇是李泌不肯說。此事還關礙着張良娣，俺們也得投鼠忌器，把這件事兒無形消滅了罷。」李泌便一面上奏章告老還鄉，一任肅宗皇帝再三挽留，李泌祇是求願歸隱衡山。肅宗皇帝沒奈何，祇有下詔給李泌三品祿，賜隱士服。

又發內帑三萬，替李泌去在衡山上建造園廡。李泌住在衡山，在屋子四周遍種着松樹、樛樹，把他屋子題名養和草堂。在衡山脚下，覓得一株如龍形的松樹，便使人送進京去，獻與肅宗。李輔國見李泌能識越告退，便漸漸的大權獨攬起來的。這時肅宗又立張良娣爲張皇后，張皇后仗着皇帝寵愛，又因與皇帝患難相從，覷着皇帝身弱多病，懶問朝政，他便在深宮中替皇帝代管國家大事。起初還是和皇上商量着行去，後來慢慢的獨斷獨行。肅宗一身多病，也懶得管事，一任皇后胡作妄爲去。這張皇后大權在握，便勾通了丞相李輔國，竟招權納賄的大弄起來。李輔國本是一個太監出身，因此祇有他一個人能自由在宮中出入；見了肅宗皇帝，又故意做出那副小心謹慎的模樣來。他見皇帝信佛，便也信佛，在宮中西苑地方，設着一個小佛堂，朝夕膜拜着；又終身不吃葷，見有殺害牲口的，他便做出那種不忍看的樣子來。肅宗皇帝拍着李輔國的肩頭，說道：「此是天下第一善人！」因此李輔國在背地裏所做陰險狠毒的事體，都被他瞞過。肅宗皇帝因多病，身弱，常在內宮坐臥；一班大臣，欲見天子的，須先孝敬李輔國些財帛，纔得傳見。當時有京兆尹元攢，應召入宮，便備得闔州溫玉雕成的美人一座，拿去孝敬李輔國。這溫玉原是希世之寶，任是大寒天氣，那玉



總是溫暖的；若得人早晚摩弄，或是抱着渥在被中，真是和人的肌膚一般溫暖。今拿他雕成美人兒模樣，天姿國色，可稱雙絕。李輔國得了，也是十分歡喜。便替他在皇帝跟前說着好話，從此元攪和李輔國二人，做了知己。元攪在家中備着盛大的酒筵，獨請李輔國赴席。元攪養着一班妓女，便傳喚在當筵歌舞侑酒；把個李輔國樂得手舞足蹈，忘了形骸。他雖是經過閹割了的一個太監，但也不能忘情於人慾。久聞得元攪的女兒，是一個絕世容貌，他便仗着自己的勢力，對元攪說道：「俺們通家至好，豈不可以出妻見子？」元攪也巴不得李輔國說這一句話，便親自進內院去叮囑，把女兒打扮出來，拜見李總監。他女兒名春英，不但是長得瓊姿玉貌，且也讀得滿腹詩書，頗懂得一些大義；那些富貴人家，慕春英小姐姿色的，都來求婚說配。春英小姐因他們都是執袴子弟，祇貪美色，不解情愛的，便一口回絕，說：「此身願老守閨中，長待父母。」因此那班王孫公子，都斷了念頭。如今聽父親說去拜見李總監，這是他家中從來沒有的事，心中十分詫異；轉念那李總監是一個閹割過的人，諒來也不致於有別的意思。當下便略略梳裝，隨着他母親出到外堂來。那李輔國正把酒灌得醺醺大醉，一見春英小姐青春美貌，早把他樂得心花怒放，也斜着兩道眼光，祇在春英小姐

鬢邊裙下打着旋兒。口中含含糊糊的說道：元太守！你那溫玉美人兒，爭如這朶解語花兒，使老夫動心也！一句話，說得春英小姐滿臉嬌羞，忙把翠袖兒障着面；乳娘扶着，退進後堂去。接着第二天，便有相國李揆到元擢府中來替李總監說媒，願娶元擢的女兒爲妻。在元夫人膝下，祇生有這個千嬌百媚的女兒，有多少富貴人家，前來求婚的，他都不曾答應。如今聽說李輔國是一個太監，又是比他女兒年紀大着一倍有餘，叫他如何捨得。無奈那元擢一時功名念切，好似豬油蒙了心，也不問夫人肯不肯，春英小姐願不願，便忍心把這美人兒的終身斷送了，滿口答應招李輔國做女婿。可憐這位春英小姐，也不知痛哭了幾次；那元夫人，也不知和他丈夫大鬧過幾次；但終是沒用，這粉妝玉琢的女孩兒，終於嫁了這年過半百的老太監。李輔國得春英小姐做妻子，他心中的快樂，自是不用說得。便先拿出私財二十萬，在興慶宮門外，蓋造起一座壯麗的新府第來，到了好日，李輔國要討春英小姐的好兒，先幾日上了一道奏本，親自捧進宮去，面求肅宗皇帝和張皇后，啓駕到新府第去吃一杯喜酒，光彩光彩。肅宗皇帝看在他一朝元老面上，那張皇后平日原和李輔國打通一氣的，豈有不答應之理。到是老太監娶妻房，京師地方，便當做一件笑話談論。那茶坊

酒肆，趙大王二，都講這件新聞。有的替春英小姐抱屈，說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裏！有的說：李輔國是一個太監，缺了那話兒，在洞房花燭夜，見了這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不知如何發付呢！這都是閒話，且不去提他。再說到了那春英小姐出閣的這一天，頓時哄動了全京城的百姓，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趕到興慶宮外看熱鬧。單說那文武百官，一隊一隊的擺着輿仗，到李府中來道賀的，從辰牌到午牌時分，那旗纛傘扇，密密層層的幾乎把李府門前一條大街擠破了。正熱鬧的時候，祇聽得噹噹喝道的聲音，接着幾下靜鞭，呼呼的響着；皇帝和皇后的鑾駕出來了，那道傍的百姓，便和山崩海啸一般，一齊跪倒在地，不住的磕着頭，誰也不敢抬頭。祇聽得滿街上靜悄悄的靴腳聲，夾着馬蹄聲，按部就班的走着；半晌半晌，那鑾輿去遠了，那百姓纔敢站起身來。那御爐中的香烟，還一陣一陣的撲進鼻管來，令人心醉。伸長了頸子望時，見前面黃旗舒展，彩蓋輝煌，還隱約可見。那李輔國正在府中招待同僚，十分忙碌；忽見門官接二連三的飛馬報來，說：萬歲和娘娘駕到！李輔國忙帶領衆文武官員，個個全身披掛，搶出府門外去，在兩傍俟次兒跪下接駕。帝后兩座鑾輿，直至中庭歇下；一班大臣，上去把肅宗皇帝從鑾輿中接出來。那張皇后的鳳駕，自有一班夫人命婦

上去攙扶。那百官都迴避過了，一班夫人圍繞着皇后，走進了內院，休息更衣，獻上茶菓。張皇后和衆夫人說笑了一回，那沐春園花廳上，已安排下筵席。內官進來，幾次請娘娘啓駕入席。衆夫人分兩行領着路，走到大花廳上，那李輔國早已打扮做新郎模樣，在階石傍跪倒接娘娘鳳駕。那張皇后和李輔國在宮中原朝夕見慣的，便笑對李輔國說道：「五郎！停一回新娘來時，俺替你求着萬歲主婚如何？」李輔國忙叩着頭，稱多謝娘娘洪恩！一邊起來，在前面領道，至正中一席。皇帝和皇后並肩兒坐下。李輔國站在一傍勸酒。階下細樂齊奏，肅宗笑對李輔國說道：「五郎！自便，留些精神對付新娘要緊！」一句話，說得四座大笑起來。張皇后趁肅宗高興，便把求皇帝主婚的話說了。肅宗十分高興，滿口答應。李輔國又跪了地去，謝過恩起來，退出廊下，陪衆同僚飲酒去了。這一天，肅宗皇帝十分有精神，罷宴出來，便和張皇后手拉手兒，在花園中間走散步；見一窪綠水，四周繞着白石欄杆，池面很大。左面靠着一座湖石假山，堆塚得十分玲瓏，沿山石種着琪樹瑤草；那右面却是一片草地，綠得可愛。肅宗自即位以來，身體常常害病，臥牀的時日多，游行的時日少；如今見了這一片草地，不覺精神煥發。一回頭，見廣平王跟隨在身後。肅宗一手去搭住廣平王的肩頭，父子二人在

草地上說說笑笑的走着。忽見遠遠的一對花鹿，站在樹林下面，伸長了頸子看人。張皇后在一傍說道：「做哥兒快射這鹿兒！」說着，早有內侍捧過弓箭來；廣平王接着，也不試力，也不描眼，便隨手一拉弓，聽的一聲，把一支箭射出去，接着那邊一聲長嘯，一頭鹿兒早着了一箭，倒在地上，四腳亂頓。肅宗皇帝看了，不覺哈哈大笑，一手撫着廣平王的肩頭，說道：「太上皇在日，常稱吾兒是英物，今果然不弱！」廣平王忙謝過了恩，奏道：「使臣他日得掌朝廷大權，殺奸臣如殺此鹿也！」肅宗聽了，忙搖着手說道：「吾兒莫妄言，恐招人忌。」正說着，見四個內侍，檣着一頭死鹿來；李輔國也笑吟吟的趕來，口中連稱賀千歲喜。廣平王見了這李輔國，便做出愛理不理的樣子來；張皇后在一傍看了，怕李輔國下不得臺，羞老弄成怒，便接着說道：「做哥兒，快謝過五郎送你的鹿！你倆還是乾兄弟呢，也得親近親近。」原來這李輔國弟兄五人，輔國最幼，他入宮的時候，善能趨承肅宗和張皇后的意旨；張皇后心中很愛李輔國，不好意思自己認他做乾兒子，便趁着在靈武兵馬慌亂的時候，李輔國也立了幾件功，張皇后便逼着肅宗認李輔國爲義子，從此張皇后便改口稱李輔國爲五郎，早晚在宮中出入，毫不避忌。滿朝的臣工見李輔國得了寵，恨不得個個去拜在他門下做一個乾兒子，藉

此也得一個奧援，祇是李輔國不肯收認。當朝祇有丞相李揆，在暗地裏不知孝敬了多少財帛，纔把一個李輔國巴結上，稱一聲五父。從此滿朝的官員，見了這李輔國，誰也不敢提名道姓，大家搶着也一般的喚着五父。那肅宗十二個王子，都跟着喚五哥兒。獨有這廣平王，不肯稱呼，一見李輔國，便喚一聲五郎。李輔國也明知廣平王和他捉對，但他平日在暗地裏窺探皇帝的意旨，大有立廣平王爲太子之意；因廣平王在玄宗太上皇諸孫中，原是一位長孫，平日頗得玄宗太上皇和肅宗皇帝的寵愛。在安祿山史思明反亂時候，廣平王又親率人馬，從房瑄郭子儀一班大將，斬關殺賊，屢立奇功。直至肅宗奉太上皇回至京城，在肅宗意欲拜廣平王爲兵馬元帥，廣平王再三辭謝，祇隨待父皇在宮中，早晚定省，十分孝敬。肅宗更是愛他，常與張皇后談及，有立廣平王爲太子之意。張皇后這時寵冠六宮，他生有二子，一名侶，一名侗。侶已封爲興王，在張皇后意思，欲立侶爲太子。這時李輔國與張皇后勾結，也十分嫌疑。廣平王兩人便在背地裏營私結黨，又指使丞相李揆在皇帝跟前說廣平王在外如何弄兵招權，誰知那肅宗皇帝寵任廣平王已到了十分，任你如何說法，皇帝總是不信。那廣平王却也機警，他見李丞相和他捉對，打聽得暗地裏有這李輔國從中

指使，便專一與李輔國爲難；他每見了李輔國，總是嚴辭厲聲的。任你張皇后和肅宗皇帝如何勸說，李大臣是國家股肱之臣，宜稍假以辭色；但這廣平王竟把個李輔國恨入骨髓，他二人不見面便罷，廣平王倘在宮中朝中見了李輔國的面，便要冷嘲熱罵，說得李輔國無地自容。如今冤家路狹，李輔國見廣平王射中了一隻花鹿，正要借着在皇帝跟前，說幾句話湊湊趣。不料這廣平王劈頭一句，便說道：小王他日若得掌朝廷生殺之權，殺奸臣亦如殺此鹿！一句話堵住了李輔國，開不得口。正下不得臺時候，忽見內侍一疊連聲的上來奏稱：新娘的花輿已到！張皇后便搶着道：待俺萬歲爺認過了義女，再行大禮。一句話，把個李輔國樂得忙磕頭謝恩。這裏內官宮女，簇擁着萬歲和娘娘，出臨大堂；一陣細樂，兩行宮燈，把一位新娘春英小姐引上堂來。見了萬歲和娘娘，兩個丫鬢忙扶他跪倒，又低低的在新娘耳邊說了。祇聽得春英小姐嬌聲奏稱：臣女叩見父皇萬歲，母后千歲！這幾個字，說得如鶯聲出谷，圓珠走盤，早把合堂賓客，聽得心頭不覺起了一陣憐愛，接着春英小姐便和李輔國行過夫婦交拜之禮，一個似好花含苞，一個似經霜殘柳，兩兩相對，實在委屈了這位春英小姐。一般的送入洞房，坐牀撤帳，行過合巹之禮；李輔國退出洞房來，向皇帝皇后叩

謝過主婚之恩。這時祇有四個丫鬟，伴着新娘坐在繡房中。忽見一位少年王爺，掀着簾兒闖進房來；那春英小姐忙站起身來迎接，這位王爺忙搖着手，說道：莫行客套！小王和新娘如今已是姊弟之分了，俺見姊姊今日受了委屈，特來看望看望。說着，便在春英小姐對面坐下來，細細的向春英小姐粉臉上端相了一回。忽然拍手道：如此美人兒，纔配做俺的姊姊呢！接着，又連連頓足太息道：可惜可惜！說着頭也不回的轉身退出房去了。這裏肅宗皇帝使下旨，拜李輔國爲兵部尙書、南省視事，又拜元擢爲梁州長史。春英小姐的弟兄，皆位至臺省。祇苦了這一個春英小姐，每日陪着這個無用的老太監，守着活寡。有時他母親到尙書府中去探望女兒，見沒人在跟前的時候，他母女二人總是抱頭痛哭一場。老夫人便把女兒接回娘家去住，不到三天，那李輔國便打發府中的使女，接二連三的來催逼着新夫人回府去。可憐那春英小姐，一聽說李輔國來催喚，便嚇得他朱唇失色，緊攬着他母親，口口聲聲說：不願回丈夫家去。每次必得元老夫人用好言勸慰一番，纔合着眼淚，坐上車兒，回府去。隔不到七八天，他又慌慌張張似逃災一般的回到母親家來，見了母親，祇有哭泣的分兒。元老夫人再三問：我兒心中有什麼苦楚，說與你母親知道。那春英小姐，祇把粉



臉兒羞得通紅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元老夫人看了，心中也覺詫異。兩老夫妻見沒人的時候，也常常談論女兒的事。元老夫人說：「一個女孩兒，嫁了一個不中用的丈夫，誤盡了他的終身，原也怨不得心中悲傷。祇是俺細心體會女兒的神情，每次回家來，慌慌張張的，每說起女婿，總是傷心到極處。他在女婿家中，不知怎樣的受着委屈。俺看他心中總有難言之隱，祇是他一個女孩兒，不好意思說罷了。元擢也說：像這李尙書，他是一個殘缺的人了，娶一房妻子，也祇是裝裝幌子，說不到閨房之樂；但俺女兒回家不上三天，如何李尙書便好似待不得了，急急的把俺女兒喚回去。照他們這樣親熱的情形，理應夫妻恩愛，却怎麼我那女兒又傷心到如此？他兩老夫婦猜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個道理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語云：國亂顯忠臣；不獨忠臣已也，卽賢人亦往往於亂世得之。如肅宗之得李泌，唐室垂絕之天下，賴以安定。然人君無大度能容，則將見此賢人者，棄暗投明，爲一朝之大患，而一姓之朝廷，亦隨之俱去矣。

愛美人之天性，彼閹宦雖肢體殘廢，而人性則未失；無怪乎李輔國一見美人，卽醜態畢露。李

輔國不足責，吾獨怪彼元擢者，徒爲一身利祿，至不屑致其生女一生於愁慘之中，是何人心也！

絕大風波，起於天末。廣平王之憐惜春英小姐，卽伏他日殺奸清政之根。天下事無私不公，代宗之殺李輔國，謂出於妬情，亦無不可。

### 第七十四回 箭貫玉箭注緣分 杯飲酒淚識恩情

這一晚，適值元擢在官衙中值宿，春英小姐回在母家，時時對他母親哭泣。元老夫人便拉他一被窩兒睡，母女二人在枕上談說心事。元老夫人無意中伸手去撫着春英小姐的粉臂，祇覺他滑膩的肌膚上，如魚鱗似的起了無數傷疤。頓覺詫異起來，忙問：「我的兒，你好好似玉雪一般的皮膚，怎的弄了許多傷疤？怎由得俺做母親的不痛心呢！」春英小姐見問，又不由得那眼淚撲簌簌的落在枕兒上。元老夫人不放心，忙霍地坐起身來，一手擎着燭臺，向春英小姐身上照看時，祇見他粉也似的肌膚上，青一塊紫一塊的渾身佈滿了傷疤。那頸頸子上，和兩條腿兒，更是傷得利害。再細細看時，盡是牙齒咬傷，指甲抓傷的痕跡。元老夫人用指尖兒撫按着，見春英小姐十分痛楚。元老夫

人心中萬分不忍，便一把摟住春英小姐的嬌軀，一聲兒一聲肉的喚着。又問：你怎麼弄成這許多傷疤？春英小姐到此時，也顧不得羞了，一邊抹着淚，嗚咽着說道：這都那老厭物給我弄成的傷！他也不想自己是個沒用的人了，還是每夜不饒人的，待睡上牀去，便逼着把上下衣脫去，山他抱着摟着，揉着搓着，抓着咬着，直纏擾到天明，不得安睡。便是在白天，也是不肯罷休；每日必得要弄出幾處傷疤來，纔罷手。任你喊着痛，哭着求着饒，他總得玩個盡興。春英小姐說一句，元老夫人便說一句：可憐！春英小姐說到傷心時候，便摟住他母親的肩頭，痛哭一陣，又低低的說道：他還不管人死活，拿着手指，儘把孩兒的下體弄壞了！元老夫人急解開春英小姐的下體來看時，祇見血跡模糊。元老夫人咬着牙不住的說：該死！該死！這老禽獸他險些要了我女兒的命去！這都是你父親老糊塗了，多少富貴公子來求親，却不肯，偏偏把我的寶貝葬送在這老禽獸手裏。如今我也不要性命了，明日定不送我兒回去，待那老禽獸來時，我和他拚命去。元老夫人說着，已氣得喘不過氣來。春英小姐急伸手替他母親拍着胸脯，一夜無話。第二天，元擢散值回家來，元老夫人便上去一把揪住他老爺的鬍子，哭着嚷着說：賠我女兒來！元擢一時摸不着頭路，一時性起，兩老夫婦，竟

是揪打起來。春英小姐在中間勸着父親，又拉着母親。正鬧得馬仰人翻的時候，那尙書府中又打發香輿來迎接主母。吃元老夫人一頓臭罵，又喝令把香輿打爛。那班隨從婢僕，見不是路，忙擁着空車兒回去，把這情形一長二短的上覆與李尙書知道。李輔國如何能省得他夫人的，便親自來元府卜接他新夫人回去。這元擢和春英小姐的弟兄們，一身祿位，都仗着李輔國的照拂，纔有今日；見李輔國親自勞駕，如何不趨奉，他父子幾人，便在外院擺筵席款待，裝着諂媚的樣子，討李輔國的好兒。李輔國一心祇在春英小姐身上，也無心多坐，一疊連聲的催春英小姐回府去。可憐這春英小姐，見了李輔國，好似見了山中的母大蟲，躲深閨中，不敢出來。元擢見女兒不肯跟李輔國回去，便趕進內院來，頓足大罵；春英小姐給他父親罵得十分氣苦，這元老夫人却也不弱，他見女兒被逼得無路可走，便上去扭住他老爺的衣帶厮打起來。元擢怕吃李輔國聽了，不雅，急轉身避到外院去；這元老夫人，竟趕出外院來，一手指着元擢，滿嘴罵着李輔國。說他禽獸，老厭物，淫惡之徒！又說：把我好好粉裝玉琢的女孩兒，滿身弄成紫一塊青一塊的，沒有好肉，李輔國聽了，一半惱怒，一半羞慚；自己也知道春英小姐受了委屈，當下也不說話，氣憤憤的起身回府去了。慌得

元攢父子三人，忙躬身送出大門。這李輔國每日和春英小姐，厮纏慣了，一連十多天不見春英小姐回來，祇把個李輔國急得坐立不安；他明知道春英小姐吃了他的虧，一時不肯回家來了，便想得一條討春英小姐好兒的法子。他進宮的時候，便在張娘娘跟前替春英小姐求彩地。他說：春英小姐承萬歲爺和娘娘的大恩，收他做女兒，那春英小姐便是當朝的公主了；堂堂公主下嫁，豈能不賜他一方彩邑？在姊妹中，也得光彩光彰。張娘娘原和李輔國相投的，巴不得他有這一句話，便去和肅宗皇帝說知。張皇后的話，肅宗皇帝沒有不依的。第二日，聖旨下來，便把京師西面二十里一座章城小地方，賜給春英小姐，做了彩邑。李輔國接了聖旨，便與斗斗的跑到元攢家中來，在春英小姐跟前獻殷勤。春英小姐原不肯回李家去，祇因為今聖旨下來，在面子上夫婦二人不能不雙雙的進宮去謝恩；便是元老夫人，也再三勸說，夫婦終究是夫婦，好孩兒跟着女婿回家去，委屈過幾天，再回母家來休養。又替他打了一條主意，說：你如今既做了當朝的公主，便可時時進宮去，朝見母后；一來借此可與娘娘親近，二來也避了這老厭物的磨折。一句話，提醒了春英小姐，便跟着李輔國回到府中，夫妻二人，按品大裝起來，一對印進官去謝恩。春英小姐長得美麗面貌，嫵娜

身裁，那張嘴又能話會話；進官去不到半天，把個張皇后說得情投意合，當夜便留他住在宮中，不  
放回去。李輔國冷清清一個人，退出宮來。這是皇后的主意，他又不好說什麼的，祇是一天一天的  
在家中守着。那春英小姐在宮中，早晚伴着娘娘，有說有笑；張皇后也很是歡喜他，索興替他在宮  
中收拾起一間臥房。在張娘娘的意思，李輔國是一個殘廢的人，原不用女人的，把他妻子長留在  
宮中，諒來也是不妨事的。這李輔國沒有春英小姐陪伴，心中說不出的寂寞；他自出娘胎，到這四  
十多歲，纔知道女人的妙處。眼前沒有春英小姐，便拿府中的丫鬢女僕出氣，每夜選幾個有姿色  
的女人，上牀去玩弄。那班女人真是遭殃，個個被他捉弄得死不了。李輔國的性格，真是奇怪，他  
越是見了肌膚白淨的女子，越是不肯饒他；不是拿口咬，便是拿爪抓，在這雪也似的皮肉上，淌出  
鮮紅的血來，他看了心中纔覺痛快。有時他性起，把那班美貌的樂妓，喚到房中來，剝得身上一絲  
不留，喝令家奴擎着皮鞭，儘力向白嫩的肌肉上抽去；一鞭一條血痕，打得皮開肉綻，個個把精赤  
的身體，縮做一堆，宛轉嬌啼。李輔國坐在一旁看了，不禁呵呵大笑，心中一痛快，便把金錠彩緞賞  
他們。這綢緞稱做遮羞緞，那金錠稱做養傷錢。李輔國在家中，如此淫惡胡鬧；消息傳進宮去，嚇得

那春英小姐，越法不敢回家去了。宮中的一班妃嬪，見春英小姐得張娘娘的歡心，這春英小姐做人又和氣有趣，大家便趕着他玩笑。春英小姐住在宮中，却也不寂寞。祇是一個年輕女子，遭了如此的身世，綺年玉貌，盡付與落花流水，聰明女子，沒有不善感的。春英小姐每當花前月下，幽悶無聊的時候，便不免洒幾點傷心之淚。那宮女們見春英小姐傷心，大家便上來圍着他，竭力解勸，又拉着他到御苑各處風景幽雅的地方去游玩解悶。春英小姐原是最愛花鳥的，他走到花叢深處，耳中祇聽得樹頭鳥鳴婉轉，便不覺信步走去，愈走愈遠，花枝愈密，祇把春英小姐一個身體裹住了。真是花影不離人左右，鳥聲莫辨耳東西。春英小姐正十分有趣的時候，忽聽得空中颼的一聲響，一枝金批箭，從樹外飛來，早射中在春英小姐的肩窩上，把個春英小姐痛得直沁心脾，早已支撐不住，啊唷一聲，暈倒在花下。後面那班宮女，各人祇貪着玩，誰也不會留心到春英小姐。停了半晌，祇見一個少年王爺，跳進花樹叢中來，找尋他的箭兒；一眼見一個絕色佳人，被他射倒在花下。再看時，已痛得暈絕過去了。這王爺也顧不得了，上去把春英小姐的嬌軀一把抱起，撲在懷裏，用力把那枝箭兒拔下來；祇聽得嚶的一聲，那春英小姐又痛醒過來。祇見自己的身軀，被一個少年

哥兒抱在懷裏；那少年正伸手替他在那裏解開衣襟來。春英小姐這一羞，把痛也忘了，急欲掙脫身子逃去，那王爺見他雪也似的肩窩上，那鮮紅的血，正和潮水一般的直淌出來。忙低低的對他說道：「姐姐莫動！他一時找不到東西，便喘的一聲，把自左手上一截嶄新的袍袖撕了下來，把他按住箭創，纔輕輕的替他掩上衣襟，放他站起身來。」春英小姐這時痛得實在站不住身子了，這王爺伸過一個臂兒來，掖住春英小姐，一面回過頭去，向樹林外高聲嚷道：「你們快來哇！喊了半天，祇見走來四五個宮女，見春英小姐血淌得過多，幾乎又要暈絕過去；這纔慌張起來，手忙腳亂的上去，把春英小姐的身體抱住。又趕着這王爺喚千歲爺，問李家公主是誰射傷了肩窩？那王爺一邊連連向春英小姐賠罪，一面又向衆宮女解說，自己在花叢外草地上練習騎射，不提防一支流箭，射壞了這位姐姐，叫俺心中如何過得去！說着，又再三囑咐宮女，好好的把這位姐姐扶回房去，好生請御醫調理養傷。春英小姐聽了宮女喚着千歲爺，纔知道他是一位太子；又聽太子滿口說着抱歉的話，他的神情，又和氣又多情。看他面貌，又長得俊秀，年紀也很輕，不覺把他看住了，肩窩上的痛也忘了。便是這位太子，抱過春英小姐的嬌軀，親過春英小姐的香澤，又見春英小姐長成這般



絕色，他如何不動情；見宮女扶着春英小姐去遠了，還是默默的望着，不肯離開。又看看自己撕斷的袍袖，不覺一種痴魂，又飛到春英小姐身邊去了。這位王爺，原久已看上了春英小姐的美色。你道他是誰？他便是從前的廣平王。這廣平王自從那天在李輔國家中見了這春英小姐，便替春英小姐抱屈；他當時情不自禁的，便對着新娘子說了幾句多情的話。從此以後，他時時想着春英小姐；祇因自己是一位王爺，那李輔國也是當朝第一個擅權的大臣。雖說自己和他作對，但越是作對，却越不使到李輔國家中去。但這李輔國自從那天在家中，碰了廣平王幾個釘子以後，暗暗的探聽皇帝的心意，他日免不了要立廣平王做太子的，他爲討好廣平王起見，便樂得做一個順水人情。便自己領頭兒，上了一道奏章，說廣平王豫，仁孝聖武，堪爲儲君。肅宗皇帝一身多病，看看自己的病又是一天深似一天，原也要立一位太子，早定人心；心中所慮的，祇怕內有張皇后，外有李輔國，他兩人都是一心一意要立王子詔爲太子的。恰巧不多幾天，那王子詔已一病去世，張皇后心中失了一個依靠；如今又見李輔上了這道奏章，便覺放心，立刻下旨，立廣平王豫爲太子。又爲父子親近起見，特令太子遷居內宮，以便太子晨昏定省。這位太子，果然純孝天成，與父皇時時臥

病在牀，使日夜在寢宮料理湯藥，衣不解帶，難得這幾天父皇病勢轉輕，他便偷空到御苑中練習騎射去。恰巧一支流箭，射中在春英小姐的肩窩上，這暗暗之中，似有天意。春英小姐中了這一箭，雖說是痛入骨髓，但他心中也覺得十分詫異，太子這一箭，爲何不射中在別的宮女身上，却巧射中在我身上？莫非我與太子有前緣嗎？因這個念頭，也使把痛也忘記了。御醫天天替他敷藥醫治，他病勢到危險的時候，渾身燒熱得厲害，昏昏沉沉的，祇見那太子站在自己面前，有時和他說笑着，有時竟上前來摟抱着他的身軀。春英小姐在睡夢中呻吟着，醒來睜眼一看，那裏有什麼太子，祇是幾個宮女站立在牀前伺候着。你們也不要笑春英小姐害了相思病兒，好好一個女孩兒，有名無實的嫁了一個太監做丈夫，葬送了他的終身；他年紀輕輕，如何耐得這淒涼？每當花月良辰，便不免有身世之感。他在平日，雖滿肚子傷感，却沒有一個人兒可以寄託他的痴情。如今見了這位年少貌美，又是多情多義的太子，叫他如何不想，況且他的想，也不全是落空的。他在這理想太子，太子也在那裏想他。這位太子，每日侍奉父皇的湯藥，偷空出來，便到春英小姐的房門口，偷偷的問着宮女：今天姐姐的病勢如何？宮女對他說病勢有起色，他使十分高興。若對他說病勢沉重，

便急得他雙眉緊鎖，不住的嘆氣。他每次來，手中總拿着花枝兒，問過了話以後，便把花枝兒交給宮女，叮囑他悄悄的拿進房去，供養在春英小姐牀前，給他看着玩。又再三囑咐宮女：若姐姐問時，千萬莫說是俺送來的。宮女問千歲爺爲什麼天天要送花來？那太子笑說道：你們有所不知，俺知道李家那位姐姐，是愛花的；他因貪在花樹下游玩，便吃了俺這一箭的虧。如今俺心中實在過意不去，又不便到姐姐牀前去親自對他說抱歉的話，祇得每天親自去採這花枝來，送與姐姐在病中玩賞，也是略略盡俺的心意。俺祇圖姐姐看了花枝兒歡喜，却不願姐姐知道是俺採來送他的，免得他心中多起一番不安。宮女聽了太子一番話，忍不住吃吃的笑着，接過花枝兒進去了。隔了幾天，太子打聽得李夫人的傷勢痊愈了，已在屋中起坐；他再也忍不住了，覷着宮中午後閒靜，原來肅宗皇帝，因身體衰弱，照例用過午膳以後，便須入睡片時，休養精神；合宮的人，上自妃嬪，下至宮女，都趁這時候，偷一刻懶，有回屋去午睡的，有找伴兒去閒談的。太子正在這時候，悄悄的走進李夫人房中來。那左右侍女，恰巧一個也不在跟前。太子一脚踏進房來，滿屋子靜悄悄的，祇覺得一陣甜膩膩的香氣，送入鼻管來，不由得心中跳動起來。一眼見屋子中間帳幔齊齊垂地，側耳一

聽，不覺有絲毫聲息。太子這時心中却躊躇起來，那兩脚踏進一步，又退了下來。正在惶惑的時候，忽聽一縷嬌脆的聲兒，從帳幔中度出來道：「好個損人也！」太子聽了，便得了主意，覷那鏡臺上有玉杯兒湯壺兒排列着，太子過去，倒了一杯茶湯，端在手中，一手揭起那帳幔，祇見李夫人斜倚着坐在牀沿上。看他雲髻蓬鬆，脂粉不施，儘祇着領子在那裏出神。太子挨身上前，放低了聲兒道：「夫人！飲一杯湯兒解解悶罷！」那李夫人正出神的時候，認是平時宮女送茶來，便也不抬起頭來，伸手去把太子手中的玉杯兒接過來；他也不飲，依舊是捧着茶杯出神兒。把個太子倒弄怔了，祇得屏息靜聲的站在一旁。偷眼看着李夫人的面龐，見他那面貌俊俏，自然嬌艷，說不出一肚子憐愛。他幾次要想上去握住李夫人的手，訴說衷腸，他祇是個不敢。忽然見李夫人的玉頸兒直垂到酥胸前，那一點一滴的情淚，正落在玉杯兒裏面；太子看了，萬分動情，他也顧不得了，一聳身，搶上前去，一屈膝跪倒在李夫人懷中。那李夫人見一個男子撲入懷中來，不覺大驚，一鬆手，把手中的玉杯直滾下地去，那茶汁倒得太子一身淋漓滴瀉的。虧得太子搶得快，把那玉杯兒搶在手中，見還有半杯茶汁留着，太子一仰頸子，把那半杯茶汁和李夫人的眼淚，一齊吃下肚去。把個李夫人羞得

急欲立起身來掙脫，誰知那兩隻纖手，早已被太子的兩手緊緊的握住不放，却休想掙得脫。看那太子時，抬着臉，軟貼在胸前，也斜着兩眼，祇是望着自己的臉。從來說的，自古嫦娥愛少年，況且這李夫人長着如花般的容貌，似錦般的流年，想着紅顏薄命，正多身世之感。如今這太子一番深情，已非一日，他在病中，也時時聽宮女背地裏說起太子每日在院門外間候，又每日送着花兒在屋中供養；人無木石，誰能無情？祇是自己已是有夫的羅敷，雖說遇人不淑，也祇得自安薄命。又在宮女跟前，不肯自失身價。因此雖有一言半語，落在耳中，却也裝做不知。但是一寸芳心，已把太子的一段痴情，深深嵌入。不料今日太子乘着室內無人的時候，竟是斬關直入，緊緊的伏在懷中，又做出那副可憐的樣子來。太子的面貌，又長得俊美；這李夫人便是要反抗，也不忍得反抗了。祇是默默的坐着不動，一任太子的兩手捧住他的纖手，不住的搓弄着。後來那太子漸漸的不老誠起來，竟摸索到身上來了。正在這時候，聽得廊下有一陣宮女的說笑聲兒，李夫人急推着太子，低聲勸他快出去。那太子却延挨着不肯，緊拉住李夫人的臂兒，要他答應那心事。李夫人沒奈何，祇得點點頭兒，又湊着太子的耳根，低低的叮囑了幾句，冷不防頭被太子在珠唇上親了一個吻去。這李

夫人在家中的時候，是一個何等幽嫻貞靜的閨房小姐；如今被太子接了吻去，他便一心向着太子。這太子依着李夫人的囑咐，捱到黃昏人靜的時候，扮作宮女模樣，偷偷的混在衆宮女隊中，挨進李夫人房去，如了他二人的心願。可憐這李夫人嫁了那殘廢的李輔國以後，幸得太子多情，直到今日，纔解得男女之好。一時他二人的迷戀着，真是如漆似膠。太子住在東宮，祇礙着妃嬪的眼，不能每日和李夫人歡會，心中正想不出個好主意來。太子有一個弟弟，名倓，現封建甯王，生性極是熱烈，和太子弟兄二人，却是情投意合，無話不說的。這建寧王眼看着張皇后和李輔國二人內外勾通，攪權行奸，心中久已不平；他常和太子說起父皇身傍，有二大害，不可不除。太子便再三勸慰他，說：此非人子所宜，望吾弟忍耐爲是。到這時候，建寧王又暗地裏打聽得張皇后和李輔國在背地裏設法要謀害太子，改立張皇后的親子，倘爲太子。這皇子，倘原是張皇后與肅宗皇帝在盛武時所生，不知怎的，這肅宗皇帝在諸位皇子中，獨鍾愛這個皇子。從來說的，母以子貴，那時張皇后是一位良娣，因生了這個兒子，便陞做皇后。張皇后的野心，一天大似一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世間有純潔之女，因遇人不淑，起身世之悲，而變爲極淫之婦者；此心理上之變化，在人情中尙爲可恕。如元擢之女，苟得郎才女貌，璧人雙合者；會見其靜好相守，終身不改矣。其不貞，父母害之也。

人世間竟有寡廉鮮恥之徒，以妻女供人淫樂，爲博功利之具者；如元擢者，不知凡幾。此固利祿薰心者之所爲，亦由於婦女無自立之才，坐失人格之所致。不然者，同一人類，婦女豈能等於財貨？

肅宗卽位靈武，迎還上皇，固遠大可期；而何以能定四海者，竟不能定闔內？坐使張皇后弄權納奸，玩帝王於股掌之上。蓋亦狃於夫婦之情，且體素衰弱，坐使大權傍落，迨后權已成，則亦無法救濟矣！

### 第七十五回 進忠言建甯王自盡 戀痴情李夫人喬裝

張皇后和李輔國內外勾通了，招權納賄的事體，也不知做了多少；叫這性情暴烈的建寧王，在一傍如何看得過。他幾次要去面奏父皇，每次都被太子攔阻住的。勸他說：事不干己，徒然招人怨恨。

建寧王勉強把性子按納下去，如今聽說他們要謀死太子，另立皇子召爲太子，他與太子手足之情甚厚，不由他不惱怒起來。怒氣沖沖的趕進宮來，打聽得父皇在御苑中向陽。肅宗身體一天衰弱似一天，每到冬令，太醫奏勸皇上每日須向陽一個時辰，得些天地之和氣；每遇肅宗皇帝在御花園中向陽，那張皇后總陪待在一傍。今日建寧王進宮來，見有張皇后坐在一傍，他上去依禮朝見了父皇，也不便說什麼。這張皇后是何等機警的人，他見建寧王滿面怒色，心知有異，便假託更衣，退出園來；一面便指使他的心腹，去躲在御苑走廊深處，偷聽他父子說話。誰知這建寧王是一個率直的人，竟不曾預料到此；他見張皇后退去了，便把張皇后如何與李輔國勾通，招權納賄，現在又如何密謀陷害太子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末後，他又懇懇切切的說道：陛下若再聽信婦人小子，那天下雖由陛下得之，亦將由陛下失之！其有何面目見祖宗於地下乎？幾句話說得肅宗皇帝不覺勃然大怒起來。況且張皇后和李輔國二人，每日不離肅宗左右，時進讒言；肅宗正親信張皇后和李輔國二人的時候，如何肯聽信建寧王的一番忠言？早已忍不住一盞連聲的喝罵：逆子有意離間骨肉！也不聽建寧王話說完，便喚內侍把建寧王逐出御花園去。建寧王懷了一



肚子冤屈，來見太子；弟兄二人一見面，便抱頭大哭了一場。太子勸住了建寧王的哭，建寧王便把方纔進諫父皇的話，和被父皇申斥的話說了。太子聽了，不覺大驚，說：「我的弟弟，你這事不是闖下禍來了嗎！」建寧王問：「怎見得這事闖了禍？」太子說道：「吾弟今天受父皇一番訓斥，却還是小事；祇怕父皇回宮去，對張皇后說了，再經張皇后一番讒言，又經李輔國一番搬弄，他二人見吾弟揭穿了他的奸謀，他們非置吾弟於死地不可。依愚兄之見，吾弟連晚速速逃命，逃出京城去，躲在民間，這是最妥的法兒。」建寧王聽了太子一番說話，細心一想，覺得自己的身體果然危險；但事已至此，懼怕也是無益，便慨然對太子說道：「從來說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如今依哥哥的話，人子獲罪於父，不得骨肉的原諒，便活在世上，也毫無趣味。俺便回家去候死罷了！」建寧王說罷，站起身來便走；這太子如何捨得，便上去一把拉住他，又苦苦的勸他出京去躲避幾時，再作道理。那建寧王祇是搖着頭，嗚咽着出去了。這裏太子究竟放心不下，便偷偷的來見李夫人；因為李夫人是張皇后親信的人，又是李輔國的妻子，自然不疑心他的。便和李夫人商量，求他到張皇后跟前，去探聽消息。這李夫人愛上了太子，豈有不願意的，當晚便假定省為由，去朝見皇后。那

皇后已由他派去偷聽說話的心腹人，把建寧王在皇帝跟前的說話偷聽來，統統告訴皇后。張皇后立刻去把李輔國宣進宮來，商量對付建寧王的法子。李輔國便勸張皇后在皇帝跟前，竭力進議，務要取了建寧王的性命纔罷。又勸皇后這機密事，既被建寧王在萬歲跟前說破了，俺們須索一不做二不休；趁此機會，便說是建寧王是太子指使他來離間骨肉的，便求萬歲爺廢去了太子，立皇子侶爲太子，這便是一勞永逸之計。張皇后認李夫人是自己的心腹，便把他和李輔國二人商量的話，仔仔細細的告訴他。李夫人聽說取建寧王的性命，却也不動心；後來聽說要廢去皇太子，不覺動了他的私情，十分慌張起來，便急急回自己院子去。那太子正躲在自己房中候着信，李夫人把探聽得來的話說了；那太子手足情深，聽說要廢去自己的位，却也不動心；祇聽說要取建寧王的性命，却便十分慌張起來。急欲打發一個人去建寧王府中報一個信，其時已是深夜，左右又沒人可以遣使；這一夜工夫，急得這位皇太子祇是在屋子中間打着旋兒。好不容易捱到天明，又怕打發別人去走漏了消息，便自己喬扮作內侍模樣，混出宮去；趕到建寧王府中，一脚踏進門去，祇聽得人聲鼎沸，趕進內院去一看，祇見闔府中男女都圍定了建寧王，齊聲哭喊着。大家

見太子進來了，祇得住了哭聲，讓太子擠進人叢中來。太子抬眼一看，祇見那建寧王直挺挺躺在逍遙椅上，滿臉鐵青，兩眼翻白。太子祇喚得一聲弟弟，撲上身去，抱頭大哭。可憐這建寧王，便在太子的一陣哭聲裏死去了！許多王妃姬妾，圍着屍身，大哭一場。哭罷了，太子問起情由。原來昨夜建寧王從宮中回府，便在自己書房裏，長吁短嘆，直到天明，還不見王爺回內院來。是王妃情急了，急急走進書房去一看，原來王爺早已服了毒，祇剩了一絲氣息，急傳府中大夫施救，已是來不及了。皇太子聽這情形十分淒慘，由不得又撲着建寧王的屍身哭了一場。還是王妃上去勸住，又勸太子快回宮去；祇因太子和建寧王手足情重，如今私自出宮來探望建寧王，給張皇后知道了，又要無事生風，在皇帝跟前搬弄許多閒話，於太子實在有大不利的地方。皇太子聽了衆妃嬪的勸，也祇得舍着一肚子悲哀，悄悄的回宮去。這裏建寧王死去，不上兩三個時辰，果然肅宗皇帝的聖旨下來，賜建寧王自盡，這原是張皇后在皇帝跟前進了讒言，纔有這骨肉間的慘禍。從此張皇后便派了幾個心腹宮婢，在東宮裏留心太子的舉動。李夫人得知了這個消息，又暗暗的去對太子說知，勸他平日在宮中一切言語舉動要謹慎些；便是兩下裏的私情，也須少來往爲是，免得破了

這風流案，把好事弄壞了。太子聽了李夫人的話，嚇得在宮中也不敢胡行，也不敢亂道。看看半年下來，甚是苦悶；便是那李輔國娶了這位李夫人，如今久住在宮中，夫妻不得親近，雖說家中不少婢妾姬妓，可以供他的玩弄，但如何趕得上李夫人這般美貌，這般白膩。愈是太監不講牀第之私的，愈是愛賞鑑美麗的女人，愈是不在淫慾上用工夫的，愈是玩得婦女利害。這一年多下來，李輔國合府中的婢妾，也被他玩弄得人人害怕，個個叫苦了。那李輔國也玩厭了，便又想起他宮中的這位夫人；在李夫人住在宮中的意思，一半也要避着李輔國玩弄他身體的災難，一半也是迷戀着太子的痴情。因此李輔國幾次進宮來接李夫人回府去，這李夫人總推着皇后不許，李輔國也沒得話說；後來李輔國在家中，實在想得這位夫人利害，便進宮去面求着張皇后，說要接李夫人回家去。張皇后很愛李夫人，留在宮中，早晚說笑着做着伴兒；因此也捨不得放他出宮去，又想李輔國是一個殘廢的身子，要夫人回家去無用，便又留住了他。李夫人已不得張皇后這一留，一來也免得遭災，二來也貪與太子多見幾回，後來李輔國再三懇求，張皇后答應留李夫人在宮中過了新年回去。這時候正是臘月裏，離新年是有限的日子，李夫人聽了皇后這句話，心中萬分

着急；忙悄悄的去與太子商量，兩人也想不出一條妙計來。恰巧這時候天下兵馬，副元帥郭子儀回朝，奏陳軍事。此番郭元帥殺賊立功，肅宗皇帝甚是歡喜，特在延曦殿賜見。郭子儀見過聖駕，奏報軍情，說如今大敵已除，惟有史思明孽子史朝義，負隅頑抗，請萬歲爺別遣知兵大臣，與臣協力共討之。肅宗甚是嘉許，便留郭子儀在殿上領宴；又大賜金帛，與隨征諸將。郭子儀領過了宴，謝恩出來，自有當朝一班文武大臣，替他接風洗塵；便是李輔國，也在府中擺下盛大的筵席，又用家妓歌舞勸酒。郭子儀四處應酬，忙了一天，回到行轅中，已是黃昏向盡，便在私室中休養一回，正朦朧欲睡，忽家院進來報稱：外面有一少年官員求見。郭子儀看這夜靜更深，那賓客來得十分突兀，忙問：可知來人名姓？問他夤夜求見有何事情？家院回說：那官員祇說有緊急公事，須與元帥商量。小八問他名姓，却不肯說；祇說你家元帥見了俺，自會認識的。郭子儀是一個正直的君子，便也不疑，立命傳見。待那少年官員走進屋子來一看，不覺把郭子儀駭了一跳；忙回頭喝退家院，上去拜見，口稱千歲。原來這位少年官員，正是當朝的東宮太子。這太子是輕易不出宮門的，如今半夜來此，必有機密事務。當時郭子儀便上去拉住太子的袍袖，一同進了後院幽密的所在，動問太子的來

意。那太子便把近日張皇后勾通李輔國謀廢太子的事體說了，又把建寧王被逼自盡的情形說了，便與郭子儀商量一條免禍之計。郭子儀聽到李輔國專權作惡的情形，也是切齒痛恨，聽到太子問他免禍之計，便低頭半晌。忽然得了一條妙計，說：今天小臣朝見聖上之時，奏稱賊勢猖獗，求皇上別遣知兵大臣，協力討賊；明日俺去朝見聖上，便把千歲保舉上去，求聖上立拜千歲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率各路人馬，前去討賊。這一來，千歲離了宮庭，也免了許多是非；二來千歲爺手握重兵在外，那張皇后和李輔國也有個懼憚，不敢起謀廢之念。太子聽了，也不覺大喜，連說妙計，妙計！當夜辭退出來，悄悄的回宮去；第二天，郭子儀上朝，便把請太子親自統兵討賊，拜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的話，奏明聖上。肅宗皇帝這幾天聽張皇后在耳根上儘說太子不好之處，如今聽了郭子儀的話，樂得借一件事打發太子出去，免得宮庭之中，多鬧意見；當下便准了郭子儀的奏章，立刻下旨，拜太子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與副元帥郭子儀統率六路大兵，征討史朝義賊寇。這史朝義，負固在江淮一帶，聲勢還是十分浩大，兵力也是十分雄厚。肅宗也時時憂慮。當時太子得了聖旨，便又上一道表章，請調集朔方西域等軍，大舉出征，以厚兵力。這個話深合肅宗的心意，當下太子一共

調齊了二十萬大軍，正待出發；忽然那回紇可汗磨延啜，遣使太子葉護等到唐朝來講和，并率領精兵四千人，來助唐皇殺賊。肅宗大喜，立傳葉護上殿朝見，并令與太子拜爲兄弟。這回紇的兵馬十分驍勇；唐太子得了他的幫助，聲勢更是浩大起來。在宮中耽擱不久，便要起程。在太子心中，獨捨不下這個李夫人；便是李夫人在宮中，一聽說太子要統兵出京，一寸芳心，也是難捨難分。况且一到臘盡春回，自己也要出宮回李輔國府中去；從此一別，二人不知何日方得相會。日夜盼望太子來和他敘別，這太子因怕在宮女跟前露出破綻來，便也不敢去見李夫人；但看看分別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李夫人十分焦急，他心中的事，又不好對宮女說得，祇是每日在黃昏人靜的時候，獨自一人，走在庭院裏，花前月下，盼望一回，嘆息一回。這夜正是天上月圓，宮庭寂靜，李夫人也不帶一個宮女，獨自倚欄望月；一陣北風，刮得肌膚生寒，猛覺得衣衫單薄，便欲回到屋中去添衣。遠遠見一個侍女走來，便命他到房中去取一件半臂來添上；那侍女勸李夫人到庭心裏去步月，李夫人見天心裏果然一片皓月，十分可愛。祇是一個人怯生生的，在這夜靜時候，不敢去得，便命那侍女伴着同行；那侍女隨在身後，默默走去。待走到庭心裏，又說：那西院裏月臺上望月，更是有精

神。李夫人聽了他的說話，使也從花徑中曲折走去，走到那月臺上，一看，果然見閒階如水，萬籟無聲，當頭一輪滿月，圓圓的分外光明。李夫人看了，想起天上團圓，人間別離的心事，不覺發了一聲長嘆。嘆聲未息，猛見那侍女上來，伸着兩臂，把李夫人的纖腰緊緊抱住，向懷中撲定。李夫人出其不意，十分驚詫，趁着月光向那侍女臉上細細看時，不覺心花怒放，忙把粉龐兒向那侍女的臉兒貼着，兩個身體和扭股糖兒似的親熱起來。原來這個侍女不是別人，豈又是那太子改扮的。如此良夜，他二人真是你貪我愛，說不盡的別離心情，相思滋味。那李夫人因李輔國要逼着他回府去，心中已是萬分的不願意了；又見太子要統兵遠征，心中更覺得不捨。二人說到情密之時，李夫人祇把太子的頸子緊緊的撲着，那點點熱淚，落在太子的肩頭。太子一面替李夫人拭着淚，又打疊起千百般溫存勸慰着。這李夫人祇是口口聲聲要隨着太子離開京師，雙宿雙飛的享樂去；太子聽了，祇是搖頭說：這千軍萬馬之中，耳目衆多，如何使得？無奈這李夫人一心向着這太子，又因回到李府去，實在受不起這李輔國的磨折，當時他兩人直談到三更向盡，祇怕給宮女太監們露眼，便硬着心腸分別開了。第二日，太子忙着檢點兵士，準備起程。這位太子，從前在靈武地方，也很立



過一番戰功；那時還不過一個王爺，如今已是一位太子，這聲勢自然比前大不相同。肅宗皇帝又許他假天子旌旗，建帝王節鉞；所到之處，文武百官，都來朝參，一路十分威武。太子心中，祇是想念這位李夫人，十分苦惱。這一日，住在西京行宮裏，天色已晚，一個內侍，送上燈來。大元帥正悶坐無聊，行宮中原有守宮侍女，却很有幾個長得美麗的，此時大家打扮得花枝兒似的，各各手中執着樂器，在廊下伺候着。那內侍進去，大元帥正悶坐着，長吁短嘆。這內侍悄悄的向門外招手兒，那班宮女，便挨身進屋子來，各人拿着手中的樂器彈奏起來。纔奏了一曲，大元帥怕煩，連連搖着手；那班宮女便也祇得停住了樂器，各各抽身退出去。祇有這個內侍，站在一傍。大元帥從宮中出來，一路上曉行夜宿，總是這個內侍在跟前伺候呼喚。這內侍性情固然聰明，面貌也甚是清秀；大元帥也十分寵用他，每到寂寞時候，總得這內侍在一傍說着話解悶兒。這內侍却也很是忠心，伺候大元帥，他見大元帥時時在無人的時候，縐着眉心不住的嘆氣；他總提着很嬌脆的嗓子唱着，逗着大元帥笑樂，解着悶兒。大元帥聽他唱得抑揚宛轉，勝於宮中的女樂，便也愛聽他唱着。這時一班宮女，退了出去；大元帥又吩咐內侍，唱一曲解悶兒。那內侍便提起了精神，學着楊貴妃唱一闕清

平調，又學着霓裳羽衣舞；看他腰肢軟擺，珠喉輕囀，活像是一個女孩兒。引得大元帥也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大元帥這一笑，那內侍更是舞得有精神，那身軀轉着和風一般的快；誰知他脚下一不留神，被靴底兒一側一個倒栽葱，全個身兒倒在地下。祇聽這內侍連聲喚着：「啊唷！他這身體總是掙不起來。」大元帥見他跌得可憐，便站起身來，親自前去扶着內侍的臂兒，拿燈光一照，不覺驚詫起來。原來這內侍竟是女人改扮的，這時他一隻脚上的靴兒脫落了，露出六寸羅襪，一隻小脚兒來；大元帥疑心是張皇后指使他來行刺自己的，心中一怒，便把腰間的寶劍拔下來，握在手中。喝問：「你是何處賤婢，膽敢喬裝來欺蒙本帥？」說着，伸手去揭他的帽子，露出一頭雲鬢來。大元帥看不是別人，正是他心中早思暮想的李夫人。這李夫人見大元帥聲勢兇兇的要拿寶劍殺他，地索與一兀頭去，倒在大元帥懷裏；這大元帥乘勢摟住李夫人的纖腰，連問：「夫人怎得出宮來隨俺到此？」那李夫人笑說道：「自從那夜和千歲分別了，俺心中好似失了一樣什麼寶貝，睡也不安，食也無味。那時俺也明知千軍萬馬之中，耳目衆多，妾身一女子，如何能隨着千歲出宮去？但妾身一點癡心，總要和千歲爺在一塊兒行坐不離。便是千歲爺不知道，使妾身私地裏常常得見千歲之面，於

願也足。因此被妾身想出一個喬扮的主意來，乘那夜東宮中人人收拾行裝十分熱鬧的當兒，妾身便改扮了一個內侍模樣，雜在衆人裏面，混出宮來。一路上吃盡千辛萬苦，幸得如了妾身的心願。每日得在千歲爺跟前伺候着，得千歲爺另眼相看，妾心已十分滿足了。今日天也可憐俺，無意中在千歲跟前，脫下一隻靴子來，露了破綻；千歲爺見了妾身，不說動憐惜之念，反惡狠狠的要殺起妾身來。李夫人說着，便不由得倒在元帥懷裏，嬌聲嗚咽起來。這元帥見了李夫人，原是千依百順的；如今見李夫人爲自己吃了許多辛苦，如何不心痛。當時打疊起萬種溫存，祇銷一夜工夫，把他二人的相思病都治好了。從此這位多情太子，身邊有意中人伴着，便是出去臨陣，也加倍的有精神了。連日攻城略地，十分勇猛，殺得史朝義兵敗將亡，逃去雍州城，死守住不敢出來。這裏接連報捷文書，申奏朝廷。肅宗皇帝看了，十分歡喜。這宮中自從太子出征去了，張皇后和李輔國都好似拔去了眼中釘，一個在宮中，一個在宮外，祇瞞着肅宗皇帝的耳目，招權納賄，膽大妄爲。這肅宗皇帝的身體，更是衰弱不堪，每日在一間屋子裏，臥也，也沒有精神去坐朝。所有朝廷大事，一概交託給張皇后和李輔國二人掌握。自己在宮中養病，閒着無事，便愛讀佛經。當時有一個三藏寺的

主持和尚，名不空，道行十分高深，肅宗每日傳不空和尚進宮去講入竺密語，又講經說法。不空和尚便勸肅宗皇帝在佛前多做善事，肅宗皇帝便傳旨內藏大臣，把百品名香，舂成粉，和着銀粉去塗在京師地方大小廟宇的佛殿牆上。一時京師地方各寺院牆垣，都成了銀聲，路人經過的，遠遠裏聞得一陣一陣香氣從寺院裏吹來。這時新羅國進貢來一方五彩寶毯，這地毯製造得十分精巧，每一方寸內，都織成歌舞伎樂，與列國山川之象，每遇微風吹動，氍毹又有五色蜂蝶動搖着，又有燕雀跳躍着。蹲身下去細細的觀看，也看不出是真是假。肅宗皇帝便把這一方寶毯施捨在三藏寺中佛堂上鋪設着。接着又有月氏國獻一座萬佛山，名稱萬佛，那山上何止一萬個佛，全山高約一丈，肅宗皇帝便傳諭把萬佛山陳設在佛殿上，山下鋪設着寶毯，任一班善男信女進殿來膜拜觀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家有後母，往往欺壓前子；况宮庭間爲是非之場，權勢所必爭之地，彼張皇后者，能弄肅宗於股肱之上，遑論此生性率直一無計謀之建甯王乎？以君子與小人爭，在是非不明之時，其死也亦宜！

花好月圓，如此良夜，正宜與素心相對，共證恩情。李夫人之對月懷人，正是幽靜女子之恆情；而此多情太子，竟能隨感而至，一輪明月，兩地相思，卒能使冒萬難而得良晤，月之引人亦甚矣！

內有張后，外有李奸，欲謀去一太子，亦甚易事。終至保全者，亦太子之以德召人，而郭子儀忠心護主，亦大臣中之不可多得者。然軍旅之寄，太子適能勝其任，得籍以免禍，假使無此才具，亦惟坐以待斃而已！

### 第七十六回 輔國貪心竊奇寶 秋葵洩妬私俊男

這座萬佛山，是拿沉檀香木珠玉珍寶鑲嵌雕刻而成；漫山滿谷，塑着佛像。那佛身大的也有寸許小的，竟至二三分。佛之首，有細如黍米的，有大如赤豆的；頭部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俱備。又拿金銀精鍊成細絲，織成流蘇幡蓋，又製成菴羅葡萄等樹；用百寶堆積成樓閣臺殿，間架雖微小，那簷角窗垣，勢甚飛動。佛殿前排列着僧道，不知數千百人。山下有紫金鐘一座，徑闊三寸；人拿小槌子將鐘打一下，那山上萬餘僧人，都能俯首至地，做出膜拜的形狀來。當衆僧人膜拜的時候，又有

微微的一陣誦經唱佛號的聲兒，從鐘裏發出來。肅宗皇帝宮中原有一柄九光扇，映着燈光日光，便發出九色光彩來；每年四月初八浴佛之期，肅宗皇帝親率僧徒，數千人入內道場，繞着萬佛山禮佛。把九光扇插在山頂上，頓時發出九道奇光來，照耀得滿室燦爛，便稱爲佛光。引動得京師地方的百姓，扶老攜幼的，都來看佛光。肅宗皇帝又在空和尚處學得打坐，他在宮中，收拾起一間淨室，每日在屋子裏盤腿靜坐。這一天，心中忽然想起那李輔國是朝廷中第一個奸臣，祇因有張皇后從中包庇着，肅宗看在夫妻份上，也在心中隱忍住；但肅宗每想起李輔國那種驕橫跋扈的行爲，也是一肚子的氣憤。如今靜悄悄一個人靜坐着，不覺朦朧睡去；夢見高力士領着數百騎兵，各各手中拿着長戟，追趕李輔國。李輔國拍馬在前面逃去，高力士看看追上，便一戟擲去，正刺中李輔國的頭顱，那血和水一般的淌下來。那一隊騎兵，見李輔國已被殺，便人人歡呼，向北而去。肅宗見了，十分詫異，忙打發內侍上去問高力士：爲何殺李輔國？那高力士答辭是奉太上皇之命。正疑惑的時候，忽然醒來。內侍進來報說：李輔國求見。這李輔國原是在宮中出入慣的，當時便至淨室中朝見肅宗。李輔國奏稱：如今春事正盛，三代后妃，皆親蠶桑之事；今張娘娘德被六宮，正可行

親蠶之禮。肅宗因體弱畏煩，不願和李輔國多說話，便也答應了他。這李輔國得了皇帝聖旨，便大弄起來；在光順門搭起高大的綵樓，沿路錦帳宮燈，直接到御花園中，十分繁盛。到了親蠶之期，所有文武官員的命婦，齊集在光順門迎候聖駕。祇聽得三聲靜鞭響，那隊隊宮衛，擁護着龍輿鳳輦，到光順門來；一班命婦，都上前去朝見過了，跟着皇后的鳳輦，走到御花園中。祇見一片桑林，翠葉如蓋；中間搭起一座高臺，一時鼓樂齊奏，贊禮官宣讀文書。皇后盛服上臺，祭過天地，拜過蠶神；便有丞相李揆的夫人，捧過蠶筐來。皇后手執桑枝，向筐中一拋，算是親蠶了。接着一陣笙歌，皇后下臺來，在迎暉殿中，賜夫人們領宴文武大臣，都在西偏殿領宴。飲酒中間，便由李輔國領頭兒；上皇帝尊號，又上皇后尊號，稱爲翊聖皇后。這原是皇后私地裏囑咐李輔國，自己尊號原來唐室的故事。皇太后和皇后，上尊號的，每加一字，便每月加俸十萬兩。張皇后是十分貪財的，便囑咐李輔國，國上自己的尊字；一來可以誇耀六宮，二來也是欲多得錢財的意思。誰知肅宗皇帝看了這本章，適值丞相李揆進宮來，肅宗問李揆：張皇后可加尊號否？李揆再三諫勸，說：皇后未有盛德，前吳皇后未上尊號，張皇后豈可獨上尊號？肅宗聽了李丞相的一番話，便把李輔國的奏章擱起了，不

提上皇后尊號之事。過了幾天，張皇后見皇帝尙無動靜，便忍不住去面問皇帝。肅宗是一個最沒有擔當的人，見皇后來責問他，他便向李丞相身上一推。張皇后是一個剛愎的女子，聽了皇帝的話，如何肯依。當時大怒，便和肅宗大吵大鬧起來。足足鬧了一夜，帝后二人，都不得安睡。到最後，還是肅宗皇帝答應他明日下午旨上皇后尊號，纔罷。皇帝一夜不得安眠，第二天便睡了足足一日，起來時已日落西山，早已過午朝時候，也不及下諭了。誰知到第二夜，那天上忽然月蝕，正是月望的時期，那滿滿一輪明月，遮沒得黯淡無光。滿院子漆黑，六宮中頓時驚慌起來。這月蝕，原是皇后的責任，必是皇后有缺得，纔使上天垂象。月蝕以後，皇后必得奇禍。張皇后着了，也不覺慌張起來。在宮中率領六宮妃嬪，排設香案，跪拜求天。直忙了大半夜，那月輪纔慢慢的吐出光來。第二天，張皇后上一本表章，自己認罪。這一鬧，把個皇后上尊號的事打銷了。但從此張皇后便把個李丞相恨入骨髓，蓄意要謀害他。便有李揆的心腹，鞭與李丞相知道。李丞相便當夜邀了一班心腹同僚，計議皇后的事。衆人的意思，都說張皇后弄權，都依着李輔國爲爪牙。如今欲防止皇后的謀害，非先去說動李輔國，勸他脫離皇后不可。皇后失了李輔國，便如拔去爪牙，無能爲力。在座幾位官員，聽



了這個話，便說：計原是一個好計，祇是那李輔國是當朝的一個大奸臣，他與張皇后同流合污，爲日已久，怕不肯輕易和我等聯合。李揆便說道：我祇須以正理去勸服李輔國，又以利害曉之，便不慮他不歸我等也。過了幾天，李揆果然折簡邀請李輔國到府中來，大開筵宴，又邀請百僚作陪。這一席酒，却備得十分豐盛，又備下女樂，有當筵歌舞着。從來說的，酒落歡腸，李輔國一歡喜，那酒便不覺喝得多了；直至夜半，酒罷歌歇，李揆便把李輔國邀到書齋中去清談。這時左右無人，祇有李輔國和李揆二人，面面相對。李揆便說道：大將軍功高望重，位極人臣，下官不勝欽敬！這李輔國生平最愛別人給他戴高帽子，三句好話一說，樂得他手舞足蹈。何況這位李丞相，素稱剛直，平日李輔國見了他，還有畏懼三分；今日居然當面奉承他，叫李輔國怎麼不要喜出望外。忙謙讓着道：下官出身閭宦，怎及得大人簪纓世家，宰輔門第。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由老夫不欽敬也。接着，李揆便促膝低聲說道：從來說的，持盈保泰，大將軍一生榮寵，須防人背後暗算。一句話說得李輔國陡的變了顏色，忙站起身來，向李輔國兜頭一揖道：不知有誰人暗算下官來，還求丞相指教？說着，他二人的聲音，更是放低了。李揆當時不慌不忙，微笑着說道：如大將軍的勢力，還有誰敢暗算

祇是聽得道路傳聞，張皇后因迎涼草和鳳首木之事，頗不滿意於將軍。李輔國聽了這幾句話，愈覺事情坐實了，便不由他不信。原來那迎涼草和鳳首木，是兩樣希世的珍寶。當時回紇國出兵助太子平史思明之亂，甚是有功。回紇葛勒可汗，便上書求婚；肅宗皇帝念他出兵助戰的份上，又因回紇國可汗長得品貌不凡，又與自己太子約爲兄弟，便把幼女寧國公主遣嫁到回紇國去。在下嫁的時候，肅宗皇帝親自護送到咸陽地方。父女二人，自有一番惜別。肅宗再三勸慰，公主流着淚道：國家多難，以女和蕃，死且不恨！那寧國公主到了回紇，夫婦二人，却是十分恩愛，便尊爲可敦。當時葛勒可汗，便打點了五百匹名馬，貂裘五百件，白氈一千條，來獻與肅宗皇帝，算是謝禮。肅宗皇帝又下詔冊封葛勒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從此兩國密使往來，十分親暱。後來回紇可汗得了這迎涼草和鳳首木兩樣奇珍異寶，不敢自用，便特意打發使臣到唐朝來進貢。這時李輔國權侵中外，凡是外國進貢來的，都要先投到大將軍府中，請李輔國檢驗。那李輔國一見了這兩樣寶貝，心中甚是歡喜；恰巧這幾天肅宗皇帝抱病在宮中，連日不坐朝，他一面打發回紇國的使臣去後，便也不奏明皇帝，把這兩件寶物，悄悄的吞沒了下來，陳設在自己府中，推說是回紇國使臣特意拿

來孝敬他的。每到夏天，大將軍府中舉行盛大的宴會，李輔國便把迎涼草拿出來，陳設在座中。那迎涼草的模樣，幹如苦竹，葉細如杉，枝葉全帶翠綠色。雖終年形如乾枯，但從不見有一葉彫落。在盛暑的時候，把這迎涼草陳列在窗戶間，便有陣陣涼風吹入屋中，滿屋生涼。鳳首木高一尺，雕成鸞鳳的形狀，雖似枯槁，那毛羽脫落不盡。每到嚴冬大寒的天氣，把這鳳首木陳列在高堂大廈之間，却有暖氣蒸發出來，滿室和煦，恍如二三月天氣。又名爲常春木。雖以烈火燒之，不見焦灼痕迹。這兩樣寶物，藏在李輔國府中，已是多日了。後來不知什麼人多嘴，把這情形去悄悄的告與張皇后知道。張皇后聽了，不覺大怒。原來張皇后與李輔國私地裏約定的，不論外間收有賄賂寶物，先須報與皇后知道，然後內外平分。如今李輔國得了這兩樣寶物，他瞞着皇帝，情猶可恕；如今竟瞞起皇后来了，這豈不是令人可恨。當時李輔國進宮去，張皇后便向他索取這兩件寶物。李輔國推說回紇國可汗孝敬自己的，竟說與皇后不相干。那皇后如何肯干休，便大聲怒罵起來。李輔國因自己的私事，都在張皇后肚子裏，倘被皇后一聲張出來，便是欺君大罪。當下見皇后動怒，祇得忍着氣，自己認錯，又說願把此寶物送進宮來，孝敬皇后。看看隔了多日，依舊不見寶物進宮來。張皇

后也曾暗地裏催問過幾次，李輔國如何肯捨得這兩樣寶物，便一味的支吾着。後來李夫人住在宮中，李輔國幾次求着皇后要接李夫人出宮去，不料這時李夫人已悄悄的逃出宮去，跟着太子在西京行宮裏，一雙兩好的度着恩愛光陰。叫張皇后如何還得出這個李夫人？因此一面索夫人索得緊，一面索寶物也索得勤，成了一個騎虎之勢。後來張皇后索與對李輔國說：獻了寶物，再還你夫人。這原是張皇后見走失了李夫人，無可奈何，一時緩兵之計。在李輔國一面見張皇后要挾得如此厲害，便不覺羞老成怒，拚着他這夫人不要了，誓不肯把這兩件寶物送進宮去。在當時滿朝中人都認做李輔國是張皇后的心腹爪牙，却不知道他二人已各把性子鬧左了，一時愈鬧愈壞。從來說的小人以共利爲朋，利盡則交疎；如今張皇后和李輔國二人，不但不是心腹，竟已變成仇家。在張皇后心中，却處處防備着李輔國；在李輔國心中，也時時想推翻張皇后，滅去了口，免得把一生的私事暴露出來。祇有李丞相獨打聽得明白，當時便用話去打動他。李輔國懷着一肚子牢騷，正無處發洩，聽李揆這樣說了，便也把張皇后如何欺弄聖上，如何謀廢太子的話說了。李揆便乘此說願約爲父子，共防張后，共護太子。李輔國大喜，急起立向李揆一揖至地，說道：所不如

公言者，有如此燭！當下他二人對燭拜認了父子，李揆稱輔國爲五父。輔國欣欣得意的辭別回府去。李輔國有一個極知己的同寅官，名程元振，原也是太監出身，現任飛龍殿內使之職。權位雖在李輔國之下，而凶狠又過之。滿朝文武，都稱他做十郎。第二天，李輔國在府中酒醉醒來，想起昨夜李揆拜認父子的事體，便去把程元振請來，商議大事。元振也竭力勸說，以與李丞相結合爲是。如今太子掌兵在外，立功不小；張皇后雖握宮庭重權，但聖上身體衰弱，不久便權屬太子。我們做大臣的，總當順勢識時。幾句話說得李輔國連聲道妙。從此以後，李輔國程元振二人，便與李丞相聯合起來，竭力與張皇后作對。張皇后看看自己孤立了，便慌張起來，天天在肅宗皇帝跟前訴說李輔國的壞處，說李輔國如何貪賊枉法，如何欺君罔上。肅宗皇帝原知道李輔國是一個大奸臣；在當初逼遷上皇的時候，便已十分可惡，無如他大權在握，羽翼已成，一時也無法剷除他。如今聽張皇后說了許多話，也覺這李輔國好惡日甚；但此時肅宗每大病倒在牀上，終日服藥調治，也忙不過來。看看肅宗皇帝的病勢，一天沉重似一天；太子這時領兵在外，朝內一切大事，全交給了李輔國。李揆二人，張皇后心中十分焦急，便悄悄的打發人去通報越王係。這越王係，是肅宗皇帝的次

子。據當時傳說，越王係和張皇后同避難在靈武的時候，也曾結下一段風流孽緣；後來張皇后隨着肅宗皇帝進京，便把越王封在南陽地方，兩下不能見面。這相思真是苦人。但此時張皇后權位一天高似一天，時時刻刻想謀害太子，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名昭的立爲太子；不幸昭一病而死，張皇后雖還有一個親生兒子名侗的，但因年紀太小，便是立了，張皇后也得不到他的幫助。如今見肅宗皇帝病勢一天重似一天，那李輔國的勢力也一天逼迫一天。張皇后便想起他昔日同心合意的越王係，悄悄的打發人去催越王進京來；又許他到京之日，便立他爲太子，將來同居深宮，共享快樂。越王得了這個消息，既可得皇帝位，又可與心愛的張皇后聚首，他如何不願意。當即星夜起程，從南陽城趕向京師來。那太子在西京地方，一面與李夫人恩愛相守，一面監督兵馬，征討史思明，正十分勝利的時候。忽然接到李輔國和李揆二人送來的表文，說聖上病將垂危，請太子趕速回京。主持朝政。這太子是十分孝順父皇的，一聽說父皇病危，便把兵權交與郭子儀，自己帶了李夫人星夜趕回京師。太子進宮之日，那越王還不會到京師；張皇后見太子先到，便和顏悅色的迎接着太子，與從前那副驕傲神氣，大不相同。太子也沒有心思去對付張皇后，祇問：父皇病情如

何？張皇后領着太子到寢宮中去一看，那肅宗皇帝緊閉着兩眼，睡在牀上；太子上前去連喚幾聲，肅宗已開不得口了，祇是微微點着頭兒。太子一陣心酸，幾乎要哭出聲來。張皇后邀太子到一間密室裏去，悄悄的訴說近日李輔國如何跋扈，他久掌禁兵，朝廷制敕，皆從彼出。往日擅自逼遷上皇，爲罪尤大。他心中所忌，祇有我與太子二人；如今主上病勢危急，李輔國連結他死黨程元振一班奸臣，陰謀作亂。太子爲將來自身威權計，不可不速將李輔國奸賊拿下殺死。太子這時見父皇病勢危急，五心已亂，聽了張皇后這一番話，更急得流下淚來道：如今父皇抱病甚劇，不便把此事入告；若驟殺李輔國，萬一事機不密，必至震驚宮庭，此事祇得從緩商議。正說話的時候，忽見一個心腹宮女，進室中來向張皇后耳邊低低的訴說了幾句；張皇后聽了，面帶微笑。太子見了，正是莫明其妙。祇見張皇后忽然變了一種懶懶的神情，對太子說道：太子遠路奔波，想已疲倦，且回東宮，待後再商量。太子聽了，也祇得告辭出來。這邊太子前腳纔得出得宮門，那後腳越王便攢進這密室裏來了。當時越王見了這張皇后久別重逢，自有一番迷戀；他二人明欺着肅宗皇帝在昏沉的時候，便盡情風流了一回。事過以後，張皇后便說起李輔國謀反的事體；又說太子生性軟弱，不能誅

賊臣。汝若能行大事，不愁大位不落汝手。這時越王一心祇迷戀着張皇后，凡事也不計利害，便拍着自己胸脯，滿口答應了下來。越王在京的時候，與內監總管段恆俊，甚是親近；那段恆俊，原也是一個有大志的人，他見李輔國的權威一天大似一天，心中原也有些不甘。如今見越王回京，他知道越王是和張皇后是聯通一氣的，自己可得一個大大的幫手。當即連夜去拜見越王，告以李輔國謀變之事。越王在日間張皇后跟前誇下海口，但一時還想不出一個辦法來。如今見段恆俊說了一大套話，又見他滿臉憤怒之色，自己往日與他也很有交情，便想把這樁大事託付在段恆俊身上。當下他二人計議了半夜，段恆俊便擔承回宮去，挑選二百名精壯太監，授以兵器，埋伏在後殿。一面矯詔把太子李輔國二人召進宮來，乘其不備，伏兵齊起，把二人殺死，豈不乾淨。越王和段恆俊二人計議的時候，左右祇有一個俊俏婢女，在一傍伺候茶湯。這婢女小名秋葵，面貌長得絕頂美麗。越王愛上了他，私地裏和他鈎搭上手。從此行坐不能離他。越王早願把秋葵封做第十二王妃；但這婢女，却有特異的心思。他與越王約定，眼前甘願做一個貼身婢女；一日第一王妃去世，便須把他降做第一王妃。若第一王妃一輩子不死，他便甘心守着一輩子不受封號。他又與越王



私地裏設下一個密誓，須終身安於王位，不做篡逆之事；更不得再與張皇后發生暗昧情事。這女孩兒智慮原是十分周密的，他怕越王篡得了帝位，自己便無皇后之分；又越王若再與張皇后重拾了舊歡，自己的勢力決敵不過張皇后，難免不把自己的寵愛奪了去。當時越王迷戀了秋葵的姿色，一一答應着。到後來事過景遷，越王肚子裏早已把秋葵的說話忘了，儻和段恆俊商量謀害太子的事體。秋葵婢女在左右伺候着，聽在耳中，叫他如何忍耐得住；他又從小厮嘴打聽出越王進宮去，又與張皇后做了曖昧事體。從來女子的妬念最毒，他聽了這個話氣得把個越王恨入心骨；却巧這個小厮也長得眉清目秀，知情識趣。他心目中早已看卜了這秋葵，祇因秋葵已攀上高枝兒，幾次向他調戲，秋葵祇是不從；如今這小厮在屋外，秋葵在屋內，兩人伺候着主人。到夜靜更深，秋葵偶然到屋外來坐着歇歇力，那小厮又上來向他糾纏；秋葵這時聽了越王密議的話，已變了心，見小厮的面貌也長得不錯，年紀又輕，便也甘心情願的把這小厮多年的想思醫好了。事過以後，使勸他早圖個出身之計。悄悄的唆使他到李輔國府中去告密，說越王和段恆俊如何鈞通，欲謀殺太子和李輔國程元振一千人，保你可得了富貴。可是得了富貴以後，却莫忘記俺二人今

日的恩愛。那小厮聽了，便指天立誓；當夜悄悄的偷出了越王府，奔向李輔國府第中告密去了。那李輔國正欲就寢，忽家人進來報說：府門口來了一個告密的人。李輔國吩咐傳進來問話，那小厮便把秋葵教唆他的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出來。李輔國聽了，不覺大驚；連夜去把程元振、李揆二人邀進府來，密議對付的方法。還是李揆說道：此事他們雖不可不信，却不可全信；明日俺們不如派少數飛龍廐兵役，到凌雲門口去探聽虛實。隨後由程元振帶領大隊人馬，在後接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女子小人之弄權，皆以潛入李輔國乘國家變亂之際，勾結宮庭，排黜力十，甚之逼遷上皇，密謀殺后，皆肅宗一人以精力有所不及，致大權傍落，又不忍夫婦患難之交，而予人以難堪，而張后乃得持寵而驕矣！

唐主結回紇之力以平內亂，是從此啓外人覬覦之漸。彼蒙古人種，以貪狠聞於世；中古時代的蒙古勢力，雖厥西人聞之，亦覺談虎變色。終唐之世，其受北狄之禍，不知凡幾，然皆由於中國借兵有以啓其機也。

張皇后與李輔國，女子小人，同惡相濟；然惟小人以共利爲朋，張皇后因不得回紇之二寶，不卹舉十數年內外同氣之關係而破裂之。李輔國亦反顏如讎，欲致張后於死地而後快，此小人之適足爲小人也。

### 第七十七回 李輔國行兇殺國母 程元振設計除奸雄

段恆俊辭別越王回宮，便如法泡製；在越王以謂事計做得十分機密，此番不怕李輔國和太子二人飛上天去了。當時進宮去，把越王所定的計策，對張皇后說知了；張皇后也稱妙計，一面由段恆俊去挑選了二百名精壯的太監，各給短刀一柄，使他埋伏在後殿門口。一面由張皇后乘着肅宗皇帝精神昏迷的時候，把玉璽偷盜出來，在假聖旨上蓋了印。那假聖旨派兩個幹練內監，分頭送與東宮和李輔國兩處，意欲候太子李輔國二人進宮來的時候，伏兵齊起，亂刀殺死。誰知那兩個送聖旨的太監，纔走出宮門，便被程元振派兵捉住，送去空屋裏鎖閉起來。停了一回，李輔國也帶了家將們到來，看事機急迫，便帶領衆兵士直入凌霄門，探聽宮中虛實。一面分派兵士，把各處宮門把守起來，不許放一人出入。時已天明，太子到來，李輔國便上前去攔住，說道：宮中有變，殿下斷

不可輕入。太子驚詫，道宮中好好的有什麼事變？李輔國便把張皇后矯旨，和段恆俊伏兵謀變的情形說了。太子聽了，不覺流下淚來，說道：我昨日進宮時，見萬歲病勢十分沉重，我出宮來，心中十分記念。昨夜一夜無眠，今日清朝起來，意欲進宮去探聽消息。父皇病勢危急，我做兒子的，難道因怕死，便不進宮去嗎？程元振也從傍勸道：社稷事大，殿下還須慎重爲是。李輔國再三勸住，這太子祇因心中掛念父皇的病情，決意要進宮去探視；程元振看攔太子不住，心中萬分焦急，他便向兵士們舉一舉手，兵士們會意，便蜂擁上前，把太子圍圍住，也不由分說，半推半讓的，推進了飛龍殿，派一隊兵士看守殿門，不放太子出來。李輔國又逼着太子下一道手諭，給禁兵監；李輔國便帶領禁兵，闖入中宮，劈面便遇見段恆俊帶着他二百名內監，攔住路口。兩面人馬，便在丹墀下吆喝着廝殺起來。可憐這二百名太監，平日既不會教練過，臨時又欲以少敵衆，却如何抵擋得住？看着太監已死了一半，其餘各丟下刀棍，四散逃命去。這裏禁兵一聲大喊，和潮水一般湧上殿去，把越王和段恆俊二人活活捉住。程元振見了段恆俊，恨得他牙癢癢的，拔下佩刀使砍。還是李輔國攔住說道：且慢殺這廝，俺們還有大事未了。便吩咐把越王和段恆俊二人打入大牢去，他一轉身，手

執着寶劍，向內宮中直衝。回頭大聲對程元振說道：「跟我來！」程元振見捉了越王和段恆俊，二人便想就此罷手。今見李輔國竟大膽仗劍衝進內宮去，却不覺遲疑起來。李輔國見程元振不敢進去，便獨自一人，率領一隊禁兵，大脚步向內宮進來。這內宮地方，李輔國原是平日走熟的路。這時張皇后正在內宮中坐着守候消息，聽內侍進來報說：「李輔國已殺進宮來，越王和段恆俊已被捕。」張皇后知道大事已去，不覺慌張起來。正窘急的時候，忽聽得內宮門外一陣一陣吶喊的聲音，愈傳愈近。張皇后知道存身不住了，便起身向皇帝的寢宮中逃去。張皇后躲避得慢，李輔國追尋得快，便也追蹤趕進寢宮來。張皇后一時情急，見無有可躲避之處，便去隱身在肅宗皇帝的龍牀背後。肅宗皇帝病勢雖十分沉重，但他心神却還清明，睡在牀上，不住的喘氣。耳中聽得宮門外喊殺連天，已覺十分驚慌，祇苦於身體不能轉動，口中不能言語，祇撐大了兩眼看着窗外。看看跟前走得個人也不見，心中甚是惱怒。忽見那張皇后慌慌張張的從外面逃進屋子來，向龍牀後面躲去。便知道大事不妙，急得要喝問時，却苦於已開不得口了。祇見那李輔國仗劍追進屋子來，李輔國雖說是一個奸雄，但他見皇帝躺在龍牀上，心中却還有幾分懼憚，忙把手中的劍藏入衣袖中，爬

下地去，口稱：臣李輔國參見願吾皇萬歲！站起身來看時，見肅宗皇帝撐大了嘴，正喘不過氣來。李輔國知道皇帝快要死了，便把膽放大了；心想我如今已做出這叛逆的事來了，一不做，二不休，非把這張皇后殺死不可！他明欺肅宗皇帝開不得口了，便又大着膽起身，向龍牀後追去。那張皇后見李輔國追來，急倒身欲向龍牀下鑽進去。李輔國一手仗着箭，騰出左手來，上去一把握住張皇后的手，使往外拽；慌得張皇后祇爬在地下，磕着頭求饒。李輔國見拖他不動，他便橫了心，發一個狠，把一柄箭咬在口內，伸出兩手，捏住張皇后的兩臂；那張皇后哭着嚷着，把整個身兒倒在地面上不肯走。李輔國也顧不得了，祇把個皇后着地拖出來；拖過龍牀面前，張皇后一摔手，攀住那龍牀的柱子，口中大聲嚷道：萬歲爺快救我！求萬歲爺看在俺十多年夫妻的分上，替我向李將軍討一個保兒！李將軍如今要殺我呢！可憐這肅宗皇帝病勢已到了九分九，眼看着李輔國如此橫暴的情形，早氣得暈絕過去了。任憑張皇后一聲一聲的萬歲的喚着，那萬歲爺祇躺在龍牀上不做聲兒。究竟婦女的氣力，如何敵得過男子的氣力？張皇后攀住牀柱的那隻手，被李輔國奪了下來，直拖出寢宮門外去；一到了門外，自有那班如狼虎的禁衛兵，上前去接住。拿一條白汗巾，把張皇

后的身體，細綁起來。李輔國領着頭，到各處後宮中去搜查。在李輔國的心意，原要搜尋他的夫人元氏；誰知全把個後宮搜尋遍，也不見他的妻子。問各宮人時，大家都說不知。李輔國也沒法，祇得退出宮來；一面傳令，暫把張皇后打入冷官。他和程元振合兵在一處，正要到飛龍殿去見太子。忽見肅宗的六皇子兇王，帶領了幾十個王府家將，闖進宮來；劈頭遇到李輔國程元振二人，便大聲喝問：李輔國爲何帶劍入宮？李輔國昂着頭，向天冷冷的說道：多因皇后謀逆，本大將軍奉東宮太子之命，進宮來保護我萬歲。兇王又問：如今皇后何在？李輔國答稱：已被俺拿下，打入冷宮去了！那兇王平日雖也和張皇后不對，但如今見李輔國這樣跋扈的形狀，不由得心中惱怒，便拔下佩刀，迎頭砍去。程元振在一傍喝一聲：擒下！左右趕過兩隊禁兵來，把兇王帶進宮來的家將，一齊緝下。兇王看看不是路，忙撇下李輔國，向內宮逃去。程元振帶領一隊禁兵，重復趕進內宮去，看看趕到肅宗寢宮外，那兇王也顧不得了，祇得逃進寢宮去躲避。一眼見父皇直挺挺的躺在龍牀上，雙目緊閉；兇王搶步到牀前，雙膝跪倒，口中連連喚：父皇！快救孩兒的性命！喚了半晌，也不見皇帝動靜；急伸手去探着皇帝的鼻息，這肅宗皇帝不知什麼時候早已去世了。兇王見死了父親，使不禁

吽嚙大哭起來。後面程元振追進寢宮來，把堯王捉住，一齊打入大牢裏去。這裏李輔國見皇帝已死，他的膽愈大了；便親自趕到冷官裏去，看那張皇后的身體，被那汗巾細綁住，好似一隻死蝦一般，倒在地下。那張皇后見李輔國進來，使沒嘴的討饒，連連喊着：五公公！五爺爺！又說：饒了婢子一條賤命罷！李輔國也不去理會他，祇吩咐四個禁兵，上去把張皇后的綁鬆了，解下那條汗巾來，向張皇后的頸子上一套；四個禁兵一齊用力，活活的把個張皇后勒死。這張皇后生前原有幾分姿色的，如今死得十分慘苦。李輔國見結果了張皇后，轉身出來，又從大牢提出越王係，堯上闕和段恆俊一班人來，一個個給他們腦袋搬家。把一座莊嚴的宮殿，殺得屍橫遍地，血污滿階。李輔國知道張皇后尚生一幼子，年祇三歲，取名爲侗。肅皇在日，已封爲定王。這是張皇后的親骨血，必須斬草除根，方免後患。便吩咐下兵士，重復入宮去搜尋定王。那定王在宮中，原有乳母保母看養着；又是張皇后的親生兒子，平日何等保養寵愛。如今那班乳母保母，一聽說李將軍三次來搜宮，大家把這三歲的小王爺，拋在牀上，各自逃生要緊。祇留一個姓趙的老宮人，他見小王爺被衆人拋棄了，睡在牀上，手足亂舞，力竭聲嘶的哭着。他心中不忍，便去抱在懷中；祇向後殿躲去，那後殿一



帶空屏，樓上祇堆些簾幃幃帳之類。這趙宮人抱了小王爺，走上樓去，見屋中堆着和山一般高的簾幃，趙宮人一時無可藏躲，便把這小王爺的身軀抱去，藏在簾幃下面。那小王爺却也知道，便也不哭嚷了。趙宮人退身走下樓來，便蹲身坐在樓梯口守着。這時李輔國帶領禁兵，已在後宮一帶搜尋得家翻宅亂，却尋不到這定王的蹤跡，心中正十分焦急，退出宮來，走過後殿門口，見一個宮女，在那門裏探頭兒。原來這趙宮女有樓梯上守候了半天，不聽得外面的動靜，他認是李輔國已出宮去了，便走出殿門口來探看動靜。誰知事有湊巧，正遇到李輔國退出宮來，見這宮女探頭探腦的，形迹可疑，便喝令禁軍上去，一把揪住。李輔國把劍鋒貼着宮女的頸子，逼着他說出實話來。那宮女却是面不改色，一句話也不肯說。李輔國說了一個搜字，那兵十便分頭向後殿搜去，直搜到後殿樓上，見那定王已被一大堆簾幃壓住，早已氣閉死了。李輔國見這小王爺已死了，便也放心，隨手拿劍鋒向趙宮人頸子上一抹，可憐他一縷忠魂，也隨着小王爺去了！這裏李輔國看看諸事都已辦妥，便與程元振二人，同入飛龍殿，把這位太子請出來，說明皇上下已崩，皇后已死等情。太子想起父皇死得可憐，便大哭了一場，換上素服，出九仙門，與滿朝文武相見，傳佈肅宗皇帝晏

駕的事。立李揆爲首相，扶太子至兩儀殿，祭肅宗喪，太子即位。越四日，始御內殿聽政，便稱爲代宗皇帝。那時滿朝中祇有一個苗晉卿，是正直大臣；但他年已七十，素來膽小，不能有爲。新任同平章事元載，由度支郎中升任，專知剝削百姓，趨奉權要，當然不敢說話；微此唯唯諾諾，一聽輔國處置國事。輔國竟自命爲定策功臣，越加專恣起來。一日退朝，左右無人，李輔國向代宗奏稱道：大家但居禁中可矣，外事自有老奴處分！代宗聽了此話，心中十分不樂；祇因此時輔國手握兵權，不便指斥，祇得陽示尊重，呼輔國爲尙父，事無大小，俱由尙父作主。便是羣臣出入，亦必先到輔國府中請託過以後，纔敢去朝見代宗皇帝。李輔國侈然自大，他對百官呼叱任意。代宗祇因李輔國盤查得宮庭很嚴，他心中有一個李夫人，不能夠接他進宮來，心上十分掛念。這時代宗已追封生母吳氏爲章敬皇太后，廢張皇后，和越王係，竇王儻，皆爲庶人。立長子适爲魯王，次子邈爲鄭王，三子迴爲韓王。這長子适，原是代宗侍女沈氏所生。說起這位沈氏，代宗皇帝也和他有一段情史；讀唐宮歷史的人，不可不知。原來章敬皇太后身體素弱，生下代宗皇帝來，年祇十六歲，不能乳養孩兒；宮中原有乳母保母十六人，輪流管養着皇子的。這代宗皇帝，是肅宗的長子，又是玄宗太上皇最

心愛的長孫，如何不小心看養。當時有一位姓沈的乳母，原是士人的妻子，祇因家景貧寒，不得已進宮來充當乳母。他家中却拋下一個和代宗同年的女孩兒，小名珍珍的。這乳母進宮來，却日夜想念他家中的女兒，在諸位乳母中，却算這姓沈的長得最是年輕美貌。章敬皇后性情，原是很仁慈的，見這沈乳母在宮中時時愁眉不展，問起情由，原來他家中還有一個小女兒，時時在心中掛念。是章敬皇后的主意，命沈乳母把這小女兒抱進宮來，一塊兒乳着，將來也可以與皇子做一個伴兒。那珍珍面貌美麗得更勝過他母親，真是雪膚花貌，我見猶憐。這代宗皇帝自幼兒便和珍珍性情相投，寢食與共。章敬皇后到十八歲上，便短命而死。臨死的時候，便把代宗託給沈乳母。這時肅宗皇帝寵愛上了張良娣，便也不把代宗放在心裏。祇有張良娣生的兩個兒子，一個名侶，一個名侗。肅宗皇帝常常抱在手中把玩。這時代宗皇帝孤苦零丁，養在後宮，一切飢飽冷暖，全仗沈乳母照看。那珍珍年紀慢慢的大起來，竟出落得天仙一般。代宗和他母女二人，早晚做着伴兒，不離左右。兩小無猜，漸漸的有了私情。這珍珍在十七歲上，便替代宗皇帝生下這個長子。適來在代宗皇帝的意思，早願立珍珍為王妃，祇因這珍珍在名義上是一個侍女，他雖生了一個皇子，但這

是私情，不好對父皇說知的。直到安祿山攻入長安，這珍珍不及出奔，被亂兵擄至東京。後來代宗親自統兵攻入東京，在民間尋覓得珍珍二人，始得見面。代宗把他接進行宮來住下，二人相守着，不多幾天，那東京又被史思明攻破了。代宗皇帝倉皇出走，不及救得珍珍，這珍珍竟無下落。代宗皇帝也曾派人四處找尋過，終於不得蹤跡。代宗爲想念這珍珍，幾至廢寢忘餐。後來幸得遇到這李夫人，總算把他一段痴情，有了一個着落。如今代宗卽了皇帝位，滿朝文武大臣，齊上奏章，勸皇上早立正宮，無奈這代宗皇帝心中藏着一段私情，不好對衆人說得。他私意頗欲把李夫人陞位正宮，祇因有李輔國在朝，不好意思強佔人妻。當時推說因長皇子适的母親，遭安史之亂，杳無下落。把這后位虛留着，當時祇冊立韓王迥的母親獨狐氏爲貴妃。朝廷一切大事，聽之李輔國一人；所有前朝舊臣，和李輔國不相投的，到此時李輔國都要借着事故，把他們一齊排擠出去。不到一年時候，如知內省事朱光輝，內常侍啖庭瑤，及山人李唐一班三十多人，均被他假着聖旨，遠遠的發配到黔中去。李輔國平日最恨的是禮部尙書蕭華，便也借事貶蕭華爲峽州司馬。那程元振因擁立有功，威權也一天一天的大起來。元振最忌的是左僕射裴冕，便在代宗皇帝跟前，彈劾了一

本，貶裴冕爲施州刺史。那時全朝廷的文武官員，祇知有李程二大臣，却不知有代宗。從來說的，兩虎不並立，這時朝中既有李輔國，又有程元振，他兩人都是奸雄小人，終日爭權奪利，置國家大事於不顧。程元振入宮密奏代宗，說李輔國有謀反之意；代宗驚惶起來，說兵權儘在輔國手中，當以何法除之。程元振奏說：不妨。李輔國手下有一大將，名彭體盈，久已怨恨輔國專橫，祇須陛下假以辭色，不愁彭體盈不爲陛下用也。代宗便連夜傳彭將軍進宮，用好話安慰他，說汝能聯絡李輔國手下兵士，便當拜汝爲大將軍。彭體盈奉詔大喜，便暗暗的去結合一班禁軍將領，又許他們權利，令他們背叛李輔國。諸事停妥，代宗便下旨，解李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尙書兼職。又下旨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樂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李輔國得旨大怒，急親自進宮去，欲面見代宗皇帝。那朝門口已由彭體盈派兵守衛着，見李輔國進宮來，便上前去攔住，說道：尙父已罷官，不當再入宮。李輔國見手下的人都背叛自己，不覺一時氣塞，雙目緊閉，暈倒在地。左右上前扶起，李輔國氣急敗壞的說道：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赴地下事先帝矣！停了一回，裏面傳出諭旨來，賜李輔國大筭在京城外。滿朝文武，聞知李輔國失勢。

解官，便故意趕到朝門口來拜賀；把個李輔國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急回府中，寫表求解官職。第二次，聖旨下來，進封博陸郡王，仍拜爲司空尙父，許朔望入朝。李輔國當堂謝過恩，便收拾家具，遷至城外賜第中去住。他原是一朝權貴，如今削職回家，祇落得門庭冷落，車馬稀少。從來說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李輔國遷居城外，不多幾天，便來了一個刺客，在半夜時候，跳進屋子裏來。李輔國正左擁右抱，攬住兩個侍女安睡着，一柄鋼刀下去，人頭落地；那兩個侍女，從夢中驚醒過來，祇見一片血迹，李郡王頸子上不見了一個人頭。再看時，那右臂也砍去了。這兩個侍女，被李輔國臨睡的時候剝去上下衣服，一時穿衣也來不及，祇得縮在被窩裏，滿口喊着：「真天爺爺！府中人役聽得了，趕進一來看，知道郡王爺被刺，合府中上下點起燈籠火把來，四處照尋人頭；直照到毛廁中，得了李輔國的頭，却已被快刀割去了面皮，一片模糊，認不出眉目來。府中人無法，祇得命精巧匠人，另雕一個人頭埋葬，聖旨下來，還贈他做太傅官。一面行文各處，捉捕兇手。這兇手原是代宗皇帝指使出來的，叫地方官向何處去追捕。外面搜捕兇手的文書，雪片也似飛着。這真正的兇手，却安居在程元振府中。原是這兇手姓杜名濟，原銀程元振府中一名武士，今因刺死李輔國有功，便陞

做了梓州刺史官。元振自謀死了李輔國以後，又陞任了驍騎大將軍，獨攬政權，祇因郭子儀是一個忠正大臣，且手握重兵，諸事頗覺不便。他便矯皇帝詔，召子儀入京。郭子儀正和史朝義交戰，連獲勝仗；一聞朝命，急急趕回京師來，欲朝見天子。那程元振便千方攔阻，宮門口滿佈着元振的兵士，總不放郭子儀進去。那郭子儀回京十日，還不得朝見；天子心下鬱鬱不樂，後來方明白是程元振的詭計。郭子儀十分憤怒，立刻拜表，請自撤副元帥及節度使職銜；有旨准奏，便徙封魯王。適爲雍王，特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令統兵征討史朝義。程元振怕雍王大兵在握，不易駕馭，便奏請以中使劉清潭爲監軍。劉清潭是程元振的心腹，他便另帶一枝人馬，向回紇去徵兵，令回紇出兵助戰。那雍王適却是天生的一員戰將，他行軍至東京，與史朝義相遇，一連廝殺了幾陣；史朝義傷折了許多人馬，看看抵敵不住，便退進東京城去，閉關死守。又打聽得劉清潭到回紇去請兵，史朝義便想得了一條反間之計，也遣發人到回紇可汗跟前，去說唐室兩遇大喪，中原無主，請回紇可汗遣派人馬入關，收取府庫，可得金帛子女無數。此時回紇國葛勒可汗已死，傳位與牟羽可汗；這牟羽可汗，原是肅宗幼女甯國公主下嫁時所出。回紇國風俗，父親死後，兒子可娶母親爲妻。欲

知後事如何，且聽回下分解。

肅宗垂危之際，目擊奸雄殺妻殺子慘狀，其五心之悲憤，當非常人所能受。然張皇后之有如此結局，李輔國之敢於如此兇橫，皆肅宗平日有以養成之，於他人何尤？故婦人小子受寵，適以自害也。

定王生纔三歲耳，不死李輔國之刀，而死於宮女之疏略。小子何罪？亦其母平日弄權犯上，以累之也。故人苟不德，不獨自身食其報，且上累父夫，下害子女，雖貴爲帝后，亦有不能免者。可不凜乎哉！

代宗固多情人也，然遇不得其正，初有侍女珍珍，繼有李夫人，一片癡情，均不能圓滿以償。假使代宗與侍女同屬平民，則會見其一雙兩好，恩愛相守，故雖貴爲帝王，亦有不能如意者也。

### 第七十八回 牟羽可汗涎母色 代宗皇帝戀后情

甯國公主在回紇國中，有美人之目，如今文君新寡，徐娘半老，他的親生兒子牟羽可汗登位以後，忽戀親母風韻，欲娶母親爲后。這以子妻母，在回紇原是平常事體，但叫這甯國公主如何好意思



抱子爲夫，祇得辭回大唐。牟羽可汗實因愛中國女子，見母親不肯嫁他，便也打發大臣到唐朝來求婚；代宗因情面上推却不過，便指僕固懷恩之女，嫁與牟羽可汗爲妻。那僕固懷恩之女，雖也是年少貌美，但在牟羽可汗眼中看去，總不及寧國公主的風韻動人；因此夫妻二人，過不上一月光陰，便時反目。在牟羽可汗的意思，仍欲到中國來，把他母親接去，配作妻子；屢次派使臣到唐朝來，假問公主起居爲名，請公主回國去。這寧國公主是一個貞靜自愛的婦人，如何肯做這亂倫的事體？便堅辭不去。那時惱動了這位牟羽可汗，他便想親自帶兵，打進唐室京師來，搶劫他母親回國去，硬做成親。恰巧有史朝義來，虛報說中原無主，牟羽可汗便帶領回紇大兵，長驅入關。見沿途州縣空虛，人民流亡，他便乘機劫奪田地，擄掠人畜，一連失陷了十幾座城池。急報到了深宮，代宗也覺驚慌；忽遣僕固懷恩前往撫慰，又命上子雍王适，統兵到陝州去，仰勞牟羽可汗的駕。那時回紇國的兵，列營在河北；雍王與御史中丞藥子昂，兵馬使魏珙，元帥府判官韋少華，行軍司馬李進，一行人共赴回紇營中，與牟羽可汗相見。那牟羽可汗，高坐胡牀，逼令雍王跪拜；藥子昂在一傍看了，大憤，趨前高聲說道：雍王是大唐天子長子，兩宮在殯，禮不當拜！牟羽可汗不言，大將車鼻在一傍

代答道：唐天子與可汗曾約爲兄弟，雍王見我可汗，如子侄之見叔伯，禮應跪拜。魏琚也在一旁抗聲說道：雍王爲大唐太子，他日卽爲華夷共主，豈能屈節拜汝外國可汗？牟羽可汗聽了大怒，便以目視車鼻，揮兵直上，捉住藥子昂等四人，卽按在地下，各鞭背三百。越王滿面羞慚，退出營來。當晚章少華與魏琚二人，因傷勢太重而死。雍王十分憤怒，意欲進兵攻打回紇營，替二人報讎。諸路節度使，亦調兵相助。藥子昂使竭力勸阻，說：賊尙未滅，不應輕啓釁端。僕固懷恩與牟羽可汗，有翁婿之誼，使從中調處。令牟羽可汗帶領回紇兵士爲前驅，與各路人馬齊向東京進發，圍攻史朝義。雍王在陝中留守。史朝義領兵十萬，與唐朝諸將對陣。諸路節度使中，惟有鎮西節度馬璘，最是勇敢，領衆軍直殺入敵陣，銳不可當。史朝義被官兵殺得棄甲拋盔，自相踐踏屍滿山谷，斬首至六萬級，捕虜二萬人。朝義退走鄭州，僕固懷恩乘勝奪回東京城，可恨那回紇兵，自河陽入東京，肆行殺掠，搶劫姦淫，東京百姓，一再遭殃。待搶劫完畢，回紇兵便一把火，把一座東京城竟燒去了半座。諸路兵馬，因欲追擊朝義，亦無暇顧及。那史朝義被各路兵馬，追趕得無路可走，便去投奔奚契丹部，又被范陽留守李懷仙，追殺回來，看看部下七零八落，祇剩得十餘騎。史朝義料難保全，便縊死在醫

閭廟門口，唐朝安祿山史思明兩次大亂，直鬧了四年，到此時，纔得太平。但史朝義雖打平，而回紇卻在各州縣縱兵淫掠，人民逃散，城郭荒涼。代宗皇帝沒奈何，一面令趙城尉馬燧私贈賄賂，給回紇兵各將帥，勸阻他的強暴行爲；一面又下旨，特冊立回紇可汗爲英義建功毗伽可汗。自可汗至宰相，共賜實封二萬戶，又進僕固懷恩爲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令，坐鎮朔方。令護送回紇可汗歸國。那牟羽可汗，見唐室天子如此優待，便也不好意思再胡鬧了。祇是臨走的時候，還不能忘情於寧國公主，使請公主同返回國去。寧國公主知道牟羽可汗淫心未死，便願選宮女四人，贈與牟羽可汗。牟羽可汗得了唐朝宮女四人，也是歡喜，帶回宮去，晝夜淫樂。這且不存話下。但這寧國公主真是紅顏薄命，不知怎麼的，因牟羽可汗如此一鬧，他這美人的名兒，直傳到叶蕃可汗的耳中。那叶蕃可汗，原也久已羨慕中國的女色；如今打聽得唐朝有一位絕色的寧國公主，又是文君新寡，便也十分羨慕，即打發使臣到唐朝來，指名要求娶寧國公主。堂堂一位公主，豈肯做再醮婦人？宗皇帝便也嚴辭拒絕了。誰知那吐蕃可汗，竟羞惱成怒，頓時邀同叶谷渾黨項氏羌各部落蕃兵，二十萬人馬，長驅東入，前鋒衝關陷州，轉眼已逼近邠州地界了。邠州節度使火急報與朝廷。那邠

州地方，與京師相距不遠；代宗得了警報，不覺大駭，當即召集羣臣商量退兵之計。那長安地方，離邠州祇數百里遠，叫代宗皇如何不急？但當時在朝的都是文官，得了這個消息，彼此面面相覷，也想不出一條禦敵的計策來。當初唐朝金城公主，嫁與吐蕃可汗，與吐蕃在赤嶺下立定界碑，仗着金城公主與吐蕃可汗以恩義結合，總算保得幾年太平。待金城公主去世以後，吐蕃又與唐朝失和，屢次覬覦唐室邊界。當時幸得河隴一帶節度使如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一班將帥，守禦有方，尙無大患。至安史作亂，所有邊界守兵，俱徵召入東西兩京，四境空虛。在肅宗初年，吐蕃可汗逆悉籠獵贊，乘唐室內亂，便攻取威武河源等軍，並陷廓羅、岷、岷諸州。代宗即位時候，又攻入臨洮。那時郭子儀雖力平安史之亂，但也頗憂慮吐蕃之禍。在前一年，便上奏勸代宗須慎防吐蕃。這時朝廷內程元振專權，得了外人賄賂，私通吐蕃。郭子儀奏章入朝，俱被程元振扣留。到這年春天，吐蕃又大舉入寇，攻破大震關，連陷蘭州、廓州、河州、鄯州、洮州、岷州、秦州、成州、渭州一帶地方，盡佔了河西隴右地方。那邊關告急文書，和雪片似的送進朝廷來，俱被程元振一人藏匿着，不使上聞。到此時，吐蕃可汗打聽得寧國公主是中原第一個美人，便遣使來京求婚。若答應他的婚姻，他便願

退兵出關，永遠稱臣。無奈這寧國公主貞節自守，誓死也不肯做失節婦人。吐蕃可汗欲得此美人，便長驅直入，到涇州地方。那涇州刺史高暉，原是程元振的羽黨，早與吐蕃可汗暗通聲氣。一見吐蕃兵到，便開城迎接，把城也獻了。一面自願充蕃人的向導，又攻入邠州。邠州刺史官逃進京師來，報告吐蕃兇橫情形。代宗纔得聞知，沒奈何，祇得令郭子儀前去救應。那郭子儀教兵未至，吐蕃兵已浩浩蕩蕩，殺奔奉天武功，橫渡渭水而來。那時雍王适，使判官王延昌，星夜趕進京師來，請求救兵。又被程元振攔阻，不得入見。那時渭河北面守將呂月，率精銳二千人，與吐蕃兵奮勇搏戰。那吐蕃兵漫山遍野而來，呂月終至戰敗被擒。吐蕃兵直衝過便橋，攻至京師城下。滿朝文武，俱各張皇逃命。宮庭大震，那班妃嬪，都圍住代宗痛哭。代宗見勢已危急，祇得帶領一班妃嬪，由雍王适率領一小隊人馬保護着，出奔陝州。郭子儀聞得京師危急，忙從咸陽領兵趕回。一入京師，祇見百官逃散，人民流離。打聽得皇帝已出亡在外，便急急追蹤出城。纔到開遠門口，遠遠見將軍王獻忠，帶領着騎士五百人，擁了豐王璣，後面跟着幾個官員。又另備花車一輛，車中却是空的。前面一對紅旂，夫役百餘人，各各擡抬着猪羊牲口，臉上各有得意之聲，洋洋而來。郭子儀一看，知是投順吐

蕃去的。便橫刀躍馬，趕上前去，攔住去路，大聲喝問：汝等欲何往？王獻忠見是郭子儀，先有幾分膽寒，忙下馬躬身說道：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公身爲元帥，何不行廢君立君之事，以副民望？獻忠話未說完，那豐王瑋也上前來說道：元帥爲國家重臣，今日之事，祇須公一言便定。公奈何不言？郭子儀大聲說道：朋友尙不可乘人之危，况殿下與聖上係叔姪之親，豈可骨肉相殘？今日之事，下官祇知有天子，不知有他！說着，便怒目而視。幾句話，說得人人驚慌，個個羞慚。郭子儀又喝着王獻忠道：今日獻城降虜之計，必出於汝！豈不畏國法耶？說得衆人啞口無言。郭子儀便命諸人隨着自己，出了京城，向東而行；沿路招撫散兵，前往陝州，保護代宗。這京師祇成了一座空城，那吐蕃可汗，到京城，見宮殿巍巍，却不敢逕入；當有唐朝降將高暉，首先馳入。那吐蕃可汗，隨後進了後宮。這時六宮妃嬪，俱已逃散；祇留那些老病的宮女，給吐蕃人見了，已視爲天仙美女，各各搶佔了去。祇有這吐蕃可汗，一入宮門，便搜尋那寧國公主；這寧國公主，看看城郭破碎，帝后遠走，自嘆命薄，早已投入太液池中，自己淹死了。可憐這吐蕃可汗，千辛萬苦的殺進京師來，祇撲了一個空，心中大失所望；便令他手下大將馬重英等，在京師地方，焚掠淫殺，把一座錦繡的長安城，鬧得十室九空。吐蕃又

從民間去搜出一位唐朝的子孫廣武王承宏，便立他爲帝。又令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爲相。打聽苗晉卿是唐朝一位賢臣，便把他從家裏拖出來，拜他做太宰官。那苗晉卿站在朝堂上，却是閉口不說一語。吐蕃可汗却高坐殿頭，呼叱百官。自有一班貪戀祿位的無恥官員，聽這外國王的叱咤。這時郭子儀手下軍士甚少，到御宿川地方，紮住人馬。一面令判官王延昌到商州去招撫舊部。那各路軍馬，得了郭子儀的號令，齊奔赴咸陽來。郭子儀對各將帥哭說一番，求大家同心協力，收復京城。衆軍官都感激零涕，誓遵號令。郭子儀一人先至行在，朝見代宗皇帝。代宗怕吐蕃兵馬趕出潼關來，欲留子儀護駕。子儀奏稱：臣不收復京師，無以對先帝；我若出兵臨田，虜必不敢東來，請陛下勿疑。代宗准奏。郭子儀便派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率二百騎出臨田，授以密計。并令第五琦爲京兆尹，與全緒同行。且調寶應軍使張勳，統兵千人，作爲後應。全緒軍駐在韓公堆，白日打鼓，夜間放火，作爲疑兵。另選騎兵二百人，渡過澧水，游弋長安。吐蕃兵此時已飽掠，正欲滿載而歸。忽聽得城中百姓，彼此歡呼道：郭令公從商州調集大軍來攻長安矣！吐蕃可汗令探馬出城去探聽，回來報稱：郭公確有大隊官軍，卽日前來圍攻京師。吐蕃大將馬重英聽了這消息，不由得惶恐起來。

在半夜人靜時候，京師四城鼓聲驟起，接着一片喧嚷，隱約聽得郭令公三字。郭令公便是郭子儀，因前封代國公，後封汾陽王，京師百姓都稱他郭令公。那高暉聽了這喊聲，先已嚇得驚魂失魄，連夜出城逃走。那吐蕃可汗亦站不住腳了，即帶領衆蕃兵向北退去。其實此時郭子儀尙在咸陽地方，皆由長孫全緒打發手下部將王甫潛入城中，陰結少年數百人，乘夜在城中鼓噪。可笑吐蕃二十萬將士，竟被郭令公只三字嚇退了。這全是郭子儀之妙計。吐蕃兵退，捷報到了咸陽，子儀轉奏行在，請代宗回轅。代宗正巡閱潼關，查出豐王瑛等在京師做的反叛事體，便勃然大怒，傳旨賜豐王自盡。一面返駕京師。代宗尋覓得甯國公主的屍骨，從豐埋葬。此番吐蕃作亂，皇帝出奔，全是程元振一人從中作祟；他在暗地裏勾通了外國，滿想借着吐蕃的兵力，滅去唐朝，平分天下。如今被郭子儀一番計謀，依舊保住了唐家天下，他心中萬分惱悶，把個郭子儀已恨入骨髓了。如今皇帝回轅，在程元振也祇得裝做沒事人兒一般，也隨駕回朝。當時祇有一位太常博士柳伉，上奏彈劾程元振。他那表章上說道：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闕，焚陵寢，武士無一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



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定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願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他這疏中，說得何等痛切。當時諸路節度使，祇因痛恨程元振一人，所以代宗屢發詔徵諸道兵，却無一應召的。到此時，代宗讀了柳伉的奏章，心中方有感動。祇因當初程元振有護駕之功，使也不忍取他的性命，祇削奪官爵，放回田里。那程元振得了詔書，還是說：「皇上一不念舊情，十分怨恨，代宗回朝的第三日，便在兩儀殿賜郭子儀宴，文武百官陪宴。當殿又賜郭子儀鐵券，畫像在凌烟閣上，算是唐室極大的忠臣。到此時，復得安享太平。」代宗在危急出奔的時候，還不忘情於李夫人，帶着李夫人，一同至陝州避亂。如今又帶着李夫人回宮來。李輔國早已去世，一無顧忌。代宗使下旨，冊立李夫人為正宮皇后，立雍王适為皇太子。代宗和李夫人二人的心願，到此纔得償了。帝后二人在宮中，形影不離，言笑相親，十分恩愛。所有六宮妃嬪，都不得望見天子顏色。代宗欲掩去皇后從前的事蹟，特令皇后冒姓獨孤氏。宮中都稱他為獨孤娘娘。這獨孤皇后，隨身帶着一架短琴，每

一彈奏，空中宛似有鬼神吟唱的聲音。代宗皇帝問：此琴何以有如此神異？獨孤皇后奏稱：此琴原爲東海彌羅國所獻，同時尚有一鞭，鞭稱軟玉鞭，琴稱軟玉琴。當時李輔國得了外國供物，往往沒收入自己府庫中；宮中帝后，一無聞知。軟玉鞭，李輔國已送入宮中，張皇后收藏着，獨有此軟玉琴，沒收在李輔國府庫中。皇后在李輔國家中時，獨愛此琴，因此隨帶在身傍。此琴身係平常桐木所製，原不足異；祇因琴上的絃線，原是碧玉蠶所吐之絲。東海彌羅國，有一種桑樹，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亦數百畝。樹上有蠶，身長四寸，遍體金色，吐絲成碧綠色，亦稱謂金蠶絲。一尺長的絲，可以拉成一丈長，搓成絃索，裏外透明；雖合十夫之力挽之，亦不能斷。製或弩絃，箭發可達一千步遠；製成弓絃，箭發可達五百步遠。那軟玉鞭，光可鑑物，雖藍田美玉，不能勝之。屈之首尾相接，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能傷缺。代宗聽了皇后這一番話，便在滿宮中找尋這軟玉鞭；後來代宗游幸興慶宮，在夾牆內，尋得一個寶匣，匣中藏着一支玉鞭，那柄上刻着軟玉鞭三字，與皇后那張軟玉琴，配成對兒。獨孤皇后是不會騎馬的；代宗又每日退了早朝回宮來，親自挽着一匹青鬃小駒，扶皇后跨上雕鞍，在興慶宮四面走廊下，教皇后學着騎馬。柳腰親扶，玉

肩軟貼，笑語相親，馳驅如意；宮庭之間，自有許多樂事。代宗每日祇愛與皇后親暱，所有國家大事，一齊託付與丞相元載。六宮中妃嬪，見萬歲性情和順，便終日追隨着游玩；便是代宗皇帝，要得皇后的歡喜，也合那班妃嬪們陪着飲酒歌舞。許多嬪妃，誰不要討皇帝的好兒，便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有萬歲和娘娘跟前跳着唱着。可憐他們獻盡狐媚，滿心想得萬歲的憐愛，得皇帝的臨幸；誰知這代宗一心在皇后身上，一到宮燈明亮，那皇帝便和皇后二人，雙雙攜手，回正宮自尋歡愛去了。祇丟得六宮粉黛，冷落枕衾。這位娘娘未入宮以前，已和皇帝私地裏生了一個皇子，取名一個迴字，現已封爲韓王；入宮以後，接着又生了一個女兒，便是華陽公主。長得和母親一般美麗，代宗十分歡喜，常常抱在懷中，逗着他玩笑。一日，萬歲和娘娘游幸，至寶庫門前，遠望屋頂上，透出一縷神光來，照射在空中，搖閃不定。代宗甚是詫異，忙傳掌庫大臣來問時，那大臣奏稱：庫中有寶物，每夜發光，穿射屋頂。代宗便命開着寶庫門，進屋去看時，祇見那神光是從寶樹裏一個絳紗袋中發出來的。代宗伸手去把絳紗袋摘下來，打開來看時，原來袋中藏着一粒潔白光明的大圓珠；那珠子托在掌中，光芒却照射一室。代宗看了這珍珠，不覺太息着，對皇后說道：此名上清珠，原是

玄宗太上皇在時，願賓國所獻。當時朕年甚幼，爲太上皇所愛，常稱朕有異相，爲吾家一有福天子。便以此上清珠賜朕，裹以絳紗囊，繫於朕頸上。直至太上皇升遐，纔把此珠收入寶庫中。日久朕亦忘之。今見此珠，如重見祖父也！代宗說時，獨孤皇后去把上清珠取在手中看時，見珠中隱約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適值保母抱着華陽公主隨在身後，那公主見了寶珠，便伸着兩隻玉雪似的小手兒來抓取。皇后便把上清珠連繩子替公主掛在頸子上。那小公主見得了珠子，便開口嘻嘻的笑着。代宗歡喜，便把珠子賞給公主。那保母聽了，忙抱着公主叩頭謝恩。這時李輔國已死，他生前吞沒外國進貢來的珠寶，藏在府中的，有千餘件。到此時獨孤皇后對代宗皇帝說了，代宗便打發幾個內臣，往李輔國府中去查抄。所有府中藏着的奇珍異寶，盡數沒收入大內寶庫中。有香玉辟邪二寶，每件高一尺五寸，已被李輔國在生前毀去。那香玉的香氣可聞於數百步以外，上面雕成樓臺人物，十分工細。雖嚴鎖密封，藏在金箱石匱中，終不能掩其氣。人從玉傍行過，或衣角拂拭，便香留襟袖。終年不散。便把衣服洗濯數四，亦不消失。李輔國生時，常將此二寶置在座傍。一日，李輔國正脫巾櫛沐，聞辟邪發聲大笑。那香玉中却不住的發出悲哭聲來。李輔國大詫，忙向二

寶呵喝；誰知那大笑的，變而狂笑，悲哭的，却又涕泗交流。李輔國心中惡之，隨手拿起一支鐵如意，把二寶打成碎粉；喝令婢子拿去，投入廁中。從此李輔國屋中時時聞得悲號之聲。那輔國所住的宅子四周，路人從他牆外走過，便聞得香風濃郁，終年不散。第二年，李輔國便被刺而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人生最不幸，則爲帝皇子女；不獨其平日行動游宴不得自由，卽其一生婚姻大事，動關國交，往往作帝皇之酬贈品，一生含冤抱屈，莫能自伸。如寧國公主者，以絕世佳麗，而遭胼臄之污，其身世亦大可憐矣；詎意天厄美人，復令其受逼，赴水以死。紅顏薄命，千古一例也！

宦官以不學無術之人，一朝手握大權，惟知以私利是圖。如李輔國、程元振輩，狼狽爲奸，幾覆唐社；而元振竟敢私結外援，隱謀天下，其用心之險，尤甚於輔國。然其膽大妄爲，則輔國有以養成之也。

自來佳人如才子，亦有遇不遇之分；如李夫人者，初嫁輔國，落於殘廢陰刻人之手，其命亦苦矣。忽遇一多情太子，私結同心，至此一躍而正坤位，且一雙兩好，樂勝畫眉，使天下才子佳人

讀之豔羨不置也。

### 第七十九回 落魄女子充故劍 多情天子憐新人

李輔國平日最寵愛的一個婢子，姓慕容的，原是肅宗的宮人，張皇后賞與輔國。輔國因李夫人久不回家，便十分寵愛這婢子，合府中人稱他慕容宮人。那時他見李輔國把此兩樣寶物打成粉屑，又喝令婢子拿去，投入廁中。這慕容宮人仗着自己是相公寵愛的人，便暗暗的把這玉屑留下一半，收藏起來。至此時，魚朝恩訪得慕容宮人藏有香屑二合，便願出錢三十萬，向慕容宮人買得。誰知這寶物終是禍胎，魚朝恩後來也因犯上作亂，天子大怒，將他捉去正法。在朝恩未死的前一年，那香屑忽化爲白蝶，四散飛去。一時京城地方，傳爲奇事。這都是後話。如今再說代宗皇帝，把李輔國府中的寶物，盡數抄沒入庫以後，揀那獨孤皇后所心愛的，一齊搬來陳列在皇后寢宮裏。帝后二人，早晚把玩着。這獨孤皇后，却也生性賢德，他在宮中，如此得皇帝寵愛，但絲毫不肯攬權。代宗每遇朝廷有疑難大事，便與皇后商酌，皇后便再三避讓，說婦人見識淺短，不當參預國家大事。代宗皇帝要得皇后的歡心，便去訪尋后家的子姪輩，賜以官爵。那皇后知道了，便竭力辭謝，說妾父

元擢，與李輔國同黨，原負罪於國家，得逃頭戮，已是萬幸，豈可使罪人之後，復得功名。代宗見皇后如此謙讓，更是歡喜。這一年六月，是皇后四十歲大慶，代宗皇帝因欲使皇后歡喜，便在御園中遍紮燈綵，令命婦夫人們，入宮陪伴皇后游宴。三十六宮妃嬪媵嬙，個個濃裝淡抹，在各處游玩不禁；入夜，燈光齊放，密如繁星，真是城開不夜，笙歌處處。這位多情天子，却終日追隨皇后裙屐，言笑相親；這一晚，萬歲與娘娘在御園中，直游玩到夜深月落，纔回宮安寢。第二天，羣臣上表，請加皇后尊號；代宗下旨，尊爲貞懿皇后，皇后心中，也甚是歡喜。祇因那夜萬歲和娘娘在御園中游玩，天上一輪皓月，人間滿地笙歌；代宗在月下花前，看貞懿皇后，愈覺美麗得和天仙一般，兩人又說起從前在東宮月下偷情的事體，看看左右無人，便情不自禁的在那白石欄邊親熱了一回。兩人到情濃的時候，祇管迷戀着眼前風流，誰知這貞懿皇后嬌怯怯的身軀，受不住風露欺凌，過了三天，使病倒在牀。代宗皇帝如何捨的，便把坐朝也廢了，終日陪伴在皇后榻前，調弄湯藥，又用好話安慰着。但從來好事易破，這位皇后病了二十四天，竟是香消玉殞了。這代宗如何忍得，便搶住皇后的身體，嚎啕大哭起來。合宮中多少妃嬪宮女，圍着勸着，代宗總是涕泣不已，早哭到夜，夜哭到明，精神

恍惚，好似害了瘋癲病的一般，終日抱着皇后的屍身，不肯放手。直過了三天，經一班元老大臣，和妃嬪官女跪求着，纔把皇后的屍身收殮，靈柩停在內殿。代宗便伴臥在棺木一傍，晝夜不肯離開；想到悲傷的時候，便拍着棺木大哭一場。每到上食時候，代宗便坐在柩前伴食。御園中名花開放，代宗便親自去採一枝來供養在靈座前；遇有大雷急雨，代宗便至柩前軟語安慰着，妃嬪們也去宿在內殿，伴着萬歲。無奈這時代宗一心在已死的皇后身上，看着這六宮粉黛，好似糞土一般；看着這位萬歲爺形容憔悴，精神愉快，快要成大病了，滿朝的文武大臣，人人憂慮徬徨，天天在朝房裏會集了許多官員，商議勸諫萬歲的話。內中有一位補闕官姚南仲，便上了一道奏章，力勸皇上養身節哀。又說：皇上宜上體祖宗付託之重，下慰賢后九泉之心，亦不當自取暴殄。代宗讀了這幾句話，纔覺恍然大悟，便下旨於內宮園中治陵，以便朝夕望見。姚南仲又上奏力言不可，說歷來帝王，無此體制；且卜葬宮庭，亦非所以安陰靈之道。又經羣臣再三勸諫，乃下詔葬於莊陵。出殯這一天，儀仗十分隆盛，滿朝官員，俱步行遠葬。代宗亦素衣白馬，緊隨在靈車後面。又令宰相常袞，代皇帝作哀冊，表天子燕婉之情，叙皇后賢淑之德。那文武百官，俱獻挽辭。代宗回宮去，擇那辭意悽惋。



的，令樂府製成喪歌，付妃嬪曼聲歌之；萬歲一聞歌聲，使哭不可仰。此時祇有元載，常與皇帝相見，退出宮來，常與各大臣談及，萬歲哀毀不已，臣下應設法勸諫。但商量了半天，也想不出一個好方法來。後來還是姚南仲，想得了一個解憂的方法。代宗在東宮未識皇后以前，曾私一沈氏宮婢，冊爲太子妃；生一皇子，現已立爲太子。後因東京變亂，倉皇出奔；沈氏陷入賊中，至今生死未卜。當時代宗與沈氏情愛亦甚篤，曾行文各州，訪尋沈氏下落，終不可得。至此時，姚南仲忽得一計，祇推說沈氏尚在民間，便奏報皇上，代宗的愛戀沈氏，當初也與愛皇后一般；如今皇后已死，忽聽奏說沈氏尚在民間，不覺把已死的情懷，無端勾引了起來。接着又得中州太守報稱，沈氏現已在中州地方覓得；代宗不覺大喜，便下旨以睦王述爲奉迎使，工部尙書喬琳爲奉迎副使，又遣昇平公主同行，爲侍起居使者。奉皇帝冊文，向中州進發。那睦王到了中州行宮參拜，見上面坐着的，果然是一位沈氏貴妃。這睦王在宮中的時候，也曾見過沈妃的；今見那婦人面貌依然，祇是更美麗了。那昇平公主雖不會見過沈妃的面貌，但平日聽代宗皇帝常常說及沈妃，前待萬歲住西京的時候，冬夜因割牛脯奉皇帝，傷及左手食指；如今昇平公主在一傍侍奉，暗地留心看沈氏的左手時，果然

有傷痕。在沈氏貼身，尙留一女官，名李真一；這李真一，原也曾侍奉過代宗皇帝的，昇平公主原認識他的。後避難在東京，史朝義賊兵打破城池，肅宗帶着代宗，逃出東京城；當時失散宮眷甚多，李真一也流落在民間，輾轉與沈氏相遇。被中州太守訪得，一齊收養在行宮裏。到此時，代宗皇帝派朝廷大臣，備着全副法駕，到中州去把沈氏迎接進宮來。到京師，已時傍晚時分。代宗皇帝親御芸暉殿迎接，見了沈妃，對拉着手兒，不禁流下淚來。當即在殿上擺設盛筵，代宗與沈妃並坐在殿上飲酒，文武大臣，挨次兒上來參拜道賀。代宗下旨，賜羣臣就殿前飲酒，樂府獻上女樂，一時笙歌雜奏，舞影翩翻。代宗方轉悲爲喜，開懷暢飲。大臣各獻喜詞，這一席筵宴，直飲到夜半，方撤席回宮。那女官李真一送沈妃回宮，便退出來；在宮門口，遇到高力士之子高常春。這高常春當初與李真一在宮中，原是厮混慣的；今日相見，李真一便笑着迎上去，說：「高公！俺們多日不見了！誰知那高常春却一言不發，劈手向李真一當胸揪住，大聲喝道：『俺今日問你個欺君之罪！那李真一不覺大驚，忙問：俺有什麼欺君之罪？』高常春冷笑着說道：『今日那個沈妃，分明是俺的妹妹；你如何拿他冒充沈妃，却送進京來欺蒙聖上？這欺君之罪，看你如何當得！』李真一到此時，被高常春看出破綻來，方不

敢抵賴，忙爬在地下，不住的叩頭，求常春替他包荒。說：這是俺和你妹妹在中州地方流落，窮極無賴時候商量下的計策。原來高力士生前收養着一子一女，却是同胞的兄妹；他哥哥高常春，高力士在日，便帶他進宮去，也充了一名內侍官。妹妹名彩雲，因兄妹情愛很深，彩雲便常進宮去，探望他哥哥，因與女官李真一相識。那時代宗皇帝，已立爲太子，住在東宮。沈氏原是一個侍女，與太子結識上了私情，生了王子，便扶立爲太子妃。當時在東宮諸妃中，算沈妃的面貌，長得最是美麗。宮女們口中常常傳說，彩雲在暗地裏最是留意沈妃的神態；凡是沈妃的一言一笑，彩雲却模仿得十分相似。說也奇怪，這彩雲的面貌，却又與沈妃長得一模一樣的。更奇怪的，當年沈妃伴代宗皇帝在東宮的時候，因在夜靜的時候，代宗和沈妃二人，圍爐清談；那爐子上烤着肉脯，沈妃隨手拿着佩刀，割取肉脯，奉與代宗吃着消遣。代宗挨近沈妃坐着，見沈妃的粉腮兒映着燈光，嬌滴滴越顯紅白，忍不住伸手過去摸着沈妃的面龐；那沈妃佯羞躲避着，側過腰兒去，一不留心，那金刀兒割破了左手的食指，頓時血流如注。慌得代宗皇帝，忙把沈妃撲在懷裏，把袖口上的綢兒扯下來，急急替沈妃包着傷痕，忙用好言撫慰着。恰巧那彩雲也因剖瓜割傷了左手食指，後來因安史之

亂，彩雲和李真一二人，都被賊兵追趕，流落在民間；那李真一遇到一個老年尼僧，收留在佛院中，苦度光陰。那彩雲，却還是一個處女，落在歹人手中，拿他去賣給一個員外，充當婢妾。這員外原有一位夫人的，一見彩雲進門，便和他丈夫大鬧，立逼着把彩雲趕出大門，因此便保全了彩雲的貞節。可憐彩雲被那夫人痛打一頓，趕出大門，真是無路可走的時候，倚定在一家大宅院門口，祇是掩面悲泣。却巧李真一從他身傍走過，兩人患難相逢，便忍不住拉着手痛哭，各訴別後的苦楚。李真一見彩雲無家可歸，便勸他一塊兒投到佛院中去；那佛院中的老尼僧，生性甚是慈悲，見彩雲的身世可憐，便也一齊留下，好茶好飯看待他二人。也是他二人的命中磨蝎未退，到第二年，那老尼僧圓寂了；佛院中祇留下了幾個年輕女尼們，却個個都是不守清規的。老尼在日，也瞞住了老尼，在外面偷偷的結識了許多浮頭少年；如今老尼過世了，那班年輕女尼，索興丟去了臉面，個個把那班浮滑少年，拉進佛院來，吃酒唱小曲。到夜深的時候，便留在佛院中姦宿。李真一和高彩雲二人，看了這種不堪的形狀，便知道安身不住，但一時也沒有棲身之處。他二人每見有男子在屋中，便深深的去躲在後院，不敢向外面探頭兒；被那班惡少落在眼中，打聽說是宮裏逃出來的，引

得那惡少個個好似餓死雄狗一般，搶着到後院去，百般勾引他二人。到這時候，李真一和高彩雲二人，萬萬存不住身了；便在夜靜更深時候，二人偷偷的逃出了佛院。祇因李真一偶然在惡少口中聽得說萬歲正派奉迎使到各路州縣尋訪沈貴妃。從來說的人急智生；李真一平日把惡少的話，記在心中，今他二人從佛院中逃出來，苦於無路可奔，忽然記起那朝廷尋訪貴妃的一句話來，看看高彩雲的面貌，原也十分像沈貴妃的，最巧的是沈貴妃左手食指有刀傷痕迹，那高彩雲的左手食指上，也有刀傷的痕迹。便想把彩雲冒充做沈貴妃，去報到官裏，暫圖眼前溫飽；將來得到宮中，再把真情說出，也不算遲。當時便把這意思對彩雲說了，彩雲原是個女孩兒，懂得什麼欺君之罪？又因自己長着一副花容月貌，一生飄泊，得不到一個如意郎君；今聽了李真一番言語，不覺鈎動了他的富貴之念。兩個女人，竟不知利害的，向中州太守堂上一報；那位太守，聽說是當今的貴妃到來，便嚇得他屁滾尿流，忙喚他夫人出來，把彩雲迎接進行宮裏去住下，一面又急急上奏朝廷。代宗一聽說他心愛的沈妃，有了下落，便喜得他不及細思，立派睦王和昇平公主二人，去把彩雲和李真一二人迎接進宮來。進宮的時候，已近黃昏；在燈光下面，祇因彩雲的面貌，十分

像沈妃的，原是一時也分辨不出來的。從來說的新婚不如久別；代宗中原與沈妃分別了，當時並肩兒傳杯遞盞。正快樂時候，便有幾分不似之處，也決不料有欺冒之事。當局者迷，傍觀者清；當時獨有那彩雲的哥哥高常春，在殿下伺候着，暗暗的留神看時，竟被他認清。那高坐在殿上的，決是他妹妹，決不是那沈氏貴妃。究竟他兄妹二人，自幼兒相伴到長大，有許多神韻之間，別人所看不出的，獨有高常春能看得出來。這高常春因走失了他妹妹，他兄妹之情甚深，也曾幾次在各州縣尋覓過，正苦於尋覓不到；如今見他妹妹，竟敢高坐殿上，和萬歲爺並肩促膝的淺斟低酌。那彩雲因得親近萬歲，心中正是說不出的快樂，他哥哥在殿下站着，心中却又說不出的惶恐。常春知道這欺君之罪，是要問斬的；他滿意趕上殿去，把這事喊破了，卻又沒有這個膽量。眼看着萬歲爺攜着他妹妹的手，進內宮去了；他一個人，祇急得在宮門下打旋兒。一眼見那女官退出宮來，他心知這件事，都是這李真一鬧的鬼；眼看着這件事，不能挨到天明，便要鬧破了。這欺君之罪，不獨他妹妹不能逃，便是他做哥哥的，也犯了一勾結的嫌疑，不能免得一死。常春心中一急，便上去揪住那李真一不放。這李真一初意，祇圖能夠回得宮來，他也不曾想到有欺君的大罪；各今被這高常春

一說破，便也慌得眼淚直流，祇是跪在地下，不住的磕頭，求高常春救他，想一條免禍之計。高常春說道：「這還有什麼法？想的，欺君之罪，如今已坐定了；俺二人在此捱着，到天明砍腦袋便了！」一句話，說得李真一渾身索索的抖，滿臉露出可憐的神色來。這高常春到此時，看李真一副可憐的樣子，回心想他二人的性命，總有早晚難逃的了，便不覺把心腸放軟下來了；這李真一，原也有幾分姿色的，高常春看着，心中不忍，便伸手去把李真一扶起來。他二人臉和臉兒偎着，高常春心中一股戀愛的熱念，不覺鼓動着，自告奮勇，拍着胸脯道：「我的人兒！你莫愁憂罷，事到如今，湯裏火裏，都有我承當！倘這件事鬧破，萬歲爺查問下來，你祇推說一概不知，有俺上去頂替。俺祇自己招承，說全是俺想這李代桃僵之計，欺蒙了聖；當時祇圖安慰聖上的悲念，却不曾想到犯了欺君之罪。若有死罪，俺便一身去承當。說着，却不由得李真一把全個身兒縱在高常春懷中；高常春趁勢撲抱住了，二人却暫時得了樂趣。如今再說代宗皇帝滿心快樂，扶住這個假沈貴妃的肩頭，退回寢宮去；左右宮嬪，一齊退出。這個假貴妃手中捏着一把汗，服侍萬歲上龍牀睡下，自己也把上下衣卸去，臨上牀時候，不由得小鹿兒在心頭亂跳。這位多情天子，原是想得久了；見假貴妃攢進繡

袞來，忙伸過兩臂去，當胸一抱，騰身上去。不由得大喝一聲道：「何處賤婢！膽敢冒充宮眷！那假貴妃見跪計破了，慌得他赤條條的爬在枕邊，祇是碰頭。口中連說：『婢子該死！原來這個假貴妃，還是一個處女的身體，如何能瞞得皇上？』代宗一近身去，便已知道是假冒的，不由得大怒，喝問着。如今見這女子長着一身白膩肌膚，跪在枕上，渾身打着顫，露出一副可憐的形狀來。從來美人越是可憐，便使人越覺可愛。這位代宗皇帝，又最是多情不過，最能憐惜女人的；見身傍跪着這一個渾身一絲不掛的美人，再細看他眉目身裁，却處處像那昔日的沈氏妃子，不覺把新歡舊愛，齊併在這彩雲一個人身上，立刻轉過和悅的臉色來，伸手把彩雲扶起，摟在懷中，問個仔細。那彩雲到此時，纔放大了膽，把在外如何流落，又如何用計冒充做貴妃，由地方官送進宮來，一五一十的在枕上奏明了。這一夜的恩愛，鸞顛鳳倒，百事都有；第二天萬歲爺心中歡喜，立把彩雲封做良娣。又下旨，再着各處地方官，訪覓沈妃真身。又叮囑，雖有疑似者，亦可送入京師，由朕察看。當時詔書上有兩句道：『吾寧受百罔，冀得一真。』但這道詔書下去，頓時又引起了許多假充的沈妃來了。內中有幾個面容美麗的，代宗便將錯就錯的留在宮中；有立為貴嬪的，有立為昭儀的。代宗皇帝終日與這班美



人尋樂，却把朝廷大事，拋在腦後。當時最掌朝廷大權的，便是那元載一人，紊亂朝綱，公行賄賂；如有內外官員，欲出入朝見的，非先將良金重寶，孝敬與元載不可。元載的府第，廣大高敞，他因宮中有一座芸輝殿，便也在府第西偏建造了一座芸輝堂。芸草，原出在於閩國，煎其汁，潔白如玉，入土不爛。春成粉屑，塗在壁上，光照四座，香飛十里，所以稱做芸輝堂。堂中雕沉檀爲梁柱，飾金銀爲窗戶；室內陳設黎屏風，紫綃帳。此屏風，原是楊國忠府中的；屏上刻前代美人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又絡以眞珠瑟瑟，精巧奇妙，非人工所能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是以鮫綃製成的；輕疏而薄，裏外透明，望之如無物，雖在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自生清涼，其色隱隱焉，有帳如無帳也。其他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芸輝堂外有一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紅大如牡丹，其種不知從何處得來，又有碧芙蓉，香潔肥大，勝於平常。元載每至春夏花開之際，憑欄觀玩，忽聞歌聲清亮，若十四五歲女子唱着，聽其曲，便是玉樹後庭花。元載十分驚詫，再審聽之，歌聲出自芙蓉花中，近聽之，又聞喘息甚急。元載惡爲不祥，即將花折下，以刀剖開花房，一無所得。合府中傳爲奇事。元載臥牀前，懸有一龍髻拂，色紫可長三尺，削水精爲柄，刻紅玉爲環鈕，每值風雨晦冥，

將龍髯拂着兩點，便覺光彩動搖，奮然怒張。將此拂置之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空中作嗚嗚響，雞犬牛馬聞之，無不驚竄。若將此拂浸入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滔滔不絕。燒燕肉薰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此物原是琉球國所貢，被元載隱沒入府，每值府中宴會，元載必將此龍髯拂遍示座客。後有人言之於代宗，代宗亦甚愛之，屢向元載索看。元載百般推委，代宗大怒，不得已，始將此龍髯拂進呈大內。元載十分好色，凡府中婢僕，略有姿色些的，他便引誘成姦。元載好潔成癖，他每行淫之前，必令此女再三洗沐，裹以繡衾，裸體入牀；每次被污，必以珍物爲之遮羞。暗令府中幹僕，在左近物色婦女，攜入府中，供相公淫樂。那婦女們貪得遮羞之物，使爭以身獻之。計前後所淫，不下五六百人。他又令府中姬妾，勾引官家內眷，暗與通情。元載臥處，分春夏秋冬四室，陳設華麗，衾枕精潔。每值內室筵宴，邀集官員內眷入府，往往因貪戀枕衾精潔而被污的，彼此含忍不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夫婦之愛，各有前緣；其相聚之久暫，非人力所可強也。疎則久，密則短；如代宗之與李夫人，昕夕追隨，用愛太密，無怪其中道分離。故從來好事多磨，良緣大妬，亦天地間一不可解之理。造

化弄人，亦無可奈何之事也！

力士之女，冒稱爲沈妃，而入宮見寵，亦一千古佳話。然亦賴高女之花容玉質，有以感回天之愛；不然者，將見其薦枕未成，而身首異處矣。但代宗之愛高氏女，亦以其甚似沈妃；在新歡之中，亦寓舊愛之意也。

代宗未納高女，及諸僞沈妃以前，精勤明決，固亦一代英主也；其後情天缺陷，迷於色慾，置國家大事於不問，坐使元載輩專權召亂，致有他日之變，甚矣！情之關係於人生，也有如此！

### 第八十回 元載納嬌妻身敗名裂 子儀綁愛子義正辭嚴

元載淫污大臣眷屬，當時人人畏其勢，怒不敢言；然一般無知婦女，則貪戀其枕衾精美，爭相獻媚。會有左拾遺林清，購得一姬人，獻入元載內宅，爲生平所未經之美色，元載得之大喜。當初岐王，有一愛妾，名趙娟的；元載入宮時，一度相見，美絕人寰，祇以爲親貴內眷，不敢稍涉妄想。但事隔十年，常在元載心頭盤旋，依依不能釋。誰知如此美人，岐王竟不能銷受；次年，岐王身死，趙娟飄泊在民間，嫁與薛氏爲妻。薛爲長安大賈，家財百萬，自得趙娟，使百端寵愛，家中資財，任其揮霍。趙娟至

薛家六月，便產一女，是爲岐王遺種，取名瑤英，美麗更勝其母。瑤英在襁褓之中，因家中富有，趙娟便以香玉磨成粉屑，雜入乳中，使瑤英食之，故瑤英生而肌膚奇香。可憐薛氏一生經營，百萬家產，盡敗於趙娟一人之手。後薛氏去世，家已赤貧。惟薛瑤英長成如洛水神仙，姿容曼妙，滿京師地方，人人都嚷着稱薛美人。這時趙娟貧困益甚，聞元載愛好婦女，凡婦女入府，薦寢的，皆給珍物遮羞。因賂幹僕，得入府，與元載相親。元載一見趙娟，得償宿願，固自歡喜；但相隔十年，不免有美人遲暮之嘆，欲兼得瑤英。趙娟索身價巨萬，門下有林清者，方有求於元載，便以萬金購得，獻入府中。元載見此絕世佳人，不覺神魂飛越。當納瑤英爲姬人，處以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却塵，是獸名，不染半點塵土，因名却塵。原出自句麗國，取其毛爲褥，貴重無比。句麗國王，遣貢入朝，沒入元載府中。今以供美人寢臥，溫軟異常。其色深紅，光彩四射。元載又從海外得龍綃之衣一襲，祇一二兩重，握之不滿把。瑤英體態輕盈，不勝重衣，元載卽以此衣賜之。薛瑤英幼讀詩書，更善歌舞。仙姿玉質，元載對之，魂意都銷。從此寵擅專房，元載亦一心供奉，視他家婦女如糞土矣。薛瑤英輕歌妙舞，動人心魄。當時有賈至、楊公南二人，與元載交誼最厚，每值宴會，座中有賈、楊二公，便令瑤英出內室，歌舞勸酒。

賈至贈詩云：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楊公南贈長歌，中有句云：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當時滿堂賓客，盡爲瑤英一人顛倒，爭獻珠衫玉盆，供瑤英一人享用。羣贊爲：雖旋波搖光飛燕綠珠，古代美人不能勝也！瑤英又善爲巧媚，迷人心志。元載爲其所惑，不事家務。瑤英有兄名從義，是異姓母所生。此時入元載府，與趙娟通姦，內外把持。凡天下齋寶貨求大官職者，無不奔走於元載之門。而趙娟與從義二人，上下其手，納賄貪財，亦致巨富。當時滿朝官吏，大半是元載一人引進的；貪污之聲，令人怨望。但代宗皇帝亦正溺於女色，無暇管理朝政，便是那僕固懷恩，亦因久戍邊關，已陰謀反叛。李抱真赴朝告密，代宗不省。直至接到河東節度使辛雲京的急報，說懷恩已反，遣子瑒直寇太原，方纔驚惶起來，卽召老臣郭子儀入宮。代宗道：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幾如大旱望雨。公爲朕往撫河東，天下事不難定也。當卽面授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兼河中節度使。郭子儀是先朝功臣，閒居家中已久；七子八婿，均屬親貴。天倫之樂，非他人所能及。今忽得代宗降旨，爲國家大事，不得不行。甫至河中，已聞僕固瑒爲下所殺，懷恩北走靈州，河東已解嚴了。原來僕固懷恩之子瑒，素性剛暴，

從太原敗後，轉撲榆次，又是旬日不下；瑒令裨將焦暉、白玉往祁縣發兵，暉與玉調得人馬趕到，瑒責他遲慢，幾欲加罪。兩人懼招不測，卽於夜間率衆兵攻瑒，瑒爲亂兵所殺。懷恩在汾州，得了子死的消息，不免悲痛。懷恩有老母，聞之，卽出帳怒責懷恩道：「我囑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汝不聽我言，致有此變；我年已老，若因此受禍，問汝將有何面目對祖宗？」懷恩被母責罵，無言可答，匆匆避出。母大怒，提刀出逐，大聲喝道：「我爲國家殺此賊，剖取賊心以謝三軍。幸懷恩急走得免，當時懷恩部下的將士聞大將郭子儀出鎮河中，營中各竊竊私語，謂無面目見汾陽王。懷恩竊聽得此語，自思衆叛親離，決難持久，乃竟將老母棄去，自率親兵三百騎渡河，走靈州，殺死朔方軍節度留後渾釋之，據州自固。當有沁州戍將張維嶽聞知，懷恩業已北走，卽統兵馳至汾州，收撫懷恩餘衆，并殺死焦暉、白玉二人，割取僕固瑒首級，獻與郭子儀，將瑒首送至京中，羣臣入賀。惟代宗不樂，諭羣臣道：「朕信不及人，乃致功臣顛越；朕方自愧，何足稱賀？」便傳旨送懷恩母至京師，優給膳養。懷恩母至京師，因痛孫念子，一月卽歿。代宗詔封楚國太夫人，依禮厚葬。子儀大軍馳往汾州，懷恩匍匐馬下，涕泣迎謁，口稱「犯臣誓不再叛」，子儀代奏朝廷，得免前罪，仍令統兵駐守汾州。郭子儀大兵奏凱回朝，代

宗拜爲太尉，兼朔方節度使。子儀辭太尉職，不拜。誰知那僕固懷恩，反叛性成；見郭子儀回京，又用計引誘回紇吐蕃兩外夷，同來入寇。當時有番兵十萬衆，邊關將吏，飛報入朝，代宗不禁大驚！急傳郭子儀入議大事；郭子儀見了代宗皇帝，便奏稱懷恩有勇少恩，軍心不附，他麾下皆臣舊部，必不忍以鋒刃相向，臣料懷恩是無能爲的。代宗便命郭子儀出鎮奉天，郭子儀奉旨出守，卽令其子郭晞與節度使，口孝德防守邠州，自統兵至奉天嚴陣以待；那懷恩引導吐蕃兵已近奉天城，諸將俱踴躍請戰，子儀搖首說道：賊衆遠來，利在速戰；我且堅壁以待，俟賊寇臨城，我自計却敵，敢言戰者斬；便傳命守城兵士，俺旗息鼓，待令後動，不到一日，那懷恩果已引吐蕃兵直撲城下，見城上並無守兵，不覺疑慮起來，立馬躊躇多時，見天色已近黃昏，便退軍五里下寨，直候至黎明，始擊鼓進攻，忽得遠遠的一聲號砲，川鳴谷應，吐蕃軍士急登高瞭望，祇見那奉天城外南面角上一座高山，已埋伏了許多官軍，擺成陣勢，非常嚴整，陣中豎起一張帥旂，風動處露出一個大郭字來，懷恩看了不覺驚詫道：郭令公已到此城中麼？那吐蕃兵聽得郭令公大名，便個個變了神色，紛紛退走，懷恩沒奈何，獨領着部衆轉赴邠州，未到城下，已遠遠看見城中豎起一張大旂，旂上面又端端正正

的寫着一個郭字，懷恩驚詫着道：「難道郭令公也到了此城中來麼？真是飛將軍矣。」一句話未畢，城門忽然大開，見一個大將持矛躍馬，領兵衝出，大呼道：「我奉郭大帥命令，只取反賊懷恩首級，餘衆皆無罪，不必交鋒。」懷恩認識來將是節度使白孝德，正欲拍馬上去接戰，誰知他手下部衆，一齊投戈退散，祇剩懷恩一人一騎，如何對敵？急撥轉馬頭退去，那白孝德驅兵追擊，郭晞又從斜路上殺出，逼得懷恩抱頭鼠竄，渡溼水而逃。看部下已散亡大半，忍不住流淚道：「身經百戰，有勝無敗，不料今日一敗到此，豈不可痛！不得已祇得收拾殘軍，退向靈州去訖。」祇是吐蕃兵十分兇猛，既攻入涼州，又連奪維州、松州、保州三地，得郭子儀令劍，南節度使嚴武出奇兵截之，敗賊兵八萬衆，吐蕃兵始退去。郭子儀見大敵已去，也不窮追，卽入朝覆命。代宗慰勞再三，加封尚書令，子儀卽上表辭退。祇因從前太宗皇帝嘗任此官，所以後朝不復封拜。近惟皇太子爲雍王時，平定關東，乃得兼此職。臣是何人，如何敢受此崇封，致壞國典？况自用兵以來，諸多僭賞，冒進無恥，褻瀆名器，今凶醜略平，正宜詳覈賞罰，作法審官，請自臣始。代宗閱奏，乃收回成命，另加優賞，隨命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遠鎮河中，此年有老臣李光弼病死在徐州，年五十七，追封太保，賜諡武穆。光弼本是營州柳城人。



父名楷洛，原是契丹酋長，武后時叩關入朝，留官都中，受封薊郡公，賜諡忠烈，光弼之母，雖是婦人，領下却長有鬚髯數十，長五寸許，生子二人，長名光弼，次名光進，光弼累握軍符，戰功卓著，安史平定，進拜太尉，兼侍中，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駐節泗州，尋又討平浙東賊袁晁，晉封臨淮王，賜給鐵券，圖形凌烟閣，祇因程元振魚朝恩用事，妬功忌能，爲諸鎮所切齒，代宗奔陝，召李光弼入援，光弼亦遷延不赴，及代宗回京，又命光弼爲東都留守，光弼竟托詞收賦，轉往徐州，諸將田神功等，見光弼不受朝命，也不復稟承，光弼愧恨成疾，鬱鬱而終。光弼母留居河中，曾封韓國太夫人，代宗令子儀輦送入京，歿葬長安南原，當時郭李齊名，李光弼死後，郭子儀也十分傷感，幸得天下暫時太平，代宗改廣德三年爲永泰元年，命僕射裴冕、郭英等在集賢殿待制，欲效貞觀遺制，有坐朝問道的意思，當時有左拾遺獨孤及上疏道：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恥也。今師與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得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禁，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聞，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懼焉。今天下

雖朔方隴西有僕固吐蕃之憂，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東南泊海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無用之兵，臣實不知其何因。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貨，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糧之半，陛下豈可遲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休兵息民，庶可保元氣而維國脉，幸陛下采納焉。獨孤及所以上這疏，祇因當時元載當道，專事峻削，凡苗一畝，稅錢十五，不待秋收，卽應稅稱爲青苗錢，適值畿內麥熟，十畝取一，謂卽古時什一稅法，實皆是額外加征，人民困苦不堪，當時代宗閱了獨孤及奏章，心下雖是明白，祇因優柔寡斷，亦不能依奏行去，更可笑的，是迷信佛教，下旨命百官至光順門迎浮屠像，像係由內官扮演，彷彿如戲中神鬼，或面塗雜色，或臉戴假具，並用着音樂鹵簿，作爲護衛，後面隨着二寶輿，輿中置仁王經，此經係由大內頒出，移往資聖西明寺，令胡借不空等，踞着高座講經說法，令百官俱衣朝服聽講；當時祇因當時魚朝恩元載王緒一班權奸，都貌爲好佛，又有兵部侍郎杜鴻漸，新任同平章事，因迎合權奸的意思，也上奏章稱佛法無邊，虔心皈依，定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一時在寺中添設講座，多至百餘，當時稱爲百高座；代宗也被他們煽惑，時時入寺聽經，這裏君

臣講經正講得熱鬧，忽接連得到奉天同州整屋的一帶守吏各呈告急文書，稱僕固懷恩又引誘北方夷狄來寇，快入國境了。代宗初還不信，嗣又接郭子儀奏章，略言：叛賊懷恩，嗾使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刺等虜，分道入寇，吐蕃自北道趨奉天，黨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整屋，回紇爲吐蕃後應，懷恩率領朔方兵，又爲雜虜內應，鐵騎如飛，約有數十萬衆，殺奔中原而來。代宗這纔慌張起來，卽由寺回朝下旨，令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扼守衝要，阻截寇鋒，敕使方發，幸接得一大喜報說：懷恩途中遇疾，還至鳴沙已經暴死，魚朝恩元載等聞信相率入賀，并歸功於佛法；代宗亦十分喜慰，誰知祇隔了一二日，風聲又緊，懷恩部衆，由叛將范志誠接領，仍進攻涇陽，吐蕃兵已薄奉天，乃始罷百高座講經，急下旨令郭子儀屯涇陽，命將軍白元光渾日進屯奉天，一面調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使出鎮鳳翔，渭北節度使李光進移守雲陽，鎮西節度使馬璘，河南節度使郝廷玉，並駐使橋，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轉扼東渭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坊州，內侍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屯整屋，布置已定，代宗親將六軍，駐紮苑中，下旨親征魚朝恩，推說籌備軍餉，趁勢搜括，大索士民私馬，且令城中男子，各着皂衣，充作禁兵，

城門塞二開一闔，城大駭！多半踰牆擊竇，逃匿郊外；一日百官入朝，立班已久，闔門好半日不開，驀聞獸環激響，朝恩率禁軍十餘人挺刃而出，顧語羣臣道：吐蕃入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敢問諸公以爲何如？一時滿朝公卿，俱錯愕不知所對，獨有劉給事出班抗聲道：魚公欲造反麼？今大軍雲集，不知戮力禦寇，乃欲挾天子蒙塵，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被他一喝破，却也啞然無語，始將闔門開放；代宗視朝，與羣臣商議軍情，正商議時候，可巧奉天傳來捷音，朔方兵馬使渾瑊入拔奉天，襲擊虜營，擒一虜將，斬首千餘級，代宗聞報大喜，立遣中使傳獎諭，隨即退朝，會大雨連旬，寇不能進，吐蕃將尙結悉贊摩馬重英等大掠而去，廬舍田里，焚劫殆盡；代宗聞吐蕃兵退去，愈信是佛光普照，仍令寺僧講經，那知吐蕃兵退至邠州，遇着回紇兵到，又聯軍進圍涇陽，郭子儀在涇陽城，命諸將嚴行守禦，相持不戰，二虜見城守謹嚴，即退屯北原，越宿復至城下，子儀令牙將李光瓚赴回紇營，責他棄盟背好，自失信用，今懷恩已遭天殛，郭公在此屯軍，欲和請共擊吐蕃，欲戰可預約時日，回紇都督藥葛羅驚問光瓚道：郭公在此，可得拜見，祇怕汝以此給我，光瓚道：郭公遣我來營，何敢相給，藥葛羅道：郭公如在，請來面議，光瓚即以此語還報子儀，子儀道：寇衆我寡，難以力勝，

我朝待回紇不薄，不若挺身而去，以大義責之，免動干戈，言畢欲行！諸將請選鐵騎五百隨行，子儀道：五百騎怎敵十萬衆，此舉非徒無益，且足啓疑，說罷！便一躍上馬，揚鞭出營，子儀第三子名晞，亦隨父在軍，急叩馬諫道：大人爲國家元帥，奈何輕以身餌虜，子儀道：今若與戰，父子俱死，國家亦危，若往示至誠，幸得修和，不但利國，并且利家，即使虜衆不從，我爲國殉難，也自問無愧矣。說至此，卽把手中鞭一揮道去，頭也不回的去了，背後祇隨着數騎將，至回紇營前，令隨騎先行，傳呼道：郭令公來，回紇兵聞之，人人大驚，藥葛羅正執弓注矢立馬營前，子儀遠遠望見，急急胄卸甲，投槍下馬而入，藥葛羅回顧部下道：果是郭令公，說着也翻身下馬，擲去弓矢，鞠躬下拜，回紇將士，亦一齊下馬羅拜，口稱參見郭令公，子儀忙欠身還禮，且執藥葛羅手，正言相責道：汝回紇爲唐室立功，唐天子待汝也不爲薄，奈何自負前約，深入我腹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助叛逆，竊爲汝國不取。况懷恩叛君棄母，寧知感汝，今且殛死，我特前來勸勉，如從我言，汝卽退兵，如不從我言，則聽汝輩殺我，但汝若殺我，則我將士，亦必致死力以殺汝等，汝等亦無生還之望矣。藥葛羅聞郭子儀一番慷慨之談，不覺露出惶恐的神色來，忙鞠躬答道：懷恩謊言唐天子已晏駕，令公亦去世，中國無主，我故

前來，今日得見令公，始知懷恩欺我，且懷恩已受天誅，我輩與令公既無仇怨，豈肯以兵戎相見？子儀乘機說道：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甥舅舊誼，入寇京畿，所掠財物，不可勝載，馬牛雜畜，彌漫百里，此不啻代汝搜羅，今日汝等能全師修好，破敵致富，爲汝國計，無逾此著矣。藥葛羅大爲感動，道：我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力擊吐蕃，自贖前愆，說着，藥葛羅領着子儀出觀陣容，回紇兵分左右兩翼，見郭子儀來，稍稍前進，郭晞隨在身後，深防不測，亦引兵向前，子儀揮晞使退，惟令左右取酒，酒已取至，與藥葛羅宣誓，藥葛羅請子儀宣言，子儀取酒酌地道：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如有負約，身殞陣前，家族滅絕！誓畢，斟酒遞與藥葛羅，藥葛羅亦接酒酌地道：如令公誓！子儀再令部將與回紇部酋相見，回紇將士大喜道：此次出軍，曾有二巫預言，前行安穩，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應驗了！子儀乃從容與別，率軍還城，藥葛羅即遣部酋石野那等入覲代宗，一面與奉天守將白元光合擊吐蕃。吐蕃聞之，連宵遁去。兩軍兼程追擊，至靈臺西原，遇吐蕃後哨兵，鼓噪殺入，吐蕃兵已飽掠財帛，急思歸去，毫無鬪志，一時奔避不及，徒喪失了許多生命，拋棄了許多輜重。白元光將奪回財帛，給與回紇，又奪回士女四千人。藥葛羅亦收兵歸國。吐谷渾

黨項奴刺等衆，一齊遁去。代宗認爲天下承平，安然無慮。這時元載，因入相有年，權勢一天盛大，一天；祇怕被人訐發陰私，特請百官論事，先白宰相，然後奏聞。刑部尙書顏真卿，上疏駁斥；元載便說他誹謗朝廷，矯旨貶爲陝州別駕。又推薦魚朝恩判國子監事。朝恩居然入內講經，高踞師座；手執周易一卷，講解鼎折足覆公餗兩語，反覆解釋，譏笑時相。這時黃門侍郎王縉，與元載相將入座；縉聽講後，面有怒容，載獨怡然。朝恩出對人言曰：怒是常情，笑不可測。永泰二年十一月，是代宗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獻入金帛珍玩，價值二十四萬緡。當時南方有貢朱來鳥的，形狀似戴勝；而紅嘴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於庭外數百步。宮中人多憐愛之，常以玉屑和香稻飼之，鳴聲益嘹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於庭廡，而俊鷹大鶴，不敢近。一日，爲巨鵬所搏而死。代宗亦爲之歔歔。當時朝廷收得的奇禽馴獸甚多，中書舍人常袞上言：各節度欲財求媚，剝民逢君，應却還爲是。代宗不能從。這時郭子儀家中出了一件子媳反目的事，逼得郭子儀遠遠的從邊地上跑回來，調停家事。原來郭子儀第六媳婦，便是代宗的女兒昇平公主，嫁與郭子儀第六子名曖的，配成夫婦，起初兩口子甚是恩愛，後因小故，互相反目；公主竟乘車入宮，哭訴帝后。郭子儀回

家來，即將暖絛縛起來，關在囚車裏，隨身帶着，徑赴宮門來。唐朝定制，公主下嫁，當由舅姑拜公主，公主拱手受之；昇平公主嫁郭曖時，也照此例，子婦受着這翁姑的跪拜，郭曖在一傍看了，心中已是大不舒服；祇因是朝廷的舊制，不得不勉強忍耐着。日久，同居室中，公主未免挾尊相凌，郭曖忍無可忍，夫婦二人，常有口角之爭。一日，公主竟欲令婆婆執巾櫛，郭曖大怒，叱着公主道：汝倚乃父爲天子麼？我父不屑爲天子，所以不爲說着，欲上前掌公主的頰，幸得侍婢急上去勸住，那公主面頰上，祇輕輕的抹了一掌。這羞辱叫昇平公主如何受得住？祇見他柳眉變豎，杏眼圓睜，趁着一腔怒氣，便立刻駕車回宮，哭訴父皇去。代宗是素來敬重郭子儀的，當下聽了公主的話，便說道：這原是我兒的不是。汝亦知我唐家天下，全仗汝翁一人保全，汝翁果欲爲天子，天下豈還爲我家所能有？汝在郭家，祇須敬事翁姑，禮讓駙馬，切勿再自驕貴，常啓爭端。公主尙涕泣不休，代宗令且在宮中安住幾時，待爾翁回家，朕與汝調處可也。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語云：女子之害，如洪水猛獸。蓋男子一生罪惡，往往爲取悅於女子而成。說者謂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因一婦人而致也。如今之軍閥者，身家千萬，猶爭利奪權之不已者，姨太太害之也。



然而人民苦矣！

僕固懷恩，本不思亂也。祇因北狄已退，無功可見，而又遠處邊地，朝廷之情，愈見隔絕；自己又爲可汗之岳父，色彩既濃，而朝中奸佞，又從中煽弄之。卒至愈遠而愈疎，愈疎而愈疑；朝朝相逼，而反象呈矣。世之爭端，皆有如此也。

郭子儀單騎劫盟，有如關羽之單刀赴會，千載下猶見英風。然子儀平日若無功德震人，亦決不能令人懾伏如此。於以見吾人平日之修德立業爲不可忽也。

### 第八十一回 粉面郎後宮惑女 錦衣人深山訪賢

代宗皇正因昇平公主夫婦反目，心中不自在，忽殿中監入報道：汾陽王郭子儀，綁子入朝，求見萬歲。代宗便出御內殿，召子儀父子入見。郭子儀見了代宗皇帝，便叩頭奏稱：老臣教子不嚴，有忤公主；今待綁子入朝，求陛下賜死。說着，便把那駙馬都尉郭曖推上丹墀跪下。代宗見了，忙喚內侍官把郭子儀扶起，當殿賜坐。笑說道：從來說的不痴不聾，不可以作阿翁。他們兒女閨房之私，朕與將軍均可置之不理。說着，傳諭把郭曖鬆了綁，送進後宮去，令與崔貴妃相見。原來這昇平公主，是崔

貴妃所出；當時昇平公主，也坐在崔貴妃身傍，見了郭曖，一任他上來拜見，祇是冷冷的愛理不理。倒是崔貴妃見了郭曖，却歡喜得有說有笑，用好言安慰着；又拉着昇平公主，教與駙馬爺同坐。又打疊起許多言語，開導着這位公主。這昇平公主和郭曖，夫妻恩情，原也不差；祇是女孩兒驕傲氣性，一時不肯服輸。這時和駙馬爺相對坐着，低着玉頸不說話。那代宗在內殿，和郭子儀談講了一回軍國大事；子儀起身退出朝來，那代宗皇帝因掛念着昇平公主，便也躡進崔貴妃宮中來。見兩小口兒還各自默坐着，見了萬歲爺進來，又各自上去叩見。那代宗皇帝哈哈大笑，左手拉住駙馬，右手拉住公主，說道：「好孩兒！快回家去罷。」這昇平公主經崔貴妃一番勸說以後，心中早已把氣銷了。如今聽了父皇的說話，便樂得收篷。昇平公主坐着香車，郭駙馬跨着馬，雙雙回家來。郭子儀接着，便自正家法，喝令兒子跪下，令家僕看杖，親自動手，打了十數下；那昇平公主在一傍看了，也心痛起來，忙上前去，在公公身前跪倒，代他丈夫求饒。郭子儀見公主也跪下來了，慌得忙丟下杖兒，喚丫鬟把公主扶起，送一對小夫妻回房。從這一回事以後，郭子儀便有改定公主謁見舅姑之禮。待到德宗皇帝時候，纔把這禮節改定，公主須拜見舅姑，舅姑坐中堂受禮，諸父兄姊立東序受

禮，與平常家人禮相似。這都是後話。如今再說郭子儀整頓家規以後，依舊辭別朝廷，出鎮邊疆。朝廷中魚朝恩元載那班奸臣，見郭子儀去了，又放膽大弄起來。當時魚朝恩爲要拉攏私黨，及侵吞內帑起見，便上奏請立章敬寺。這章敬寺，原是莊屋，代宗將這莊屋賜與朝恩，朝恩推說是爲帝母吳太后禱祝冥福，把莊屋改爲寺院，去迎合代宗皇帝的心志。又說莊屋不敷用，便奏請將曲江華清兩離宮，撥入寺中。代宗皇帝聽說爲供奉吳太后之用，如何不允；便下旨准把曲江清華兩宮，撥與魚朝恩作爲章敬寺之內院。這曲江華清兩宮，在元宗時候，建造得十分華麗；裏面陳設珍寶錦繡，不計其數。代宗又撥內帑銀四十萬，爲修理之費。魚朝恩得了這兩座大宮院，便徵集了十萬人，動工興築。正興高彩烈時候，忽有衡州進士，高郢上書諫阻，說不宜窮工靡費，避實就虛。代宗覽了這奏章，心中便又疑惑起來；便召元載等入內，問：果有因果報應之說否？那元載與魚朝恩，原是打通一氣的。當時便奏對道：國家運祚靈長，全仗冥中福報；福報已定，雖有小災，不足爲害。試看安史二賊，均遭子禍；懷恩道死，回紇吐蕃二寇，不戰自退；這冥冥之中，皆有神佛保佑，亦先帝與萬歲敬佛之報也。代宗歎說：元載之言甚有理。便又加撥內帑八萬，與魚朝恩建築佛寺。那章敬寺落成。

之日，代宗皇帝親往拈香，剃度尼僧至三千餘人，賜胡僧不空法號，稱爲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給公卿食俸。不空諂附朝恩，由朝恩引進宮去，拜見代宗皇帝。不空說朝恩是佛徒化身，代宗亦以另眼相看，朝恩因此愈見驕橫。那不空和尚，時時被代宗皇帝宣召進宮去，說無量法，引得宮中那班妃嬪們，個個到不空和尚跟前來膜拜頂禮，聽和尚說法。代宗皇帝也穿了僧人衣帽，盤腿靜坐，合目聽經。這時滿室香烟繚繞，梵韻悠揚，除代宗和不空二人，是男子身外，全是女子身體。那班妃嬪，平日不得常見萬歲面目的，到此時借着禮佛，個個打扮得粉香脂膩，嬌聲和唱。代宗皇帝原是在脂粉隊中混慣的，獨有這不空和尚，他原是流落在北方的一個無賴胡兒，祇因安史之亂，他混跡軍中，輾轉入於京師。京師人民，十分迷信番僧的，這不空便冒充做番僧，在民間謊取銀錢，勾淫婦女。後來由元載汲引他與王公大臣相見，魚朝恩也要利用他哄騙皇帝，便把不空和尚收留在自己府裏，暗地裏去招覓了幾個無賴士子，養在府中，造些因果報應的說頭，合不空和尚學着，依樣葫蘆的說着。又串插了些奸盜邪淫的故事，每天在宮庭裏和說評話一般的聽得那宮中一班妃嬪宮女們，人人歡喜，個個稱道。有時萬歲爺不在跟前，那班年輕婦女圍住了不空和尚，糾纏着他

說些野話。那女徒弟們，喚不空和尙，搶着喚他做師父。這師父是胡人，胡人原是最好色的；他在胡地，久已聞得中原的婦女，如何美麗，如何清秀，他做夢也想着。後來混入京師，見了那班庸脂俗粉，已驚嘆爲天仙美女；今被代宗皇帝召進宮來，見那班宮眷，個個是國色天香；他雖高坐在臺上說法，他那一陣陣的甜香膩香，却直撲入鼻管中來，引得大和尙心旌動搖。日久了，那班妃嬪，也與師父十分親暱；不空又得代宗的信任，平日出入宮庭，毫不禁阻。不空和尙便漸漸的放出手段來，把一個陳嬪勾引上手；胡人又用靈藥取婦人的歡心，宮中那班女子，原是久曠的，如今得了不空和尙鞠躬盡瘁的周旋着，人人把這和尙看作寶物一般，你搶我奪，竟有應接不暇之勢。不空和尙實在因一人忙不過來，便又去覓了一個替身來；這替身，原是魚朝恩的養子，名令徽的。這人雖長得面目姣好，却是窮兇極惡；他仗着養父魚朝恩的威勢，在京師地面，無惡不作。魚朝恩在北軍造一廣大牢監，暗令養子令徽，率領地方惡少，劫捕富人，橫加罪名，送府尹衙門，用毒刑拷打，令自認叛逆大罪，送入牢監中，使獄吏用藥毒斃，盡將其資財收沒入官。京師人稱入地牢。朝恩父子，富可敵國；卽萬年吏賈明觀，倚仗朝恩威勢，捕審富人，亦得財千萬以上。京師地方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那

令徽仗着有財有勢，專一姦佔良家婦女；那受害之家，祇得含垢忍恥，無人敢在地方衙門前放一個屁的。如今有這淫僧不空和尚，替他在宮中拉攏，令徽眉眼又長得清秀，在婦女們跟前，格外得人意見。那千百個曠婦怨女，見了這少年哥兒，好似一羣餓狼，得了肥羊肉一般；不空和令徽二人在宮中狼狽爲姦，快樂逍遙，早已鬧得穢聲四播，獨瞞住了代宗皇帝一人的耳目。滿朝文武，莫不切齒痛恨。但魚朝恩一人的威權，却一天大似一天，大家也無可奈何他。朝恩見了代宗皇帝，便漸漸的跋扈起來。朝廷大小事件，非先與朝恩說知不可。那時滿朝奸臣，祇懼憚郭子儀一人；元載屢次在代宗皇帝跟前毀壞郭子儀，勸代宗貶去郭子儀的官爵。代宗不聽。元載忌朝恩愈深，此時聽不空和尚之計，令朝恩養子令徽，勾通惡少，在深夜赴京城外七十里郭氏祖墓，掘毀郭子儀先代的坟墓，又暴露郭子儀父親的屍骨，以洩其恨。盜坟賊四人，被看守坟墓的莊丁擒住，當場打死了二人，又捉住了二人，送到京師御史官衙門中來。那秦御史聞說郭子儀祖坟被毀，不覺大駭，立刻進宮去奏與萬歲；代宗聞知大怒，傳諭嚴刑審問，是何人主使？一面遣常侍官賚聖旨到郭子儀家中去，安慰郭家諸子，又發銀八萬兩，爲郭家修覆墓道。御史官得了聖旨，忙回衙門去審問盜坟賊；

誰知獄中的二人，早已由元載買通了獄官，用藥把兩個賊人毒死了。這場無頭公案，叫那班御史官從何審起。郭子儀在邊疆上，得了此消息，急急趕回京師來。七子八婿，紛紛把這情由對子儀說了。子儀心中明白，知道是仇家所爲；但此時元載魚朝恩二人的勢，炙手可熱，便是郭子儀，也不敢去在老虎頭上抓癢。當即入朝去謝過聖恩，退朝出來，又去一一拜訪元載魚朝恩二人；在家中設着盛大的筵席，請二人飲酒歡樂。又暗暗的拿四千兩銀子，去撫卹那四個盜坟賊的家屬，也是不與小人結怨的意思。誰知魚朝恩看看郭子儀，尚且如此懼怕他，他的膽却愈是大起來了。一日，有回紇可汗，遣使臣來貢獻禮物，適值魚朝恩與不空和尚養子令徽三人，在郊外游獵。那外國使人，逕至丞相府中交納；丞相見是回紇使臣，却不敢怠慢，一面派人招待，一面將貢物送進宮去。待魚朝恩回府來，知道此事，不覺大怒，拍桌道：「天下事可不由我處理乎！當夜，魚朝恩便召集自己一班心腹，如元載輩，在府中密議。令徽當即獻計道：「明公正可乘此易執政，以震朝廷而張明公之威。魚朝恩點頭稱是。次日，便大會百官於都堂，有六宰相在座。朝恩大聲呵着宰相說道：「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

可賴乎？宰相聞之，一齊俛首，合座失色。次日，魚朝恩入奏，參革去二十個官員，盡把自己親信的人，加封進爵，朝廷百官，人人震懼朝恩的威力，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那時朝恩養子令徽，年祇二十歲；代宗因他年紀尚幼，拜爲內給使，衣綠色袍。一日，在宮中與同輩因細過爭鬧，爲紫色袍內給使所呵斥；在勢，衣紫色袍者爲尊。令徽大憤，回家告訴朝恩，朝恩即攜令徽入朝，見代宗。奏道：「臣兒令徽，官職太卑，屢受人欺，幸乞陛下賜以紫衣。」代宗還未及答言，忽見一內監，已捧着紫衣一襲，站立一傍候着。朝恩不待上命，即隨向內監取來，遞與令徽，囑他將衣披在身上，即伏地謝恩。代宗看了，滿肚子氣憤；但回念如今朝廷兵權，盡在魚朝恩手中，一時也不好意思開罪他，祇得忍着氣強笑道：「兒服紫衣，諒可稱心了！朝恩父子洋洋得意的退出朝去。從此代宗啣恨在心，暗暗的欲除去朝恩的名位，召元載入宮商議。這元載原是朝恩的同黨，祇因代宗允許，陞他爵位，便也顧不得朋友的交情了。再元載這人，也是有野心的，因魚朝恩權勢在自己上面，一時不得不低頭屈伏，如今有代宗皇帝撐他的膽，他如何不願意。當時朝中禁兵，都歸朝恩一人掌握，代宗怕元載一人勢力不能相敵。元載奏道：「陛下但以事專屬臣，必有濟。君臣二人議畢，退出宮來，當有神策都虞候劉希暹，



是魚朝恩的心腹；他在宮中，打聽得消息，挨到夜半人靜，便偷偷的到朝恩府中來告密。說：萬歲已有密詔與元載，令圖相公。朝恩聽了大懼，從此見了元載，却十分恭敬。日久，見代宗待遇隆厚，禮不稍衰。朝恩疑希遷的消息不確，希遷力勸朝恩須先發制人，速爲之備。朝恩仗着手下有六千禁兵，又有劉希遷十分饒勇，便與兵馬使王駕鶴，萬年吏賈明觀，養子令徽，又有衛士長周皓，陝州節度使皇甫溫，自己心腹共二十餘人，聚集自己府中謀反。如何調集人馬，如何劫挾天子，講得井井有條。誰知這時有兩個最稱心腹的人，却已被元載用金錢買來了；却在朝恩府中，做朝廷的探子。原來朝恩自從位高權重，便也深自防範，每次出入府門，或進宮朝見，身傍總常隨着武士一百人，由家將周皓統帶着，稱衛士長。又有那皇甫溫，他二人得了元載的錢財，便暗暗的欲謀取魚朝恩的性命。當時在朝恩府中竊聽得計謀出來，急去元載府中報信；元載又帶領着周皓皇甫溫進宮去，朝見萬歲，把他們商議定的計策奏明了。代宗祇吩咐小心行事，勿反惹禍。不多幾天，便是寒食節；宮中府中禁烟火食一日，到傍晚時候，方得傳火備餐。當夜代宗便在宮中置酒，邀集朝中親貴，入宮領宴；魚朝恩當然也在座的，宴罷，衆官謝過聖恩辭退，令徽也替他義父招呼小車，魚朝恩起身

謝過恩，走下殿去。左有義徽，右有都虞候劉希暹扶着，跨上小車去。忽一內監傳出皇帝諭旨來，說請相公內殿議事。那推車武士，便把小車向內殿推去；令徽希暹兩人，在車後緊緊跟隨着。看看走到內殿門口，禁軍上來攔住，令徽希暹二人，祇得在門外站守，眼看着小車推進內殿門去，直到丹墀下停住。朝恩身體十分肥胖，出入宮禁，必坐小車代步。今朝恩方從小車上跨下丹墀來，他那衛士長周皓，便劈手去把朝恩的兩臂撮住。朝恩祇說得一句：大膽奴才！左面走過元載來，右面走過皇甫溫來，手執麻繩，把魚朝恩兩臂反綁起來，連那推車的四個武士，也一齊動手，把朝恩推上殿去。朝恩口中大喊：老臣無罪？代宗喝令跪下，數責他招權納賄，結黨謀反十六條大罪。朝恩一味的嚷着冤枉，代宗大怒，便諭令當殿殺斃。卽由周皓皇甫溫二人動手，揪住朝恩衣領，走下殿去，跪在丹墀上。朝恩回頭對周皓皇甫溫二人說道：二公皆老夫舊人，豈不能相讓？周皓大聲喝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內監遞過帶子來，大家動手，生生的把魚朝恩勒死，仍把屍身裝在小車裏，推出宮來，由養子令徽接着，送回家去。朝旨下來，說朝恩是奉旨自縊，特賜錢六百萬緡治喪。神策軍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原是朝恩的羽黨，代宗爲安撫人心計，俱加授御史中丞。後因劉

希邇有怨恨朝廷的話，反由鴛鶴奏聞，勒令自盡。所有朝恩同黨，從此不敢有反叛之心。祇因元載自以爲是有誅朝恩之功，雖代宗皇帝加以恩寵，但元載恃寵而驕，自跨有文武之才，古今人莫能及，便趁此弄權納賄。嶺南節度使徐浩，是元載的心腹，在外搜括南方珍寶，運送至元載府中。代宗皇帝自知懦弱，不能鎮服百官，便想起那李泌來；他是三朝元老，足智多謀，使吏部侍郎楊綰，賚着皇帝手詔，又綵緞牛羊各種聘禮，到赤雲山中去敦請。那赤雲山，曲折盤旋，甚是難行，沿路蒼松夾道，赤雲迷路。楊綰在山中，東尋西覓，直找了一天，還不會找到李泌的家中，祇得暫寄農家，息宿一宵。第二天清早起來，問了農夫的路徑，再上山去找尋。轉過山岡，祇見一叢松林，有四五個樵夫，從林下挑着柴草行來。楊綰上去問李泌的家屋，那樵夫用手指着東北山峯下的數間茅屋，說：那便是李相國的家屋。楊綰依着他的方向走去，見前面一條小徑，架着一座小石橋，清泉曲折，從橋下流過；水聲潺潺，送入耳中，令人俗念都銷。時有一山人，閒坐在橋頭，抬頭看雲。楊綰從他跟前走過，後面隨着十個內監，各各手中捧着禮物，一串兒走過橋來。那山人祇是抬頭望着天，好以不曾看見一般。楊綰到那茅屋下，扣着柴扉，出來了一個縮髻的童兒，問李泌時，說到左近山上游玩去了。

楊綰求這童兒引着路尋覓去，那童兒說：家中無人看門。楊綰便把十個內監留下，替童兒看守茅屋。自己却跟着童兒，沿溪邊小路尋去，誰知走不多幾步路，在那小橋上，便遇着這李泌。楊綰一看，認得便是方纔坐在橋欄上抬頭看着雲的山人。忙向李泌打躬拜見，一齊回到茅屋去。楊綰方取出聖旨來宣讀，李泌拜過聖恩，便說：隱居多年，山野性成，不能再愛拘束，便要寫表辭謝。經楊綰再三勸說，聖上眷念甚深，不可違旨。李泌沒奈何，便留楊綰和十個內監，在山中住宿一宵；第二天，一齊下了赤雲山，向京師進發。到得京師，進宮朝見萬歲。那代宗見了李泌，十分喜悅，立賜金紫，又欲拜李泌爲相；李泌再三辭謝，代宗便命在蓬萊殿西邊，建築一座書院，擅樓閣池石之勝，令李泌住在書院中。代宗每至閒暇時候，便從蓬萊殿走到書院中去，找李泌閒談着。所有軍國大事，無不與李泌商酌辦理。李泌素不食肉，代宗特設盛大筵宴，賜李泌食肉；這李泌礙於皇命，沒奈何，只得破戒食肉。代宗又打聽得李泌年已四十六歲，尙未取妻；代宗便替李泌作伐，娶前胡方留後李暉甥女竇氏爲妻，賜第安福里。那宅第建造得十分高大，在完姻的這一天，代宗皇帝親自到李泌家中來，主持婚禮。李泌和新夫人，雙雙朝見萬歲。代宗又賜新夫人寶物二箱。這新夫人竇氏，年纔十九

歲，長得千嬌百媚；夫妻二人，十分恩愛。代宗在宮中，也時時賞資金帛。李泌夫婦二人，也常常入宮去謝恩。第二年，竇氏產下一個男孩兒來，代宗賜名一個繫字。元載見李泌的權勢一天大似一天，心中十分妬忌；常在代宗跟前，說李泌才堪外用。在元載的意思，欲調泌出外，拔去了眼中釘；讓他在朝中獨斷獨行，不受人牽掣。這時適有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簡官吏；元載便把李泌推舉上去；代宗亦知道元載有意欲排去李泌，特召李泌進宮密語道：元載不肯容卿，朕今令卿往江西暫時安處，俟朕除去元載，再行召卿進京。李泌聽了代宗的話，便唯唯受命，出爲江西判官。元載見泌已南去，益法專橫；同平章事王縉，朋比爲奸，貪風大熾。各路州郡，俱有元載的心腹，安放着的岳父褚義，原是一個田舍翁，一無才識，久住在宣州地方。他打聽得女婿權傾天下，便急急趕進京來，向元載求官。元載給予一信，令往河北。褚義得信，心中怨女婿淡薄，行至幽州地方，私地裏打開信封來看，祇見白紙一頁，上面祇寫元載二字。這褚義到此時，弄得進退兩難；不得已，懷着信去謁見幽州判官。誰知這判官看了元載的信，很是敬重；問明了褚義的來意，便去報與節度使知道。節度使立開盛筵，尊爲上客，留在節度使衙署中盤桓了幾天；臨去的時候，贈絹千匹，黃金五百兩。

這樣一個田舍翁，得了這一大注橫財，便夠他一世吃着不盡了。那時元載的妻子，和王縉的弟妹，倚仗着他夫兄的勢力，在外面招搖納賄；元載有書記卓英倩，生性更是貪狡，一味諂奉元載，尤得元載的歡心。因此天下求名求利的人，都來買囑英倩一人，求他引進。英倩竟因此得坐擁巨貲，面團團作富家翁。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力詆元載貪惡；元載即將奏摺扣住不送，一面便諷令御史官彈劾少良，矯詔召少良入京，幽閉在一間暗室中，用狼牙棒打得遍體鱗傷，流血滿地而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從來主聖臣賢，代宗雖不足稱聖主，然能遵守祖宗成法，且能尊敬元老；如郭子儀子媳之爭，非有明主，不能得人情之平。卽其優遇李泌，亦頗有禮賢之風。惜其懦弱寡斷，爲奸臣魚朝恩元載所把持，致成太阿倒持之象！

富家翁姬妾滿前，廣田自荒，恆有紅杏出牆之羞；况帝王之家，佳麗三千，一見所欲，卽相與爭奪，置廉恥於不顧。人欲卽天理，此不能獨責妃嬪之淫穢，聚怨女於一室，幽禁終身，實亦人情所不許也。

## 第八十二回 吳國舅力除大慙 小公主下嫁狂兒

元載既打死了李少良，便有少良的友人韋頌，和殿中侍御史陸璣二人，叩闕呼冤；都被元載喝令武士擒下，打入死囚牢。韋陸二人，一時氣憤填膺，齊撞壁而死。代宗知道了，心中十分懷恨；祇是平日被元載脅制住了，一時不敢翻臉。忽想起那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是一個忠義剛直之臣，便暗暗的下手詔，傳栖筠進京來，拜爲御史大夫。栖筠受職後，即察出吏部侍郎徐浩薛邕，和京兆尹杜濟虛，禮部侍郎于劭四人，俱是元載黨羽，專一欺君罔上，贖貨賣官。栖筠給他一本參革，一齊罷官。元載深恨栖筠，便與同黨的陰謀陷害他；不多幾天，栖筠在家中，果然無疾而亡。因此外邊許多人謠傳，說李栖筠是被元載買囑他貼身人，用藥毒死的。代宗皇帝雖也十分悲傷懷疑，祇是元載在朝中的黨羽甚多，一時又拿不到他的真憑實據，便也祇得忍耐在心中。但元載見李栖筠去世，越是肆無忌憚，進事驕橫；代宗因此心中憂鬱，終日愁眉不展。這一天，左金吾大將軍吳湊入宮來，朝見代宗；見萬歲爺面有憂色，覷着左右無人，便低聲奏道：如今心腹大患，是在元載一人。陛下是否因此人勞心？代宗長嘆一聲，說道：朝事荒墮，全是朕一人之過；元載之敢於大膽妄爲，亦朕平日縱任

所致。今欲除之，亦已難矣！原來這位吳大將軍，是章敬皇后的胞弟，與代宗有甥舅之親；平日忠心爲國，君臣素稱相得。今吳將軍一句話打動了萬歲爺的心事，當時君臣二人在宮中密密計議，直到更深，纔退出宮來。第二天，吳將軍在家中悄悄的召集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禮部侍郎常袞，可憐這時朝官號稱真正的大臣，祇有這五六人了！吳將軍受了代宗皇帝的密意，與這五六個忠義大臣，在府中南書齋裏商議國家大事。正說話時候，忽見一個壯士，直闖進屋中來；衆人大驚，十幾道眼光，齊注定在那壯士身上。見那壯士黑紗罩住臉面，直立在當門，一言不發。吳將軍按着劍，大聲喝問：何人？那壯士舉手把臉上黑紗揭去，慌得一屋子的人，一齊跪倒在地，口稱萬歲！原來那壯士打扮的，竟是代宗皇帝。他見事機危急，便改裝做禁兵模樣，混出宮來；跨一頭黑馬，飛也似的跑到國舅府中，跳下馬，便向府中直闖。府中自有守衛家將，把守大門；今日府中秘密會議，關防更是嚴緊，見這禁兵進來，齊向前去攔阻。那禁兵把手中小紅旂一舉，家將們知道是宮中的密使，便讓出一條路，放禁兵進去。原來唐朝時候，皇帝有密事宣召大臣，便從宮中派一密使出來；手執小紅旂，上有金印爲憑。誰知今日這個密使，竟是代宗皇帝自己充當的。當時招



呼衆位大臣入座，憤憤的說道：昨夜有內侍探得消息，說近日元載與王縉謀反，連日在元載私宅中，借着夜醮爲名，召集徒黨，密謀起事。如今禁兵在元載手中，便由元載指揮禁兵，旦夕圍攻宮庭，意欲劫朕西去，挾天子以號令百官。衆大臣皆忠義之士，豈能坐視亂臣賊子傾覆李家社稷耶？衆大臣聽了代宗的話，個個露着悲憤之色；有扼腕太息的，有拍桌大罵的。一室中，君臣們也忘了儀節，祇是紛擾了半天，却想不出一條計策來。滿室靜悄悄的半晌，忽見又有一個壯士打扮的，走進屋子裏來；衆人看時，吳將軍認識是府中的守衛長，名余龍的，便喝令退出去。誰知這余龍好似不曾聽得主人的話一般，看他搶上幾步，當着他主人跟前，嘖的跪倒在地。說道：萬歲爺有急難，責在主公；主公有急難，責在小人。今日事機已迫，小人却有一計。吳將軍問：汝有何計快快說來！那余龍爬在地下，說道：小人想元載這奸賊，平日膽大妄爲，却有一人，是他的心腹爪牙。吳將軍道：却是何人？汝且說來。余龍道：便是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這句話一說，滿屋子的人，都不覺愕然。原來董秀這人，是統帶御林軍的；時時隨在皇帝左右，代宗皇帝也拿他當心腹看待。如今聽說此人也與奸臣同黨，真出於衆人意料之外。吳將軍却不信，說道：汝言可有證據？余龍道：小人有二一拜之

交，名常勝的；他却當着董秀家的守衛長，所有他家主公和元載二人的來踪去跡，俱看在常勝眼中。如今元載董秀二人的踪跡，過往愈密了。常勝在一傍，都聽得仔細，心中也是氣憤；來與小人說知，意欲辭了這守衛長的差使不幹，免得他日事敗以後，玉石不分，是小人勸他耐着性兒。如今聽萬歲說了，小人纔敢說。如今小人意欲去把常勝喚來，請公主和他商量，看有什麼妙計；俺們今日祇須把董秀擒下，便什麼事也不怕了。代宗聽余龍說到這裏，便也忍不住說道：好好！汝快去把常勝喚來，便着在常勝身上，把那董秀擒下；事成之後，朕自有重賞。余龍見萬歲對他說話了，慌得他忙上去磕頭謝恩，起身倒退着出去。這裏吳將軍勸代宗：今日事機甚險，萬歲既已出宮，一時不宜回宮；且在臣家駐駕幾天，俟奸賊就擒，由臣等再護送陛下回宮。衆大臣也都勸說，吳將軍便把南書齋收拾出一間臥室來，留皇帝住下。一面也把衆大臣留住，在府中伴駕，隨時商議機密。那余龍一去，直到傍晚，不見回來；吳將軍心中甚是掛念，看看屋中已上燈火了，忽聽得門外一片聲喧嚷，祇見余龍和常勝二人，揪住那左衛將軍董秀，直至堂上。這時董秀正準備去赴元載的秘密會議，不料那守衛長常勝，早已與余龍商議停妥，又與手下的守衛兵士暗約；俟董秀出門，路經吳將軍

府門口，那駕車的武士，却把那董秀的車輛，直驅進府門來。董秀坐在車上，大詫，連連喝問時，那常勝上去，劈胸一把，把董秀拖下車來；余龍也上去幫着，兩人前牽後擁的，直上吳將軍堂來。把個董秀拖得衣帶散亂，紗帽歪斜，董秀大聲咆哮着。正喧嚷時候，忽見吳湊手捧皇帝詔書，踱出堂來，大聲宣讀道：董秀聽旨！董秀到此時，也不敢颯強，祇得轉身向內跪倒。聽詔書上說道：元載謀爲不軌，董秀素爲內援，着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拿下，嚴刑審問。董秀聽了詔書，還是曉曉辯說。吳將軍祇喝得一聲：搜！上來四個武士，擒住董秀兩手，向他身上裏外一搜，不見有什麼挾帶；又抓下紗帽來，向帽中髮髻中細細搜索一番，也看不出破綻來。吳將軍又吩咐脫下靴來，果然在靴統子裏，搜出一捲文書來。吳將軍接在手中看時，竟是元載和王縉二人密謀起事的案卷。上面寫明謀反日期，和幾路兵圍攻宮庭，幾路兵擒捉國戚大臣，寫得明明白白。吳將軍看了，不覺大怒，便把聖旨高高供起，在一傍設着一張公案；吳將軍就公案前坐下，武士推着董秀，跪在案下。堂上喝一聲：打！那大杖小棍，一齊向董秀身上打下去。那董秀祇是忍着痛，一言不發。吳將軍愈是憤怒，喝令把這奸賊上下衣服剝去，用皮鞭痛打。這董秀真是一個鐵漢，打得渾身皮開肉綻，祇在滿地下打着滾，竟咬緊

牙關，不壞一聲痛，也不招承一句話。吳將軍看看無法可想，還是那余龍在一傍看了，心生一計，向他主公耳邊低低的說了一句話。吳將軍點着頭，余龍便去廚下取一大桶鹽滷來，向董秀身上潑去。那皮肉新開了裂的地方，一沾了鹽滷，便痛澈心骨；任你好漢，也忍不住大聲叫喊起來。連說：犯官願意招認了！當下吳將軍取得口供。原來元載和董秀約定在大歷十二年三月朔日起事。董秀帶領御林軍，在宮中爲內應；元載又約王縉，調四城兵馬，包圍京城。代宗聽說平日親信的董秀，果然爲奸賊內應，不覺大怒，便親自出至大堂；董秀見萬歲爺在上，早嚇得匍匐在地，不住的叩首求饒。代宗一腔怒氣，盡發洩在董秀身上。喝令常勝和余龍二人，將亂棍活活的把董秀打死在堂下。一面下旨令左金吾大將軍吳湊，兼統御林軍，連夜點起一千兵馬，悄悄的去把那元載的一座府第，團團圍住。一聲吶喊，直撲進去。吳將軍仗劍當先，聽了董秀的口供，知道他們都在萃秀軒中聚會，便領着百餘個武士，向萃秀軒中趕來；其餘的兵士，和府中的守衛兵，廝殺。府中原有三百名守衛兵，兩下裏捉對兒在廊頭壁角上火併起來。吳將軍也不去管他們，急急去找尋元載一班人；誰知搶進萃秀軒中看時，已走得一個也不留。吳將軍知道他們躲向後花園中去了，便又趕進後花

園去，分頭搜尋；果然在花木叢中，山石洞裏，一個一個的揪出來。吳湊認得都是在朝的官員，共搜出了五個人，獨不見那元載和王縉二人；吳將軍又向四下裏尋找，一擡頭，見有一個穿紅袍的，正爬在牆上，想逃出牆外去。吳將軍一聳身，搶上前，揪住袍角，把那人拉下地來；看時，正是那同平章事王縉。吳將軍喝問：元載這奸賊躲在何處？王縉祇是不說，吳將軍拿劍鋒擱在王縉頸子上，王縉害怕起來，纔把手指着牆外說：已逃出牆外去了。吳將軍祇是微笑着，也不追尋。一手揪住王縉衣領，回至堂上來；那府中三百個守衛兵，俱被御林軍士活捉的活捉，殺翻的殺翻，滿院子東倒西橫的，盡是死人。吳將軍檢點，共捉住八個官員；喝武士拿一根長繩，把八個官員，一串兒細綁着。正細綁停當，忽見二三十個御林軍士，早已捉住那元載，拿繩子細綁成一隻粽子相似，用大槓擡着，送上堂來。那元載見了吳湊，便大喊道：國舅快做個人情，鬆鬆綁兒！原來吳將軍早已埋伏着一支兵士，在後花園牆外；元載逃出牆去，真是唾手而得。當時元載不住的喚：國舅救我！吳將軍也不去睬他。御林軍士原帶着十數個囚籠；到此時，擡過囚籠來，一一裝進去。一大隊軍士押着，送往政事堂來。次日，代宗下旨，着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會同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禮部

侍郎常袞，開堂公審。元載和王縉至此時，無可抵賴，祇得悉數供認。一班承審官吏，不敢怠慢，據實奏聞。朝旨下來，令刑官監視，賜元載自盡。這元載一身貪惡，更甚於魚朝恩、劊削同僚，人人痛恨。今見朝旨賜死，人人心中痛快。元載臨刑的時候，願求速死，那刑官冷笑道：「相公當朝二十年，行盡威福，今日落在下官手中，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相公平日辱人多矣，今日稍受些污辱，想也不妨！說罷，脫下脚上污襪來，塞在元載口內，然後慢慢的將他縊死，屍身拋在政事堂階下，暴露了三天，任百姓們觀看踐踏。元載妻王氏，係前河西節度使王忠嗣之女，驕侈潑悍，生三子，長名伯和，次名仲武，幼名季能，無一成材的。伯和官拜參軍，仲武官拜員外郎，季能官拜校書郎，依勢作惡，貪刻肆淫，在京城中立南北兩第，廣置姬妾，多蓄優伶，聲色犬馬，件件皆精。至此，元載已死，朝旨令將元載妻子，一併正法，家產沒入官中，財帛以萬計。中如胡菽一物，多至八百石，盡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各官。王縉原當賜死，後劉晏奏稱：「國法宜分首從，便將王縉貶爲括州刺史，吏部侍郎楊炎，諫議大夫韓洄，包佶，起居舍人韓會等，一班官吏，俱是在元載家中捉住的，分別貶官。惟卓英倩一行六個官員，罪情重大，立刻政事堂上用杖打死。英倩之弟英璘，家居金州，橫行鄉里，結識一班游民，知其兄

伏誅，便糾衆作亂，被金州刺史孫道平統兵圍捕，一鼓成擒。當即斬首號令，奏報到京。代宗餘怒未平，復打發中使，至元載家鄉，發掘元載祖坟，自祖父以下，皆毀棺裂屍，平家廟，燒木主，纔消得代宗皇帝胸頭之氣。從來朝內宦官弄權，沒有不外結藩鎮的；唐朝安史之亂，藩鎮之禍，從此開始。當時肅宗代宗二帝，皆因宮庭變亂，無暇顧及邊疆。這時安史雖平，而安史的餘孽尙在。那河北四鎮，統是安史的舊部，據有遺衆，漸覺驕橫。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性情暴戾，爲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所殺，自稱留後；代宗優柔寡斷，專事姑息，仍任希彩爲節度使。希彩部下，又是不服，復將希彩殺死，改推經略使朱泚爲元帥；代宗使也順了部下的意思，把朱泚任爲節度使。那時相衛二州的節度使薛嵩病死，子名平，年祇十二歲，將士推他繼承父職；平又將此職讓與叔父薛萼，夜奉父喪，奔歸鄉里。薛萼遂自稱留後，代宗也無法可治，祇得聽其自然。此中獨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最是跋扈，公然爲安祿山史思明二人建造祠堂，稱做四聖。又上表求爲宰相，代宗遣使慰諭，令其毀去四聖祠，便授他同平章事。田承嗣有一子名華，更是淫惡；他依仗父親的權勢，在魏博兩州的地方，專一姦淫良家婦女。那婦女們被姦污了，也有含羞自盡的，也有吵鬧到節度衙門裏去的；田承嗣見有婦女吵進

衙門來，便吩咐守衛兵，用亂棍打死。可憐這班婦女，盡是白白的受了糟蹋，白白的送了性命！他的父兄，嚇得縮着頭，躲在家裏，誰敢說一個不字。那田華色膽愈鬧愈大，見部下將士的妻小，略有長得體面些的，他便用強霸佔；那班將士，人人敢怒而不敢言。代宗皇帝一位幼女永樂公主，長得十分斌媚；田華年幼時候，隨着父親進宮去，曾見過一面。他好色之性，自幼生成，直至如今，心中還念念不忘這位永樂公主。今見代宗遣使來勸田承嗣，毀去四聖祠，承嗣上表，便替他兒子田華求婚。代宗皇帝欲收服田承嗣，竟把這心愛的永樂公主，下嫁與承嗣之子田華爲妻。這田華性格粗暴，他仗着父親藩鎮的權勢，便也不把公主放在眼中；一般的大聲呼叱，任意作踐。獨可憐這位公主，雖說是金枝玉葉，受這莽夫的欺凌，也祇得忍氣吞聲的過着日子。這承嗣做了皇親國戚，愈是驕橫起來；便密誘相衛兵馬使裴志清，逐去留後薛萼，率衆歸承嗣。承嗣卽引兵襲取相州，代宗下旨阻止，承嗣抗不奉詔，反進陷洛衛二州；從此田承嗣的聲勢，一天浩大似一天。代宗忍無可忍，便下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諸路兵馬，共六萬人，會攻承嗣。又下詔貶承嗣爲永州刺史，承嗣諸子，皆逐居惡地。承



嗣不奉詔，與諸路兵戰，往往能以詭計取勝。承嗣諸子中，尤以長子悅，驍勇善戰，諸路兵馬，俱被他擊敗，反被他佔據三四處州城，聲勢甚是銳急。看看已攻至臨洛城下，這地方是河東咽喉，臨洛若失，中原大震。當時諸路人馬，俱被田承嗣田悅父子二路強兵衝斷，不通消息。臨洛守將張伾，死守了三個月，糧盡援絕，其勢甚危。張伾有一愛女，面貌秀美，平日視如掌上明珠；至此，張伾不得已，便將愛女粧飾得十分嬌豔，使坐在白玉盤中，出示衆軍道：「今城中庫廩竭矣，願以此女代償餉糧。」兵士俱大感動，不覺淚下，請爲主將出一死戰。開城鼓噪而出，銳不可當。田悅大敗，退五十里，略得糧米無數。張伾收軍入城，依舊深溝高壘，死守待援。後張伾思得一計，覷東風大作，便紮成一紙鳶，臨高放去，飛騰空中百餘丈，過田悅營。悅使善射者，騎馬追射之，不可得。落河東馬燧營中，見鳶背上，有字道：「三日不解，臨洛士且爲悅食。」馬燧便合河陽李芄，與昭義軍三路救張伾。田承嗣父子被衆軍包圍，勢不得脫。馬燧出銳兵，鼓譟直撲承嗣營，斬首五百級。承嗣軍大亂，與田悅率餘兵夜遁，盡棄旂幕鎧仗五千乘。田氏父子窮無所歸，便迫令永樂公主上書求情，許承嗣入朝請罪。代宗皇帝念在公主面上，便許承嗣的請求。有詔復田氏父子原官，又賜鐵券。這時承嗣已年老，至大歷十四

年，一病身亡，年已七十五歲。但到大歷十四年五月，代宗也崩駕。遺詔召郭子儀入京，攝行家事；立太子適爲嗣皇帝，卽位於太極殿，稱德宗皇帝。尊郭子儀爲尙父，加職太尉，兼中書令，封朱泚爲遂寧王，兼同平章事。兩人位兼將相，實皆不問朝政；獨常袞居政事堂，每遇奏請，往往代二人署名。朱泚也是一個工於心計的人，從前將同乳貓鼠，獻與代宗，說是國家的祥瑞；常袞便率領百官，入朝稱賀，燭崔祐甫上表力排衆議。道物反常爲妖，貓本捕鼠，與鼠同乳，確是反常，應視爲妖，何得稱賀。常袞從此怨恨崔祐甫。及德宗卽位，因會議喪服，祐甫說當遵遺詔臣民三日釋服，常袞說人民可三日，羣臣應服二十七日；兩人便大爭起來。常袞便上表斥祐甫爲率情變禮，請加貶斥，署名連及郭朱二人。德宗便貶祐甫爲河南少尹。旣而郭子儀與朱泚，又表稱祐甫無罪；德宗大詫，以謂前後言不相符，召問實情。二人皆說，前奏未曾列名，乃是常袞私署的。德宗斥常袞爲欺君罔上，貶爲潮州刺史，便令祐甫代相，給以專權。真是言聽計從，知遇甚深。又下詔，令罷四方貢獻；所有梨園子弟，概隸屬太常，不必另外供奉。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設存聞鼓於朝門，人民如有冤屈，得擗登聞鼓，發下三司詢問。人民大悅。便是四方軍士，也都歡舞起來。德宗皇帝又因代宗沈妃是

自己親生的母親，祇因多年尋訪不得，心中萬分想念；如今自己登了帝位，便先下詔，封沈氏爲睿真皇太后，贈太后曾祖士衡爲太保，祖介福爲太傅，父易直爲太師，太后弟易良爲司空，易直子震爲太尉。一日之間，封拜一百二十七人。所有詔旨，皆用錦翠飾以御馬，馱至沈氏家中。易良有妻崔氏，十分美豔；德宗召入相見，十分尊重。召後宮王美人韋美人出拜，稱爲舅娘；王韋二美人拜見，詔舅娘勿答拜。至建中元年，又冊前上皇太后沈氏尊號。崔祐甫善畫，帝命繪太后像，供奉在含元殿；舉行大祭，德宗全身袞冕，出自左階，立東方，羣臣立西方，帝再拜上冊，歛歔感咽，泣不可仰，左右百官皆泣下。中書舍人高參上議，訪漢文帝卽位遣薄昭迎太后於代故事，令有司擇日，分遣諸沈氏子弟，行州縣咨訪，以宣述皇帝孝思；或得上天降休，靈命允答。若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遣大臣備法駕，奉迎還宮。但擾攘經年，依然杳無消息。這沈氏太后，原是代宗侍女，與代宗情愛甚深；今德宗皇帝在東宮時候，也曾愛戀一位美人。雖祇與這美人會面一次，但心中依戀着，永遠不能忘却；今日身爲皇帝，後宮佳麗甚衆，但都不能如此美人顏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義俠之士，每出於屠沽下賤，蓋士大夫沉於利欲得失之念甚深，欲其以身許人，如何可得。轉

不如此與臺隸卒，輕身仗義。如余龍者，正值君臣束手，一家躊躇之際，而乃以一武士，肩此巨任，豈非快人快事。

人亦何苦而爲姦凶之黨，如董秀者，一朝事敗，捶苦百端；即使元載成功，亦但得附於末座，人得大利，而我爲魚肉，亦何苦也！

唐室藩鎮之亂，實爲滅亡之漸，此實封建制度之遺毒，亦後世軍閥之胚胎也。若輩視政府爲塊壘，虐人民如魚肉，實人類之盂賊！國家之大反叛，爲萬世所不容者也！

### 第八十三回 德宗曲意媚王女 士會棄官娶美人

當時在朝大臣，有一位王承昇，德宗在東宮時候，與他十分相投。承昇好琴，德宗亦好琴；承昇有妹名珠的，善彈琴。一日，王承昇邀太子至私宅聽妹奏琴；二人高坐廳事，中圍絳屏，王珠坐屏後，叮咚的琴聲，徐徐度出屏外來。德宗正飲酒時，聽得琴聲悠揚悅耳，不覺停下手中酒杯，凝神聽着；那琴聲忽如鸞鳳和鳴，忽如風濤怒吼，一曲彈罷，德宗不住的拍案，贊嘆不絕口。德宗在東宮時候，久已聽人傳說，這王珠小姐，是長得天姿國色，心中也十分企慕；如今聽了琴聲，更覺得這美人可愛。當

時便對王承昇說，願請與令妹相見。承昇奉了太子諭言，便諾諾連聲，以謂自己妹子得太子青眼，將來富貴無極。一團歡喜，跑進內室去，和他妹妹說知，催他急速打扮起來，與太子相見；自己便回身出來，伴着太子飲酒談笑。這太子也因得見美人，心中自然也覺高興；兩人淺酌低酌的飲了多時，却還不見這位王珠小姐出來。急得王承昇又趕進後院去催時，祇見他妹妹依舊是亂頭粗服的躺在繡榻上，手中捧着書卷兒看着，好似沒事人兒一般。王承昇十分詫異，忙又上去催促他妹妹，快快修飾起來，出去拜見當今太子。好一個王珠小姐，他哥哥在火裏，他自己却在水裏；見他哥哥急得在屋子裏亂轉，不禁嫣然微笑，說道：什麼太子，與俺女孩兒有什麼相干，也值得急到這個樣子！你們男子祇圖功名富貴，我們做女孩兒的，却不圖什麼功名富貴！不見也罷了！王承昇聽他妹妹說出不見兩字，急得忙向他妹妹打恭作揖，說道：好妹妹，你看做哥哥的面上，胡亂出去見一見罷！王珠聽說，便笑吟吟的站起身來，對了鏡子，把鬢兒略攏了一攏，也不施脂粉，也不換衣裙，扶了丫鬟的肩兒，娘娘婷婷的向外院走去。王承昇急急搶出去，趕在他妹妹前面，向太子報着名兒，說：弱妹王珠，拜見千歲。那王珠便也盈盈拜下地去。德宗看時，果然脂粉不施，天然妙麗。心中恍恍

惚惚便也站起身來；意欲上前伸過手去扶時，那王珠已站起身來，翻若驚鴻，轉身進去了。這裏太子痴痴的立着，還是王承昇上去招呼，請太子重復入席飲酒。德宗也無心再坐了，起身告辭，回東宮去。從此眠思夢想，飲食無味。這時王貴嬪最得德宗寵愛，見千歲忽然變了心情，百般探聽，纔知道爲想念王家的閨女而起。王貴嬪便設法去與皇后說知，皇后奏聞皇上；那時代宗皇帝，最是疼愛德宗的，聽說王承昇之妹有絕世姿色，便先遣宗室大臣李晟夫婦二人，至王家傳諭，欲納王珠爲太子貴嬪。李晟夫人陳氏，奉了皇后懿命，便帶領宮中保姆，直到王家內宅，服侍王珠香湯沐浴；又在暖室裏，解下他上下的衣裳看時，祇見他膚如凝脂，腰如弱柳，雙肩削玉，乳峯高聳，臀闊臍圓，腿潤趾嫩。又看他面色嬌艷，珠唇玉準，甚是秀美；髮長委地，宛轉光潤。陳氏一邊看着，一邊贊嘆道：這女孩兒我見猶憐，真是天地間的尤物！可憐這王珠是一個女孩兒，身體萬分嬌羞；如今被一班蠢婦人，拿他翻弄玩賞着，早不覺把他羞得潸潸淚下。後來聽說要宣召他進宮去，封他做太子的貴嬪；他便嬌聲啼哭起來。說死也不肯進宮去；又說自古來帝王，除玄宗皇帝以外，全是薄倖男子。女孩兒一進宮去，決沒有好結果的。他哥哥也進來勸說：今日的千歲，便是將來的萬歲；妹子一進

宮去，得了千歲的寵愛，怕不將來做到娘娘的份兒。王承昇再三的說着勸着，又安慰着；王珠被他哥哥逼着，無可推託，便說道：俺如今年紀還小，不懂得什麼禮節；倘到東宮去，有什麼失禮的地方，豈不連累了哥哥？既承千歲青眼，便請哥哥去轉求着太子，俟太子登了大位，冊立俺爲貴妃時，再進宮去未遲。今日若要俺進宮去，說不得俺犯了違旨之罪，便拿俺碎屍萬段，也是無用！王承昇素知他妹妹生性剛烈，若違拗了他，便真的人命也鬧得出來。當卽到東宮去，把他妹妹的話奏明太子。這太子果然是多情種子，聽說王珠願做他的貴妃，便也甘心耐性守着一轉眼，德宗登了大位，做了皇帝；原有一位貴嬪王氏，平時甚是寵愛，自貞元三年，得了一病，終年臥牀不起。在病時祇記念他親生的皇子，勸德宗皇帝立皇子爲太子；德宗要安王貴嬪的心，便立皇子爲太子，又冊立王貴嬪爲皇后。這一天，在坤德宮舉行冊立的典禮；禮纔畢，可憐王皇后已氣力不支，雙目一閉，氣絕過去死了。德宗十分悲傷，直到舉殯立廟，諸事已畢，德宗還是想念着皇后，每日愁眉淚眼。宗室王大臣，李晟、渾瑊等，見皇帝如此愁苦，怕苦壞了身體，便輪流着陪伴皇帝，在御苑中飲酒說笑游玩。宰相張延賞、柳渾等，又製成樂曲，付宮女歌舞。德宗的悲懷，漸漸的解了。猛然想起那王家美人，便

令翰林學士吳通玄捧皇帝冊文；至王承昇家中宣讀；立王珠爲懿貴妃。這時那王珠，出落得愈是美麗了；德宗拿他宜進宮去，和珍寶一般的捧着。從此把坐朝的大事也忘了，終日陪伴着王貴妃起坐玩笑；把那後宮的三千粉黛，都丟在腦背後。每夜臨幸王貴妃宮中，見王貴妃肌膚白淨如玉，便拿寶庫中收藏着的珠玉，串成衣裳，賜王貴妃穿着；粉面脂香，襯着珠光寶氣，更覺美麗得和天仙相似。德宗看了，不知如何寵愛纔好。這王貴妃生成又有潔癖的，每日須沐浴三次，梳洗三次，更衣三次；每一起坐，都有宮女挾着軟墊，在一傍伺候更換。每一飲食，必有八個宮女，在左右檢看着酒飯。所以王貴妃每一行動，必有宮女數百人，前後擁護着。德宗又爲王貴妃起造一座水晶樓，樓中以水晶爲壁，人行室中，影在四壁。水晶樓落成的一日，德宗便在樓下置酒高會，宣召大臣命婦，和六宮嬪嬙，在樓下游玩。一時笙歌疊奏，舞女連翩。衆人正在歡笑的時候，忽然不見了這位王貴妃。德宗問時，宮女奏說：娘娘上樓休息去了。德宗是一刻不能離開王貴妃的，便急令宮女上樓宣召去；那宮女去了半天，却不見王貴妃下樓來。德宗忍不住了，便親自上樓去看時，祇見王貴妃坐在牙牀上，低頭抹淚。德宗看了，心中又是痛惜，又是詫異。說也奇怪，這王貴妃自進宮以來，從不會



開過笑口；任德宗皇帝百般哄說勸慰，他總是低頭默默。德宗皇帝見如此美人，不開笑口，真是平生第一恨事。德宗嘗自言自語道：朕若得見王貴妃一笑，便拋棄了皇位也。歡喜的。誰知這王貴妃竟是不肯笑，他非但不笑，愈是見皇帝寵愛，他却愈見他蛾眉緊鎖。德宗錯認做自己恩情有欠缺的地方，便格外在美人身上用工夫。真是輕憐熱愛，千依百順。誰知愈弄愈壞，終日祇聽得這王貴妃長吁短嘆。德宗祇恐委屈了這位美人，便建造起這座水晶樓來，窮極華麗；滿意守到水晶樓落成之日，必得美人開口一笑。誰知今日王貴妃竟痛哭起來，他見德宗皇帝站在跟前，却愈是哭得淒涼。德宗皇帝還想上前去撫慰他，忽見王貴妃哭拜在地，口口聲聲求着：萬歲爺饒放了俺這賤奴！賤奴自知命薄，受不住萬歲爺天一般大的恩寵，更受不住宮庭中這般拘束；賤奴自入宮以來，因想念家中心如刀割。又因宮中禮節繁瑣，行動監視，宛如獄中囚犯。在萬歲爺百般寵愛，而在賤妾受之，則如芒刺在背，針氈在股，飲食無味，魂夢不安。萬歲爺如可憐賤妾命小福薄，務求放妾出宮，還我自然；則世世生生，感萬歲爺天高地厚之恩！德宗皇帝却不料王貴妃說出這番話來，心中十分掃興；滿意要訓斥他幾句，又看他哭得帶雨梨花似的，十分可憐，便也默然下樓去，自尋一

班妃嬪飲酒作樂去了。但德宗皇帝心中最寵愛的是這位王貴妃，如今王貴妃不在跟前，便覺舉眼淒涼，酒也懶得吃，歌也懶得聽，舞也懶得看。當時有李夫人和左貴嬪在跟前伺候着，他們巴不得王貴妃失了寵，自己可以爬上高枝兒去；李夫人裝出千嬌百媚的樣子來，勸萬歲爺飲着酒。又說：萬歲爺原也忒煞寵愛王貴妃了。從來說的，受寵而驕，也莫怪貴妃在萬歲爺跟前做出這無禮的樣子來了。左貴嬪也接着說道：這也怪不得王貴妃當不起萬歲爺天大的深恩，從來生成骨賤的人，決不能當富貴榮華之福；俺在母家時候，原養一婢女，名惜紅的，後來贈與俺姨父爲妾，姨父正值斷絃，見惜紅面貌姣好，便有扶爲正室之意。誰知此妾賤骨生成，見主人加以寵愛，與爲敵體，便百般推讓，不敢當夕；主人無可如何，便另娶繼妻，終因惜紅少好可愛，亦時賜以綺羅，贈以珠玉。但此妾皆屏之不御，終日亂頭粗服，雜入婢媼，并曰操作，嬉笑自若。此豈非生成賤骨嗎？德宗聽了，也不覺大笑。當夜席散，德宗皇帝便臨幸左貴嬪宮中。次日起身，終不能忘情於王貴妃，又至水晶樓看時，祇見王貴妃亦亂頭粗服，雜宮女中操作。德宗忽想起昨日左貴妃之言，不覺大笑。那王貴妃見了萬歲爺，依舊求着要放他出宮去。德宗聽了，冷笑一聲，說道：真是天生賤骨，無可救藥，當下

便傳總管太監下旨，除王貴妃名號，令王珠穿着原來入宮時的衣裳，用一輛小車王珠坐着，送出宮門，退歸王家去。傳諭王承昇道：汝妹真窮相女子，朕不可遠天強留；彼命中注定寒乞，將來必不能安享富貴，可擇一軍校配之，不可仍令嫁與仕官之家。王承昇領了皇帝諭旨，心中鬱鬱不樂；看他妹妹回得家來，却一般的笑逐顏開，嬌憨可憐。滿心想埋怨他幾句，看他妹妹又天真爛漫的趕着王承昇，祇是哥哥長哥哥短的喚着，說笑着，便也不忍得再說他了。王珠在家中，終日惟拉着府中婢媼，在後花園中嬉戲；有時在花前月下，奏琴一曲，引得那班婢媼聽了，也一個個的手舞足蹈的快樂起來。這時有一個元士會，官拜中書舍人，面貌十分清秀，也深通音律。如今三十二歲，和王承昇原是知己朋友；祇因年齡比王承昇小着三年，便拜王承昇爲兄。娶一妻室鍾氏，却也解得宮商；夫婦二人，在閨房之內，調箏弄瑟，甚是相得。這王珠小姐，做閨女的時候，也曾幾次和元士會相見；談起音樂，彼此津津有味。祇因避着男女之嫌，也不敢常常見面。王珠也曾在一班婢媼跟前，誇說元士會是當今第一才子。不知怎的，這一句話，竟輾轉傳到了元士會耳中，便不覺起了知己之感，害得元士會好似害了瘋病一般，常常獨自一人，坐在書房中，嘆說道：王家小姐，真是俺元士會

的知己！這句話落在鍾氏耳中，夫婦之間，也曾起了一番爭執。從此鍾氏便禁着他丈夫不許再到王家去了。那王珠小姐，不久也被德宗皇帝宣進宮去，冊立爲貴妃，却也斷了兩邊的妄想。不料如今這位王小姐，又從宮裏退出來，住在家中，依然做了待嫁的孤鸞。這一天，元士會因久不來王家了，在家中悶坐無聊，便信步至王府中來訪問王承昇。適值承昇不在家中，這元士會是在王家走熟的人，他來到王家，自由進出，也沒人去干預他。王承昇這時，雖說不在家中，這元士會便走進承昇的書房中去閒坐。身才坐下，忽聽得鏗鏘的琴聲，從隔牆傳入耳中來。這是元士會心中所好的，便也忍不住站起身來，跟着琴聲尋去。書房後牆，開着一扇月洞門兒，原通着後花園的。元士會和王承昇琴酒之會，也常涉足園亭，所以這花園中的路徑，也很熟悉。聽琴聲從東面牡丹臺邊渡來，便也從花徑轉去；果然見那王小姐，對花坐着鼓琴。說也奇怪，王小姐的琴聲，竟能通人心曲；有客在偷聽琴聲，他琴絃上便感動了，變出音調來。王小姐停下手，推開琴，笑着站起身來，說道：琴聲入徵，必有佳客。轉過身來一看，果然見元士會遠遠的站在茶蘼架下聽琴。見了王小姐，忙上前來着地一個揖，笑說道：小姐彈得好琴，小生偷聽了。王珠一眼看見元士會，一身縞素，便不覺問道：元君

宅上不知亡過了何人，却穿如此的重孝。元士會見問，不覺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也是寒家的不幸，拙妻鍾氏，已於去年亡過了。俺夫婦在日，在閨房中調琴弄瑟，却也十分和好；如今小生記念着他，因此把孝服穿得重了一點。」元士會說罷，王小姐禁不住接着說道：「好一個多情的相公！轉又覺這句話說得太親密了，便止不住把粉腮兒羞得通紅，低着頭子，說不出第二句話來。」元士會見王小姐左右有婢媪陪伴着，他又是冊立過貴妃的，自己是一個男子，也不便在此地久立，當即告辭，回到家中，不知怎的，從此便坐立不安起來。好不容易，捱到第二天，他依舊假着訪問王承昇爲名，跑到王府中去；那王承昇正在家中，知好朋友，多日不見，自然有番知心話。王承昇又見士會容色鬱鬱，知道他是因新喪了妻子，心中還不忘悲傷，便又用好話寬慰了一番。他却不知道元士會別有心事，一時不能如願，因此面色抑鬱，舉止徬徨，祇苦於不好向王承昇說得。元士會自從先一天在花園中與王珠小姐相見以後，心中倍覺關切；他又是初次喪妻的人，正欲找一個閨中伴侶，解慰他的寂寞。這王珠小姐是他心中久已羨慕的人，又是一個妙解音樂的美人，叫他如何能不想；這一想，他和王承昇朋友之情，反淡了下去。祇一心向着那閨房中的王珠小姐。他每次到王家去，祇

碍着承昇，不能和美人見面兒；他一連到王家去了三五次，總是和王承昇飲酒談笑，屢次要把想慕他妹妹的話說出來，無奈他妹妹是冊立過貴妃的，如今雖說退出宮來，但這個美人，因曾承接過帝王，已視同禁樹，還有誰敢起這個求婚的妄想。因此他言在口頭，却不敢說出來。後來想得了一個妙計，每日一早起來，他也不去隨班上朝，祇在王家大門外遠遠的候着。見王承昇出門上朝去了，他便假意兒走上門去訪問王承昇，王家僕役回說主人不在家中，他便假意在王承昇書房中俄延着候着。王家的僕役因他是主人的上客，便也不疑心他。這士會冷清清的一個人坐在書房中，直到王承昇退朝回家纔和他琴酒相會。如此連着又是三五天，王承昇心中雖覺懷疑，却也不好意思問得。誰知這元士會一人坐在書房中，早有快嘴的丫頭，聽去傳說與珠小姐知道。這珠小姐自宮中出來，早已把羞澀的性情減去了不少。當時便扶着一個丫環的肩兒，出到書房中來，替他哥哥招呼客人。他二人原各有心事的，一談兩談，不知不覺各把心事吐露了出來。士會覷着了，豈不在跟前，那珠小姐正轉過柳腰去，撫弄着琴絃，士會正坐在珠小姐身後，兩情默默的時候，士會便忍不住站起身來，從珠小姐身後，聳身上去，把珠小姐的柳腰抱住。口中低低的說：望小姐

可憐小生孤身獨自！每日裏想着小姐，快要瘋癲了！那珠小姐原也久已心照的了，當時便一任他抱住腰肢，祇是拿羅帕掩住粉面，嬌聲嗚咽起來，把個元士會慌得不住的小姐長小姐短喚着安慰着。又連連的追問：小姐有什麼傷心之處，告與小生知道？小生若可以爲小姐解憂之處，便丟了小生的性命，也是甘心的。那珠小姐見問，便低低的嘆息了一聲，說道：想奴原是珠玉也似潔白的，一個女孩兒，自從被這臭皇帝硬把奴拉到宮中去，糟蹋了奴的身子，成了殘花敗柳，害奴丟了廉恥，破了貞節，到如今，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呢！那元士會聽了，却連連說道：小姐祇是如此說，在小生却祇把小姐當作清潔神聖的天仙一般看待呢！接着，士會又問：聽說小姐在宮中，深得萬歲爺的憐愛，珠玉裝飾，綺羅被體，爲小姐又挑選數百個伶俐的宮女，終日伺候着，又爲小姐建造一座水晶樓；如此恩情，小姐亦宜知萬歲的好意。却爲什麼定要辭退出宮來？珠小姐見問，却不覺動了嬌嗔，伸着一個纖指兒，不禁向元士會額上輕輕的一點，說道：虧你自命風雅的人，還問這個呢！你想這庸人俗富的地方，是俺們風雅的人可以住得的嗎？好好的，一個女孩兒，一入了宮庭，便把廉恥也丟了。大家裝妖獻媚，哄着這臭皇帝歡喜；有不得皇帝臨幸的，便怨天尤人。便是盼得皇帝臨幸

的，也拚着他女孩兒清潔的身體，任這淫惡的皇帝玩弄去。做妃嬪的，除每日打扮着聽候皇帝玩弄以外，便是行動一步，笑談一句，也不得自由自在的。你想這種娼妓般的模樣，又好似終日關鎖在牢獄中的犯人一般；這種苦悶羞辱的日子，是我們清潔風雅的人所捱得過的麼？珠小姐說着，不覺憤憤的，粉腮兒也通紅，柳眉兒也倒豎起來了。士會在一傍，聽一句，不禁打一個躬。又聽珠小姐說道：奴如今是殘破的身子了，祇求嫁一個清貧合意的郎君，一雙兩好的度着光陰；便是流爲乞丐，也是甘心的。珠小姐說到這裏，竟把女兒們的臊也忘記了。元士會便乘機上去拉住珠小姐的玉手，涎着臉，貼着身兒，說道：那小姐看小生可勉強中得選麼？那珠小姐一任他握住手，祇是搖着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勢利場中，有幾許齷齪兒，置廉恥人道於不顧，甘獻其妻女眷屬以供其主之淫樂，爲一身利祿之階；此種人，古今一例。如王承昇之以女弟諂媚太子，破女兒貞節，誤女兒終身，彼雖明知之，亦不之顧也。

德宗因王貴妃起造水晶樓，盡柔媚之能事；在德宗固不失爲多情，然王貴妃以幽淑美人，



不諳禮節，一入宮門，則處處視爲荆棘。臨之以帝王之勢，寵之愈甚，而美人心中之痛苦亦愈甚；非深於情者，不能解此。

王珠一見士會，便如小鳥依人，宛轉嬌鳴，確是美人遇所心許者一番情景；亦惟元士會能曲加體惜，以誠愛出之。是能深得美人心者，千載下讀此回書者，令人羨煞。